

第十三卷　第二十二期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八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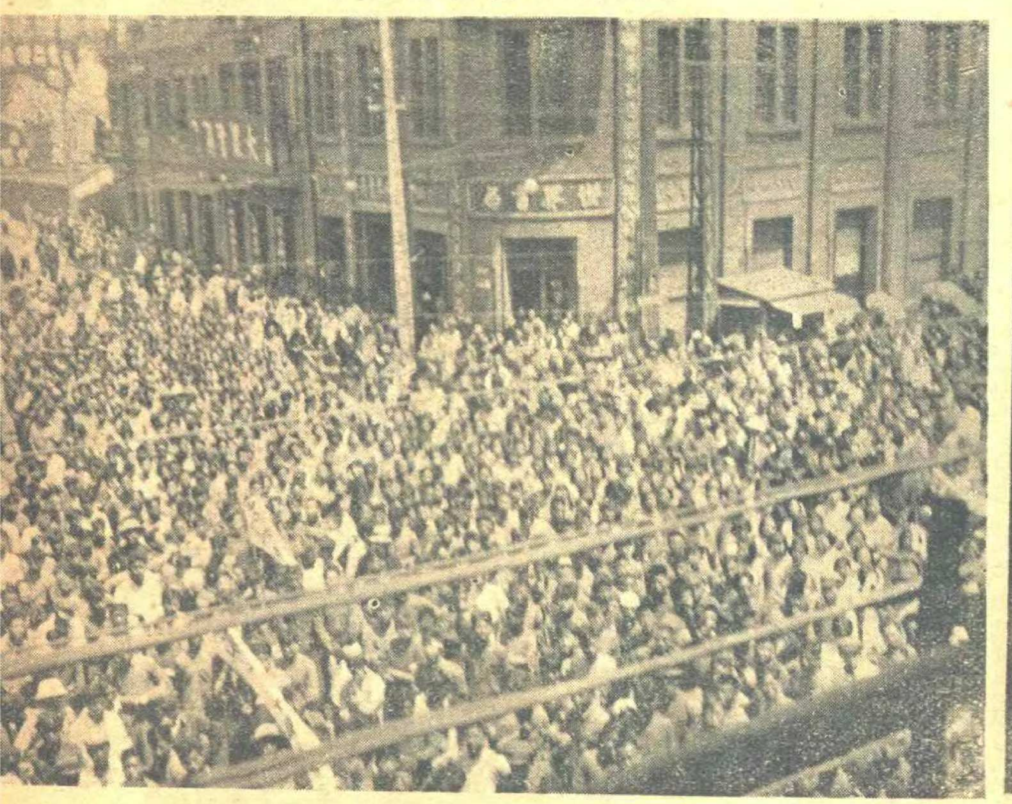




各界追悼胡漢民大會演說者爲林主席。←



駐法大使顧維鈞等遞國書後留影，顧左爲大禮官傅基安。↓



↓天津學生示威遊行，圖爲在官銀號前開市民大會。



↓赴暹羅考察團，持旗者左團長凌冰，右副團長林康侯。



去春在陝勦匪捐軀之師長何立中謀長范馭洲等靈柩抵平，秦德純❶蕭振瀛❷張自忠③在東站公祭。↓

←沙王家庭，中爲沙王夫人及其孫，左其子鄂王，右鄂王夫人。

岳忠武南京上皇帝書真蹟

（請參閱本期嚴曉聲先生另文）

陛下已登大寶黎元有歸社稷
有主已足以伐虜人之謀而勤
王御營之師日集兵勢漸盛
彼方謂吾素弱未必能敵正宜乘其怠而
擊之而李綱黃潛善汪伯彥輩
不能承
陛下之意恢復故疆迎還
二聖奉車駕日益南又令長安維揚襄陽準備
巡幸有苟安之漸不足繫天下之
望臣不忘以保守中原之勢雖使
將帥之臣戮力於外終難成
功為今之計莫若請
車駕還京罷三州巡幸之詔乘
二聖蒙塵未久敵壘未
固之際
親帥六軍迤邐北渡則
天威所臨將帥一心士卒作氣
中原之地指期可復矣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二十二期目錄
民國廿五年六月八日出版





華北時局

這一週因爲日本增兵華北，業已到達，人心甚爲不安。適五月二十九日北寧路發生炸彈案，人心益感恐慌，而三十日天津學生游行，又引起日方抗議，越發增加時局的嚴重，一時甚至有華北重要當局向中央表示辭職之說，實際均證明不確。

至少日本現在對平津不致有事，因爲沒有破壞地方的必要。她所希望的華北幣制獨立，和關政系統變更，並用不著拿武力來脅迫。

一方面華北當局已表示有維持地方治安的大決心，所以蕭振瀛一日已回天津，人心也漸就寧貼。

中日關係

因爲走私問題和華北增兵事件，中日關係，又見惡化，毋庸諱言。張外長五月二十五日發表一篇中日關係的演說，謂兩國關係之調整，乃中日政治家的責任。日本有田外相本有六月一日發表聲明答復張外長之說。三十一日忽稱時機未到，取消發表，或因日本內部問題甚多，有田感於措辭不易，故爾觀望，然而由此更可證明中日關係好轉的希望很少。

李滋羅斯赴日

自從九一八以來，日本在華勢力孟晉，英國已到不固守即撤退的境地。但是自去年起，英人似已決意要堅守在中國的地盤，決不退却，然而也曉得日本不可侮，很想尋出一條妥協的道路，因而於財政要人李滋羅斯來華途中，先令其到日本訪問，差不多表示祇要日本能與英國合作，縱令承認『滿洲國』亦非不可商量，而日本此際，氣焰太大，認爲此乃既成事實，毋勞英國厚愛，反以開放英國的世界市場相要挾，遂致一無結果。近數月來，李滋羅斯往來南北，考察中國情形，對於日本當然又多一層認識，適日本感於國際空氣之寂寞，也有與英美修好的意思，李滋羅斯因於三十一日由滬赴日，再作訪問，其結果當然很可注意。（一記者）

英義局勢

本週英義局勢，仍在僵持。義方雖迭向英國示意，願調整兩國關係，但英方仍無鮮明表示。英政府一方面雖無意堅持國聯主義，但對於輿論的督責，却不能不審愼顧到，所以她不敢貿然進行，蹈上次義亞和議案失敗的覆轍。不過爲目前計，英國終須和義大利妥協，惟在方式上，不能公開和積極。預料國聯的障眼法，今後依舊是要扮演的。制裁的命運如何，在本月中旬的國聯會上可以分曉。照實際講，制裁的失敗，是早已不成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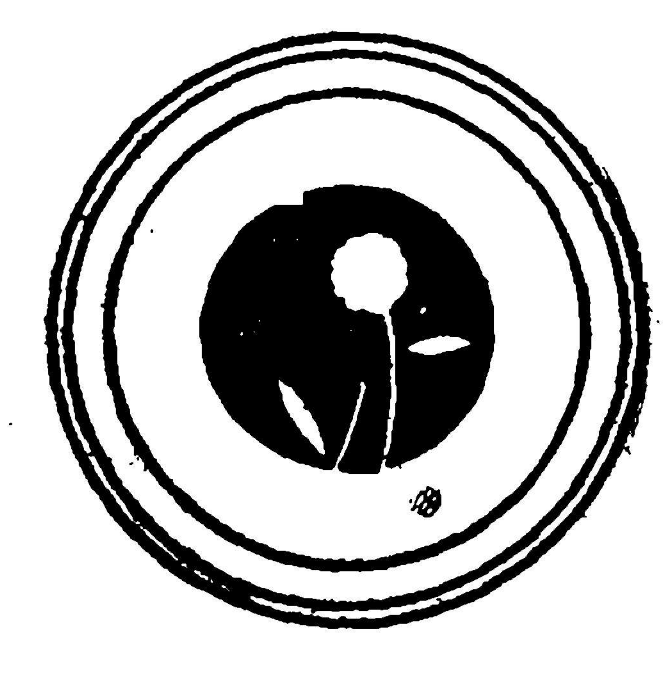
在義大利一方面，她的策略也很可注意。她一面向英方表示妥協，保證決不侵犯近東的英國權利，而同時却很想利用巴勒士丁亂事，給英國一種警告，最近并有義德諒解之說。想不到一個帝國主義的先進國家，今日會受這種哭笑不得的壓迫，這種命運的弄人，眞是時代的一幕悲喜劇！

法國政局

法國社會黨里昂伯倫組織的新閣，現已準備上台。因新閣屬於左傾的人民陣線，所以財界感覺恐慌，近週中黃金紛紛流往美國。伯倫爲安定人心計，已發表演詞，擔保新閣行動，不軼出資本主義範圍。另一方面，法國的工潮，也在勃發。新閣前途，現已布滿了荊棘。新閣的實力如何，將受到嚴重的試驗。當現時義亞問題和萊茵問題全在虛懸未決之際，法國實有一個強有力的內閣的需要。

巴勒士丁亂事

巴勒士丁的回猶鬬爭，是一個舊糾紛案的復發，而它的發生，正在英帝國地中海勢力新挫之際，所以更可注意。這問題可以影響到整個阿拉伯民族。英國的威勢，現已遭遇到正面的打擊，她不能輕易讓步。英殖民大臣戈爾的新任命，足見英政府對於此問題的重視。（素）



各國非常時期的政治制度

儲玉坤

一

在平常時期的行政，需要遵循一定的常軌，力求愼重，而符合民主政治的原則，國家的行政設施，一面要基於民意的要求，另一面要按照法律的規定，而且政府對於人民還要絕對負責，否則人民的權利無以保障；但在非常時期的行政，需要敏捷堅決的行動，以應付非常的急難，縱令違背了民主政治的原則，犧牲了人民的權利，也在所不惜，因爲遭遇了非常的急難，沒有堅決敏捷的行動去對付它，國權恐難維護，所以美國外交政策協會會長蒲爾（R. L. Buell）在其編成的歐洲新政府（New Governments in Europe）一書中說：『緊急狀態，要求迅速而堅決的行動，民主政治就根本不適宜於此種行動。國會的辯論，在平常時期聽來固然動聽；但在危機迫切而需要敏捷和堅決的行動時，國會就變成危險的障礙物了。』自前次歐洲大戰後，世界經濟陷於極度恐慌的漩渦裏，國際政治也跟着沉淪於紊亂的局面，因此人類對於天經地義的民主主義，便發生了根本的懷疑，至少民主政治是不適宜於急劇變動的非常時期，一方面有野心的政治家的勃興，以民族國家的利益爲鼓動情緒的興奮劑，而藉此奪得政權，而行其狄克推多的政治；同時人民爲了自身的經濟生活及國家民族的利益，在這種嚴重的難關，也甘心放棄其以血肉換來的自由，願在獨裁者的麾下，爲英勇奮鬥的戰士之一員。戰後民主政治的崩潰與獨裁政治的崛起，其原因也就在此。

古代羅馬在共和時期，每於國家遭遇內亂或外患的時候，任命一個獨裁官（Dictator）委以政治上的全部責任，授以處理一切國務的大權，使他能夠自由運用其手腕，以便在最短期間內恢復社會的秩序，保障國家的統一與主權，而安然渡過此千鈞一髮的非常急難。近代民主國家，在國家處於非常危急的時候，也允許政府發布緊急命令（Notrecht）以代替法律，就是集立法行政

兩大權於行政元首的掌中，自由發揮其手腕，以便應付非常的緊急。到了現在，有幾個國家更進一步，不於危急迫到眉睫之時，而於危難將要發生的時候，由議會通過了一種授權法 (The Enabling Act)，議會以其固有立法權，完全授與政府，政府既集行政與立法二權於一身，對於一切問題，便可以自由決定，絲毫不受任何的牽制，對於非常事變的發生，都可以敏捷堅決的行動來應付。例如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德國議會通過了一種授權法案，允許希忒拉政府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以前的四年內，可以代替議會制定任何法律。總之，在國家發生非常的危難之際，民主政治是不適宜於實際上的需要的，因爲對付非常的危難，需要敏捷而有效的行動；民主政治是太平時期的一種理想的政治制度。在非常時期，只有把權力集中於政府，使政府有充分的權力，爲敏捷而有效的行動，始有安然渡過難關的希望，我們看了古今各國的法制，更由戰後歐洲獨裁政治的風起雲湧的啓示，使我們更深信不疑。

今日之中國，國不可謂不危，勢不可謂不急了。國內共匪尚未殲滅，各地匪盜橫行，天災人禍相繼爲患，使整個的社會已陷於動亂的狀態下；而強鄰的侵略變本加厲，非吞併了整個的中國而不已；再加我國的經濟受了帝國主義的壓迫，農村瀕於破產，民族工業幼稚不堪，縱令無外患，中國也有總崩潰之虞。如果在外國，早已有應付危難的非常時期的政府，自由發揮其手腕，以期危難一一消滅於無形，但是自從九一八以來，要求民治的呼聲反日益高漲，人家在國家危急的時候，要求政權的強化；而我國反謀政權的弱化！我以爲我們在非常時期，與其討論「獨裁乎？民主乎？」不如討論「國權乎？民權乎？」顯然的，國家滅亡之後，民權必隨之而消滅；反之國家不亡，渡過了非常時期，民權終有伸張的一日。所以我們應該爲了國權與民族的生存，暫時犧牲民權；而不應該爲了民權的發展，以致國權永久喪失，把民族的生存作爲民權的代價，歐戰後各國人民甘願放棄其尊貴的自由，站在獨裁的麾下，作爲英勇奮鬥的戰士，其原因，也就在此。茲將歐洲各國非常時期的政治制度，分述於下，以供參考。

二

上面已經說過，有的國家允許政府在國家危急的時候發佈緊急命令以代替法律，有的國家更進一步，於危難將要發生的時候，由議會通過一種授權法，把立法權授與政府。這兩種辦法在理論上也有不同之點，例如緊急命令雖有法律同樣的效力，但一經時變過去便要失却效力；而政府基於授權法制定的法律，是有永久性，與議會依合法的手續制定的，毫無二致，然而這兩種辦法，在應付非常急難，予政府自由行動的根據則一，茲先將義大利行政部命令法略述於下：

義大利行政部的秉有命令權，雖然在一八四八年三月四日頒布的義大利基本法中也能找到法理的根據，例如憲法第三條規定：『立法權由國王與上議院及下議院共同行使』因此過去義大利政府常援引該項條款以命令法（Decrees-laws）代替法律，但是憲法上是有限制的，第六條規定：『國王得制定施行法律之必要法令（Decrees）與條例（Regulations）但不得停止法律之施行或准予免行。』在大戰期間，和法西斯蒂秉政的初年，頒佈命令法，幾乎成為司空見慣的事，一九二四年馬底奧第事件（Matteotti Affair）發生，全國輿論界非常憤慨，墨索里尼為緩和民氣起見，曾宣布過政府不再發布命令法。但是到了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一日的法律，却規定關於行政法律的施行，行政權的行使，以及行政部的組織，政府得以命令公佈之。凡遇到非常事件需要緊急行動的時候，也得發佈命令，與法律有同等的效力。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一日的法律（Law of January 31, 1926）的內容要點分為：

（一）議會通過的法律，在施行期內，如需要詳細的條文補充始能完備者，則由行政部補充完成之；

（二）法律固然已經成立，但有時仍需解釋，而且習慣上的是非，具有法律的效力，如行政部處於此種情形之下，可為解釋法律及習慣的法規；

（三）國家行政權的運用、組織、及其進行，行政部的合併及改組，國家各部的取消或增添以及公務人員待遇等，均屬於行政權力範圍之內；

（四）上述各項法令，均由行政首長決定公布之；

（五）上述各項法令，必須立即在政府公報上發表，並須提交議會，倘為議會所否決，則兩年以後失其效力。

墨氏不僅秉有頒布與法律同樣效力的行政命令權（Power of Governmental Decress）自稱為政府首長（Il Duce, Head of Government）把閣員看作他的下屬小吏，義王下敕令也稱他為「墨索里尼閣下，政府首長內閣總理、外交、陸軍、海軍、空軍部長」（His Excellency, the Chevalier President Benito Mussolini, Head of Government, Prime Minist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for War, for the Navy, and for Aviation）而且依照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的法律（Law of December 24,1925）規定首相墨索里尼的任免非至「使他握權的經濟、道德、政治的力量的系統消滅（The system of economic, moral, and political forces which brought him to power should come to end）的時候，國王不能把他免職或撤職。』同時又規定首相與議會的關係，議會的立法程序，也要受行政部的控制；議會的立法議案，非先經首相同意，不能提出討論，而政府的提案，雖經一院否

決，但過了三個月，仍可向該院提出。

顯然的議會是被屈居於首相的權威之下，首相秉有行政與立法兩大權，對於任何事件，均可由其自由決定，不受任何牽制。我們稍稍留心義大利政治的人，莫不知道戰後的義大利處於艱難困苦的境地，一方面是資源枯竭、產業不振，受了戰爭的摧殘，更加是瘡痍滿目，國民經濟幾瀕於破產；同時在政治上因爲試行民主政治的失敗，政潮迭起，也陷於紊亂的狀態中。法西斯蒂就是在這種環境下醞釀出來的，嚴格地說來，法西斯蒂不是一種政體（Regéme）而不過是一種行動而已。法西斯蒂的行動，是敏捷的堅決的，惟有這種行動，才足以應付非常的急難。

三

德國一九一九年的威瑪憲法（The Weimar Constitution）對於行政元首的急緊命令權，就有完備的規定，第四十八條規定：

（1）聯邦大總統對於聯邦中某一邦，如不盡其依照聯邦憲法或聯邦法律所規定之義務時，得用兵力強制之；

（2）聯邦大總統於德意志聯邦內之公共安寧及秩序，視爲有被擾亂或危害時，爲回復公共安寧及秩序起見，得取必要之處置，必要時更得使用兵力以求達到此目的。聯邦大總統得臨時將本憲法第一一四條（人身之自由）、第一一五條（居住的自由）第一一七條（書信祕密的自由）第一一八條（思想自由）第一二三條（集會自由）第一二四條（結社自由）以及第一五三條（所有權的享有）等各條所規定之基本權利之全部或一部停止之；

（3）本條第一第二兩項規定之處置，應即由聯邦大總統通知聯邦國會，如聯邦國會要求停止時，此項處置應即停止；

（4）遇緊急危險時，各邦政府得於邦內臨時行使第二項規定之處置。但此項處置得由聯邦大總統或聯邦國會之請求而廢止之；

（5）其詳細，另以聯邦法律規定之。

當時威瑪憲法的起草人，規定此項條款的用意，也無非由於德國革命後，一方面共產黨乘機猖獗，另方面戰後德國經濟衰落，人民都抱怨政府；於是乃以便宜行事的緊急命令權，授之與行政元首，以預防事變於萬一。起初十年德國境尙稱平靜無事，所以政府也一直沒有運用此緊急命令權，但到一九二九年之秋，受了賠款的壓迫，黃金源源外流，再加受了世界不景氣的影響，使整個的金融制度，陷於破產的境地，幸賴憲法中有此項條款的規定，政府秉有緊急命令權，於是政府乃毅然援用，以緊急命令停付一月賠欵，德國始克安然渡過其經濟的國難，德國學者曾發表過一種緊急命令與法律的百分比：

年份	緊急命令	法律
一九三〇	五	九五
一九三一	四二	三九
一九三二	五九	五

的確卜魯寧內閣（Brüning's Cabinet）一直是靠着緊急命令權而實行其政策的，否則早已在經濟恐慌的怒潮裏下台了。因此一般學者也常說德國的走上獨裁政治的路道，不是由希忒拉開始，而在卜魯寧初次組閣後，獨裁政治的雛型早已經完備了。

但自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忒拉以國社黨領袖組織內閣秉政後，他一心一意要建立一個「極權的國家」（Totalitarian State）便企圖以純粹的獨裁政治代替以第四十八條為根據的間接獨裁政治。當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選出的新議會於同月二十一日在樸茨丹（Potsdam）的衛戍教堂（Garrison Church）舉行莊嚴的開幕典禮，希忒拉演說就有提出授權法案的表示，至三月二十三日議會開第二次會議時，希在約略報告內閣政策之後，便提出授權法案，議會立即以四四一票對九四票通過，以議會的立法權授於政府，以便政府自由行動，應付非常時變，授權法於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發生效力，其內容要點：

第一條　聯邦法律除了依照憲法所規定的程序而制定外，聯邦政府亦得制定之。憲法第八十五條及第八十七條的財政立法所規定的立法，亦適用本條之規定。

第二條　政府制定之法律，若非以下議院與上議院為對象，亦無妨與憲法相抵觸，但不得傷及總統之權限。

第三條　政府的法律，由內閣制定之，而公布於政府公報之上，這種法律除有特別規定外，自公佈之翌日始，發生效力。憲法第六十八條至七十七條的立法手續，不適用於政府制定的法律。

第四條　與立法事項有關係的條約，不必徵求議會同意，政府可制定施行條約所必要的一切法規。

第五條　本法律於公布之日發生效力，於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無效，但現內閣變更時亦然。

這是希忒拉獨裁權力的來源，也來是德國獨裁政治的根本大法，這根本法是由議會根據了憲法上的手續制定的，所以有人說希忒拉的獨裁是一種委任式的獨裁（Commissory Dictatorship）。同時關於財政問題，依照憲法第八十五條第一項的規定：『預算於合計年度開始之前，以法律定之。』是故授權法以財政立法權也賦與政府了，而民選的立法機關對於國家財政的支配，反而無過問的權。

所以德國政府在共和時代，依據憲法第四十八條的規定，秉有緊急命令權，以應付非常的急難：自希氏上台更進一步，不於緊急事變發生之時，而於緊急事變發生之前，由議會通過一種授權

法，把一切的大權都集中於政府，使政府能將非常的事變預先消滅於無形。

四

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公布的奧地利憲法對於非常時期的緊急命令權，更有詳明的規定，原來奧國新憲法的制定，是基督教社會黨（Christlichsoziale Partei）的領袖道爾夫斯（Engelbert Dollfuss）秉政時，內有社會民主黨的猖獗，外有德國國社黨陰謀企圖合併的情形之下，出之以非常的手段強迫議會通過的，依照憲法第十篇行政緊急命令權的規定，比較一八六七年奧地利憲法第十四條所規定的勅令權尤為廣泛，將行政緊急命令權分為聯邦政府緊急命令權與聯邦大總統緊急命令權。前者係指內閣頒布暫時變更法律的命令之權而言，若要行使此權，須有下列的條件：

（1）維持公共安寧秩序；

（2）保持人民的重要經濟利益或聯邦財政，尤其確保聯邦的預算；

（3）聯邦議會認為有緊急處置之必要；

（4）因欲應付事變而不能立得聯邦議會的決議。

聯邦政府惟有在上述四種場合之下，始得行使緊急命令權，但應自行負責，並受以下幾種的限制：

（1）不得違反或變更憲法；

（2）不得乘機將已被聯邦議會拒絕的法律案，使之發生效力；

（3）應將緊急命令從速咨報聯邦議會，而聯邦議會以過半數出席議員三分二以上的多數，得要求廢止緊急命令；

（4）緊急命令最遲於發佈三年後，應失去效力。（以上見奧地利新憲法第一百四十七條）

而聯邦大總統緊急命令權，則指大總統發佈暫時變更法律的命令之權而言，其運用的方式及效果，與聯邦政府緊急命令權，略有不同之處，依憲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的規定：

『（一）如國家或其一部份，受直接危險之威脅時，本應依照第一百四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之方法，立即發布一種處置，以預防此項危險之必要；但因情形急迫，不及期待聯邦議會之立即決議及聯邦政府依照其緊急命令權而採取必要之處置，則聯邦大總統得依聯邦政府之建議辦法，自己負責發布一種暫時變更法律之命令，是為聯邦大總統緊急命令權（Notrecht des Bundespraesidenten）此聯邦大總統之緊急命令，須得聯邦政府之副署，第一百四十七條第三項之規定，於此得相當適用之：

『（二）在第一項規定之命令，亦得將憲法或法律之條文變

更，但其變更如影響及於憲法之全部變更者，不得爲之；此外此種命令不得包有變更國體之規定，觸犯關於聯邦法院的存立，及其關於審查法律及命令之權限或妨害該法院爲此項之審查以及變更法院判決爲對象之處置。

『(三)由聯邦大總統之緊急命令權而發布之命令，應即標明爲聯邦大總統之緊急命令。

『(四)第一百四十七條第五第六兩項之規定，對於由聯邦大總統之緊急命令權而發布之命令亦有效。

『(五)聯邦大總統得依據聯邦政府之建議及副署，以其自己及聯邦政府之負責，得以命令將聯邦立法上之預先諮詢機關之新組織，以及邦會鄉會及其他自治團體代表機關之新組織延緩之，及此機關會員之任期延長之；但以與新組織連結情形行將引起威脅經濟生活而搖動安寧及秩序之危險發生爲限。在非常情形之繼續時，此項辦法准再爲之，惟無論如何，以上所舉之機關之任期，不准因此項辦法延長至一半以上。

『(六)如聯邦議會對於聯邦政府之提案，不在聯邦政府所規定之期限內而決議時（第六十二條第二項）則聯邦大總統得依據聯邦政府之請求，以其自己及聯邦政府之負責，將在提案中所包含之規定，以命令公布之。

『(七)如在一邦中，爲維持邦預算之秩序要件未成立時，及邦議會無實際之辦法以對付之時，則聯邦大總統得依據聯邦政府之提議及其副署，以緊急命令代邦議會採用一種恢復邦預算之秩序辦法，此項辦法得干涉邦行政上之人員及事物，浪費之節省及公課事項，邦會不得在一年經過之前，未取得聯邦政府之同意，將此項命令宣布失其效力。聯邦政府爲維持此項命令，得特別委託他人以監視之。』「見立法院出版之各國憲法彙編」

行政元首既秉有這種有效的工具，便可隨時假所謂緊急或必要的名義，而對於一切政治設施，都歸其個人專斷獨行。奧地利在一九二九年修改憲法時，因政局的杌隉不安，與經濟情況的惡劣，便增設緊急命令權的條款，以應環境的需要，依舊憲法第十八條之規定，爲抵抗危急計，大總統在議會閉會時，得頒佈代替法律的命令，但此項命令的頒佈必須得內閣的同意和國民會議的諒解，且應以不永久變更聯邦法律或增加聯邦或地方政府的財政負擔爲原則，與新憲法相較，仍有愧色。其實德國憲法第四十八條所規定的總統緊急命令權，從其行使方面看來，在危急時期內，固然是萬能的優越的，但從憲法的條文上看來，它也有種種的限制，遠不如奧地利的聯邦大總統緊急命令權。

五

最近公布的波蘭新憲法，是其民族英雄比爾蘇斯基(Joseph Pilsudski）一手制成的，自他不滿意於一九二一年的憲法，便掀起憲法的修改運動，一九二六年的五月政變（Coup of May）比氏領導的改憲運動始獲得相當的成功，在憲法裏增加了政府有發布與法律有同等效力的命令（Decree）權，可是他依然不滿足，因爲波蘭處於德蘇之間，常感到左右爲難的痛苦，同時自在歐戰中獨立後，急須埋頭於物質的建設，因此比氏一心一意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獨裁政府，在他的生前終於完成了他的使命，波

蘭新憲法是在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三日通過於參衆兩院，新憲法對於非常時期的規定也非常詳盡。將緊急時期另編一章，第七十八條規定：

『(一)國家如發生內亂或外患，或爲廣大的叛逆陰謀，危害國家之組織與秩序，或危害人民之安全時，內閣得大總統之許可，在全國或在發生危害之地方，頒發緊急戒嚴之命令；

『(二)緊急戒嚴命令之公佈使政府有權停止一切自由權，並使政府得行使依照緊急戒嚴法律所規定之特權。』

第七十九條又規定：

『(一)大總統防衛國家使用兵力時，應以命令在國境內或在一區域內公佈「宣戰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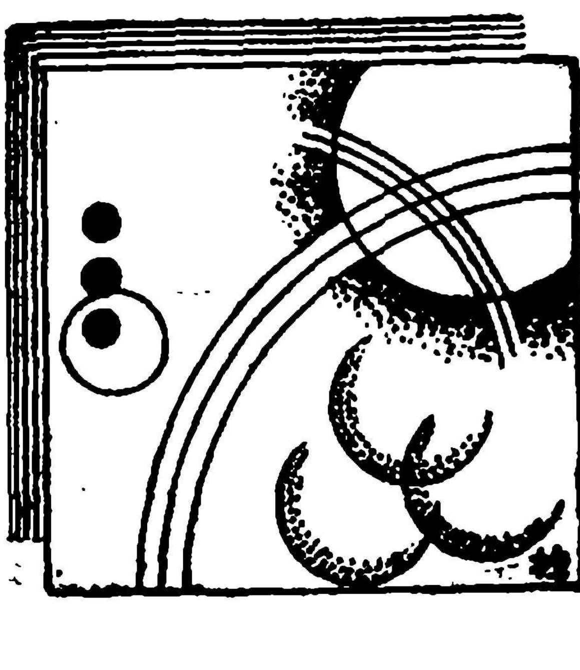
『(二)在宣戰期間，大總統不經兩院之許可，亦得在國家立法範圍以內，頒發命令，惟不可修正憲法。』

同時對於緊急命令權也有規定：大總統如遇緊急情形，得在國家立法範圍以內頒發緊急命令。（第五十五條第二項）大總統之緊急命令有與法律同等之效力（第五十七條第一項）政府非依法律之規定，不得支用經費，但國家有緊急危險時不在此限。（第五十九條第二項）

其實最民主的英美，在非常時期，也有其特殊的非常時期之政治制度，以便於安然渡過目前的難關。例如美國是確守三權分立的學說，行政、立法、司法的界限分明，表面上看來，不容絲毫假借；但是南北戰爭時，總統林肯也曾藉戒嚴令的宣布而停止憲法上人身保護狀令的行使，直到戰爭終了而後已；再如美國參戰後，威爾遜總統的行動，更可視爲非常的處置；一九三二年羅斯福總統上台後所行的復興政策，更可視爲非常的行動。英國的政治家曾說過：「現代美國的政治，實際上也是一種獨裁政治。民主政治在美國也已經破壞了，現在英國的國民政府才是民主政治唯一的保衛者。』其實英國的國民政府，也是一種軼出憲政常軌的政治制度，我們記得一九一五年英國參加協約國對德作戰後，便由路易喬治組織戰時內閣（War Cabinet）一面爲集中全國的力量一致對外作戰起見，國內宣布停止政爭，容納其他政黨的份子加入內閣，另方面爲便利應付戰爭起見，集大權於戰時內閣，對於戰事有任何處置的大權，無疑的戰時內閣是非常時期的一種政治制度，到了一九三一年工黨內閣總理麥克唐納，以英國受了世界不景氣的影響，而陷於悲慘的境地，乃宣佈只知有國不知有黨，與工黨分道揚鑣而去，聯合其他各黨的份子組成混合內閣（Coalition Cabinet）號稱爲舉國一致的國民政府（National Government）直到今日英國的國民內閣，雖爲保守黨所操縱，但在外表上仍未脫舉國一致的形態，與其說是常軌的，不如說是一種非常的組織。英國憲法中雖無緊急命令權的規定，但是英國法中的騷擾法（The Riot Act）與一九二〇年通過的緊急權限法（The Emergency Powers Act）也是爲應付非常的急難的一種辦法。

再如法國，在法律中也有所謂戒嚴法，不過不許政府頒布與法律同等效力的命令。但是一九三三年六月八日，法國議會通過了一種全權法案，允許內閣在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對於貨幣跌價問題，得以命令的方式，採用各項必要的措置，這種全權法實與德國的授權法完全相同，不過授權法是整個的授權，全權法是局部的授權而已。

我們的鄰國近年來也大聲疾呼「非常時，」要求舉國一致的內閣的組成，雖然尚未完全實現，但是行政部權力的強化，也是鐵一般的事實。



「新聞事業與國難」

——五月八日在燕京大學新聞學系講——

王芸生

諸位同學：今天得有機會到此講話，在我是認爲很意外的。我執役於新聞事業，雖已有十年的歷史，但在本業上自覺完全是個外行。我從未寫過關於本業的文章，也從未正式談過關於本業的問題。承貴系的美意，一再要我說話，只得來講幾句外行話。但要聲明，我今天所講的話，完全以一個普通讀報者的資格說的，絕不是以新聞記者資格說的，自然也不代表任何一個新聞團體。

× × × ×

貴系討論會的題目是「新聞事業與國難，」用這個題目叫我作文章，一定交白卷，叫我說話，自然也沒有什麼意見。「國難，」是一個事實，且是一個極煩悶的事實。近來好似成爲一種風氣，大家無論對什麼事情，都要拉上「國難」兩個字。我很擔心我們的國難濫調化了，我希望大家把國難二字看得嚴肅些。譬如「國恥，」我們嚷了將近百年，結果我們的「國恥」愈嚷愈多，日曆上儘是國恥紀念日，甚至紀念何事，有的人已竟弄不清楚了。所以口裏嚷得愈厲害，腦中的印象轉愈模糊。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這四年多的光陰，我們的國難眞是日益加深，我很擔心，我們對於「國難」二字的面孔太熟了。而大家對國難的印象轉愈模糊。

我以爲我們應把國難看作一個嚴肅的問題，而應付之道，却應以常道處之。我們之所以常常遭遇非常，而是因爲我們平常太不健全。我們要以平常應付非常，普法戰役中的「最後一課」的故事，便是以平常應付非常的一個好例。

譬如日本國內的報紙，專愛登中國糟糕的消息，他們的新聞記者也就專們製造這種新聞。軍人愛吹國防的危機，報紙也便跟着製造這類文字，於是「非常時」啊，「膨脹」啊，「躍進」啊，

「非常國難」啊，便如此產生了。一般國民却眞以爲一切非常了，而發生一種很大的誤會，這種誤會將把日本導入何種境地，有誰能知道呢？這種以新聞製造國難的辦法，當然不是我們所應取法的。

說到我們中國的新聞事業，我以爲第一要平常化。不矜奇，不立異，老老實實，平平常常的，一切循平常軌道而行，直接養成堅實的輿論，間接促進社會的堅實的風氣。這是我們新聞事業的惟一可能的健全的路。

第二要雪恥。我這裏所要說的雪恥，並不是打倒帝國主義式的雪恥，而是雪報界本身之恥。說到這裏，我可以講一段故事。民國十八年夏間，上海新聞界組織了一個新聞考察團，到北方來視察。當他們到天津的時候，天津同業在大華飯店設宴歡迎。宴後散會，我在出飯店門口時，見門前許多車夫在聚語，聽見其中一人說道：「今天到這裏來吃飯的，大半都不是好人。」我當時聽了這話很生氣，但一轉念，則覺得這未始不是一般社會對於新聞界的一種批評。我想這種「幹報館的沒有好人」的批評，絕不是無因而至的。我們試一考察近代中國新聞事業的蛻變痕跡，便可瞭然。一般社會之視報館主筆，差不多和紹興師爺沒有什麼分別。他們恨新聞記者，怕新聞記者，形成了普遍的輕視新聞記者。中國新聞界應該湔雪這種恥辱，新聞記者要努力做一個社會上的好人，把新聞事業做成好人的事業。中國的新聞記者和新聞事業若做到這種境地，不用說新聞界的恥辱已經湔雪了，對於國家自然也有了很大的貢獻。近年的中國新聞事業，從各方面看，都已有了進步，這自然是新聞界同人努力的結果，但前途遼遠，仍須繼續努力。

說到此處，我的話已可結束，但竟未談到國難，對於今晚的題目似乎交不了卷。不得已拿新聞事業與國難做個搭題，那末，第三要有國家意識。中國新聞界應該把他的報做成中國人的報，一切以國家利益爲前提，不當漢奸，不採妨害國家利益的新聞，不登無條件替人家作宣傳的外國電。現在的中國新聞界，它的環境眞是艱難極了，現在的中國新聞記者，尤其需要些「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勇士精神。諸位是預備從事新聞事業的，從這時起，便應準備做好人的勇氣與做勇士的精神！

國難與教育的懺悔

潘光旦

近代所謂新教育有許多對不起靑年與國家的地方。自國難一天比一天嚴重，而此種對不起之處纔一天比一天的無可掩飾，至最近且到一完全暴露的地步。這種對不起的地方可以用一句話總括起來說：教育沒有能使受教的人做一個『人』，做一個『士』。

近代中國的教育沒有能跳出三個範圍：一是公民，平民，或義務教育，二是職業或技能教育，三是人才教育。這三種教育和做人或做士之道都離得很遠。第一種的目的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過是識幾個字，教大衆會看簡單的宣傳文字，說得最好聽，也無非教人取得相當的『社會化』，至於在『社會化』以前，一人應該有甚麼個人的修養上的準備，便在不論不議之列。第二種的目的顯而易見是專教人學些吃飯本領，繩以『衣食足而後知榮辱』的原則，這種教育本是無可厚非的。但至少那一點『榮辱』的道理應當和吃飯智識同時灌輸到受教者的腦經裏去，否則，在生產薄弱，物力凋敝的今日，也無非是教『不奪不饜』的風氣變本加厲而已。第三種所謂人才教育最聳人聽聞，其實充其量也不過是一種專家教育以至於文官教育，和做人做士的目的全不相干；弄得不好，造成的人才也許連專家都當不起，文官都考不上。每年畢業的好幾千的大學生不就是這樣麽？

甚麽是士的教育？在解釋以前，我們不妨先列一個很簡單的圖表：

- 士的教育
  - 理智的——『推十合一』。
  - 情志的
    - 在平時——『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
    - 處危難——『見危授命』，『可殺不可辱。』

說文引孔子的話說，『推十合一爲士。』讀書人最怕兩種毛病，因爲是最不容易避免：一是汎濫無歸，二是執一不化。梁任公先生某次評閱學生的卷子，在評語裏自承爲一個『汎濫無歸』者，這在梁先生也許是一種自謙之詞，但這種讀書人目前正滔滔皆是。汎濫無歸的人患在推十之後，不能合一；執一不化的人，患在未

嘗推十，早就合一，這裏所謂合一的合字，實際上是不適用的，因為其間並沒有多少可合的內容。

士的教育也着重情緒和意志的培養，說「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是所以備平時。說「士見危授命」「士可殺不可辱，」是所以備危難。以生命做一種理想的擁護者是士的最後也最有力的一隻棋子，而其所以能如此，則端賴平時的培養功夫。所謂宏，指的就是情緒的培植；用情有對象，這對象是惟恐其太渺小，太零星。所謂毅，指的是意志的訓練，持志有方法，這方法是惟恐其太散漫，太不能持久。張橫渠所謂「不以聞見梏其心，」是宏。孟子所謂「持其志，無暴其氣，」是毅。現在已經成為口頭禪的仁義二字，其實所指也無非這兩層意思。朱子有兩句話說得最好，「義之嚴肅，即是仁底收歛，」嚴肅時即是毅，未收歛時即是宏。宏毅之至，一個人纔敢希望做些成仁取義的功夫。

實踐士的教育，須要兩個步驟。第一就是立志，就字義說，志是心之所在，或心之所止，即指一人的生命總得有個比較認清楚的目的，也就是要打定一個健全的立身處世的主意。第二要學忠恕一貫的道理。讀者到此，一定要說我越說越開倒車；其實開倒車並不是一個罪名，平滬車開到北平以後，仍然要開回去的。不過我未嘗不準備給這些古老的名詞一個比較新鮮而易於了解的解釋。忠就是篤信，外國人叫做 Conviction，說得更近代些，就是一個人總得有個輕易不肯放棄的立場。恕就是容任，外國人叫做 tolerance，說得更近代些，就是一個人同時也得見到和諒解別人的立場。其實這何嘗不是以前的人造字的本意？忠字從中從心，董仲舒說得好，「心止於一中者，謂之忠，持二中者，謂之患；」一個人沒有立場，或立場隨便改換，甚至於覆雨翻雲，朝秦暮楚，總不能說是很健全罷，不健全就是患。恕字從如從心，就是「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意思。說忠恕一貫，就指兩方面要兼籌並顧。能忠不能恕的人是剛愎自用的人，是黨同伐異的人，是信仰一種主義而至於武斷抹殺的人。能恕不能忠的人是一個侈言自由主義的人，動輒以潮流為不可違拗，風氣不能改變，而甘心與俗浮沉，以民眾的好惡為依歸的人。這兩種人目前又正滔滔皆是，而其所以致此之故，就在已往二三十年的所謂新教育沒有教我們以忠恕一貫所以為士之道；沒有教我們恕就是推十，忠就是合一，恕就是博，忠就是約……這一類先民的教育經驗。

別種教育，例如識字教育，吃飯教育，文官教育等等，多少可以補習，可以追習，惟有士的教育不行，非在青年期的學習不可。青年有四個心理的特點：一是易於接受外界的刺戟與印象，二是富有想像力與理想；三是易於喚起情緒與激發熱誠；四是敢於作為而無所顧忌。這原是人生最可以寶貴的四個特點，生命的尊嚴，文化的燦爛，都從此推演而出。不過它們有三四個危險：一是流放，二是

膠執，三是消沉，四是澌滅。前三種危險在青年期以內便可以發生，後一種則大都在青年期以後，青年人的心理特點雖因年齡期而大致相同，而其整個的品格的表現則往往因遺傳的不同而有個別之異。這種差別，約而言之，又不出狂與狷二途。大率狂的易流於放浪，而狷的易趨於膠執。放浪之極或膠執之極，而一無成就，則『暴氣』而不能『持志』的結果，勢必轉趨消沉，而消沉之至，竟有以自殺做最後的歸宿的。所謂流放，初不必指情緒生活的漫無節制，舉凡讀書時代興趣的汎濫無歸，學科的東拉西扯，無選擇，不細嚼，以及理想的好高騖遠，不切事理，紛然雜陳，莫衷一是，都可以算作流放的表示。膠執的則恰好相反。有一知半解，便爾沾沾自喜，以爲天下的事理，盡在於此，以爲社會國家的澈底改革，非此不成，甚或以白日夢作生涯，以空中樓閣爲實境，以精神分析派所稱虔誠的願望當做已成的事實，引爲立言行事的根據。這兩種趨勢，方向雖有不同，而結局則往往相似，卽不是一朝自覺而急轉直下以趨於出家或自殺的途徑，便是不自覺的變爲瘋狂，永久的，完全的，以幻作眞，以虛爲實，而再也不能自拔。

至於第四種的危險，卽青年心理特性的澌滅，則往往在青年期以後。我們時常看見有人，在學生時代是何等的好奇愛智，何等的充滿了理想與熱誠，何等的志大言大，敢作敢爲；一出校門，一入社會，一與實際的物質與人事環境發生接觸，便爾銷聲匿跡，同流合污起來。求智慾很強烈，理想很豐富的會變做故步自封，患得患失；以天下國家爲己任的會變做追名逐利之徒；家庭改革的健將，會變做妻子的奴隸兒女的馬牛。一言以蔽之，這種人的言行舉措，會前後如出兩人。何以故？青年的特性已經澌滅故。

如今士的教育的效用無他，就是要調節與維持這種種青年的特性：調節，所以使不流放，不膠執；維持，所以使不消沉，不澌滅。講博約，講忠恕，講推十合一，卽所以調節流放與膠執兩種相反的傾向，使不但不因相反而相害，而使恰因相反而相成。講立志，講弘毅，講自知者明，自勝者強，以任重道遠相勗勉，以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相提撕驚覺，使所歷的危難愈多，而志節愈堅，操守愈篤，至於殺身毀家而義無反顧；這些，卽所以維持青年期內那種熱烈的情緒與敢作敢爲的無畏精神。再約言之，士的教育，一面所以扶導青年的特性，使發皆中節，一面所以引伸此種特性，使不隨年齡與環境的變遷而俱變。惟其在青年期內發皆中節，到了青年以後的中年與老年，進入學校環境以外的國家與社會，纔有餘勇可賈，纔能夠負重任而走遠道。

不幸的這種士的教育，數十年來，不但已經摧毀無餘，並且快到一個無人了解的地步。在所謂新教育制度之下，一個青年所恃以立身，處世，應變，救國的力量，祇賸得一些天生的朝氣，或孟子所稱的平旦之氣，以及上文所說的四種特性的自然流露罷了！這種

朝氣與特性的流露，到了相當的年齡，即大約在春機發動期以後，原無待乎何種特殊教育的啟發，方才流露；教育所能效勞的，事實上祇不過是一點點調節與扶持的功夫而已。就今日的形勢而論，因爲不扶持，不調節的緣故，此種朝氣與特性的自然流露幾於無時無地不趨向流放與膠執的兩個途徑。近年來的學生生活以及幾次三番的學生運動，便是十足的左證。在比較生性活動的青年學子中間，我們總可以發見大量的不負責任的極端的自由主義者，浪漫主義者，甚至於頹廢主義者。在比較生性固執而自以爲有主張，有理想的分子中間，我們又可以找到大量的成見極深，武斷太甚，黨同伐異，不是左袒，便是右傾的人。我以前主張學生不宜加入任何黨籍，我現在還是這樣主張，因爲加入黨籍的最好的結果，也不過是造成一些能忠而不能恕的膠執分子，其於民族國家的不能有所裨益，和能恕不能忠的極端流放的分子，初無二致。不過私人的主張終究敵不過教育不瞅不睬的政策。教育根本不管這一類的事，它祇要教人能識字，能吃飯，能應文官考試，能做一個專家，便已算盡了它的能事。及學生活動因流放而軼出了範圍，或因膠執而造成了若干衝突的派別，彼此攻訐不已，於是向之不瞅不睬的靜態又不得不一變而爲大驚小怪與手足無措的動態。一個出了學校，已能識字，已有吃飯本領，已做文官，或已成專家的人，而在社會上猶不免作姦犯科，殃民禍國，教育對它的態度，也正復如此——一個瞪着眼的詫異與全不了解。種麻得黍，教育不問種的究竟是不是麻，而深以爲黍的出現的大惑不解。近代的教育便常在這種形態之中。

國難的形成，自有它的內因外緣，若就其內因而論，我始終以爲教育要負很大的責任。教育沒有教一般人做人，更沒有教一些有聰明智慧的人做士，沒有教大家見利思義，安不忘危，沒有教我們擇善固執一種見地而矢志不渝，也沒有教我們諒解別人的立場而收分工合作之效。我以爲近代的教育不知做人造士爲何物，是錯了的，錯了，應知懺悔。

（錄五月三十一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



世界的擴軍時代及其財政經濟

劉受謙譯

一 美國

「條約海軍」的實現

美國海軍軍備較之英日落後，這是周知的事實。於是美國政府乃想實現其在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一九三〇年倫敦會議所獲得的「條約上所規定的軍備，」而逐步進行充實其落後海軍的各種計劃。不過新艦雖然繼續在建造，但是要想條約海軍的實現，必至一九四〇年始能成功。我們試觀下表所列的美國在一九三一年以來的建艦起工狀況，及其與英國的比較，即可知美國造艦之急進。

英美築艦計劃表（單位噸）

美國	航空母艦	甲巡	乙巡	驅逐艦	潛水艇	合計
一九三一	(1)一四、五〇〇	(5)四九、八二五	—	—	(2)一、二二〇	(8)六五、五四五
一九三二	—	—	—	(3)四、一二〇	—	(3)四、一二〇
一元三三	—	(1)一〇、〇〇〇	—	(8)一二、九六〇	(4)五、二〇〇	(13)六、一八〇
一九三四	(2)三九、八〇〇	—	(1)一〇、〇〇〇	(21)三二、七九五	—	(24)八二、五九五
一九三五	—	(1)一〇、〇〇〇	(8)七七、二〇〇	(26)三九、七〇〇	(6)七、九五〇	(41)一三四、八五〇
一九三六	(1)一四、〇〇〇	—	—	(3)五、五〇〇	(6)七、八〇〇	(10)二七、三〇〇
一九三七	—	—	—	(24)三六、〇〇〇	(6)七、八〇〇	(30)四三、八〇〇
一九三八	—	—	—	(12)一八、〇〇〇	(6)七、八〇〇	(18)二五、八〇〇
一九三九	—	—	—	—	(6)七、八〇〇	(6)七、八〇〇
合計	(4)六八、三〇〇	(7)六九、八二五	(9)八七、二〇〇	(97)一四九、〇七五	(36)四五、五九〇	(153)九一九、九九〇

英國

	航空母艦	乙巡	驅逐艦	潛水艇	合計
一九三一	—	(3)二一、一三〇	(9)一二、四〇〇	(5)五、二二五	(17)三八、七五五
一九三二	—	—	—	—	
一九三三	—	(6)三八、一一〇	(18)二四、六七〇	(6)六、三八〇	(30)六九、二五〇
一九三四	—	(3)一三、〇〇〇	(9)一二、二六〇	(3)三、七一〇	(15)二八、九七〇
一九三五	(1)二二、〇〇〇	(4)三三、二〇〇	(9)一二、二五五	(3)二、八六〇	(17)七〇、三一五
一九三六	—	(3)二七、〇〇〇	(9)一二、二六〇	(3)四、〇四〇	(15)四三、三〇〇
合計	(1)二二、〇〇〇	(19)三二、四四〇	(54)七三、九三五	(20)二二、二一五	(94)二五〇、五九〇

註（ ）括弧內爲隻數

按上表，美國興築的艦艇一九三一年至三九年間，共爲一百五十三隻，四十二萬噸。而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的五年間，竣工艦艇已超過十三萬五千噸。

上記數字，乃築艦的預定計劃，如在技術與設備上尙有可能時，自將增大其建艦速度。而上院軍需委員會，還有擴大改造海軍造艦設備的計劃。據美國海軍部本年三月十八日所發表的一九三六至三七年度（本年七月一日至明年六月終）海軍充實計劃，似較前表更爲急進。卽此次發表的爲航空母艦二隻，甲級巡洋艦一隻，巡洋艦三隻，潛水艇九隻，驅逐艦三隻，共將完成十八隻。此外尙於議會提出潛水艦六隻，驅逐艦十二隻的建造預算，若能通過則將於一九三七年起工。且因築艦的結果，而感覺兵額不足，故擬在今後十五個月內，增加平時兵額爲十萬人。

海軍力之質的充實

海軍力的充實，不僅是增加艦隻噸數卽可實現的。此外尙有舊艦的改造，主力艦的近代化，條約限度外補助艦的建造，特務艦的整備等，尤以空軍力的擴充爲更重要。美國的海軍航空勢力，現在有飛機一千三百架，其中屬於艦隊航空力的約五百六十架，這當然是很不充足，所以由去歲實行的五年計劃，將增加六百五十架。不單是機數的增加，內容也有改善，而採用特大型飛機，現正用七百五十萬美圓，建造此種飛機六十架。

美國在這樣充實其海軍力的同時，對於水陸設備的擴充，亦正在次第實現一九三一年以後的費用，預算如下：

（單位千美圓）

一九三一年度	一〇、八〇〇
一九三二年	一二、二〇〇
一九三三年	一二、四九〇
一九三四年	一三、四六〇
一九三五年	一六、七九〇
一九三六年	四八、七〇八

此種水陸設備的主要地域，是在太平洋岸的海軍根據地。並有在幾個重要地點，建造兵器庫，船塢，飛機場的計劃，且已在着手進行。

兵器的改造

新銳兵器的充實，也是美國國防計劃重要事項之一。陸軍方面，十噸十五噸的戰車（改善裝甲，擴大備砲，平路速率每小時達七十五哩，）輕快戰鬥自動車（裝置機關槍）新式榴彈砲（重量二千七百磅，六匹馬即可搬運，）半自動式小鎗（較之基準發條式小鎗，射擊速度大三倍。）在海軍方面又有新式五英寸及六英寸砲的裝置（速度着彈距離破壞力等皆大有增加，）巡洋艦燃料能力的改善，新式爆彈，化學戰防衛裝置，手式聽音機（探知敵方的潛水艇艦艇，以及飛行機的所在，）新式裝甲等。在空軍方面則有新式輕快裝甲軍用機，機上裝置的大型機關槍，破壞力甚大的投下彈，新式高射砲等。

以上不過是美國軍備改進的表面上之大略形情。近來且有將阿拉斯加改爲海軍根據地，夏威夷全島改爲海軍根據地的消息，因世界情勢之緊張，美國的擴軍程度，必更有增大。

財政上所表現的國防費之增加

這樣國防力的充實，即以國防費而表現於財政數字上面。今年一月六日，大總統向議會所提出的預算書，說明歲出較前年膨脹的原因，有「海軍爲達到一九二二年及一九三〇年條約的規定量，實行軍器的擴張，補充與改裝，以及海軍員額的增加，須費一億九千三百萬美圓。陸軍的正規軍，在一九三五年度爲十一萬八千人，至一九三九年度爲止將繼續加增至十六萬五千人，故一九三七年須增加軍費五千萬美圓」所以美國一九三六——三七年度的新國防預算較前增大。一九三四年以來，美國國防費的膨脹趨勢，大致如左（單位百萬美圓）

	國防費	總歲出	比率%
一九三四年決算	四八〇	七、一〇五	六、七
一九三五年決算	五五四	七、三七六	七、五
一九三六年預算	七九二	八、五二〇	九、三
一九三六年概算	七四五	七、六四五	九、九
一九三七年預算	九三八	六、七五三	一四、〇

卽國防費的絕對數逐年皆有增加，新年度預算較之一九三四年增加一倍，每年對於總歲出的比率也有增加，一九三四年度是百分之六·七，新年度則達百分之十四。海軍欲充足兩次軍縮條約所容許的建艦量，陸軍又急於在增加人員，整備資材，這種海陸兩軍的壓力，實美國國防費逐年增加的原因。國會曾根據預算法，在一九三五年，爲將陸軍兵員由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八人，增加至十六萬五千人起見，而決議二千萬美圓的追加支出，現在已增加到十四萬七千人，餘額則期於一九三九年完成。而海軍方面，亦正從事於員額的擴充，主力艦的近代化，空軍的整備與擴張。這些都是使國防費膨脹，總預算增大的原因。

二　英國

財政均衡的獲得

自一九二九年恐慌以來，歲入卽有不足的英國財政，乃於一九三一年施行緊急財政法，一九三二年換發超過二十萬萬鎊的五分利軍事債及其他巨額的高利公債，一九三三年以後更有浮動公債的整理，故由一九三三年起遂有多數的歲入超過。而財界的恢復，使租稅收入增加了，也當然是其中原因之一。

歲入歲出狀況（單位千鎊）

	一般歲入	一般歲出	過與不足
一九二八—二九年度	七五八、一〇四	七三九、七一〇	(十)一八、三九四
一九二九—三〇年底	七三四、一八八	七四八、七三三	(一)一四、五二四
一九三〇—三一年度	七七五、八九五	七九九、一七一	(一)二三、二七六
一九三一—三二年度	七七〇、九六三	七七〇、五九九	(十)三六四
一九三二—三三年度	七四四、七九一	七七七、〇七〇	(一)三二、二七九
一九三三—三四年度	七二四、五六七	六九三、四一九	(十)三一、一四八
一九三四—三五年度	七一六、四四一	七〇八、八七九	(十)七、五六二

英國財政情勢這樣的好轉，實由緊急財政法的實行，對於文武官教員警官等一律減薪，失業救濟事業補助金的減少，強制國民犧牲開其端，這是麥克唐納包爾温強力內閣的功績。在一九三四年度的預算，卽將緊急財政政策解除了一部份，而實行減輕所得稅，減低汽車費，恢復官吏減俸率，恢復失業保險津貼的減額等。但是仍有七百五十六萬二千鎊的剩餘。

一九三五—六年度財政的好轉

英國財政的實績，約如上表所載，而一九三五——三六年度的財政狀況，更有好轉形勢。財相張伯倫，在去年四月十五日，向下院提出新預算時，亦極力自贊其財政有顯著的恢復。據他的預算

的概要，大致如下。

在其歲出概算中，包含國債費等的既定費，較之前年度的決算，減少一百一十三萬九千鎊，而成爲二萬三千五百五十八萬鎊。但這並不算什麼特徵。問題乃在議定費的增加，議定費較之前年度的決算，增加二千二百二十三萬鎊，而達四億九千四百三十九萬鎊。其原因乃由於軍事費的增加，官吏與其他減俸的復活，船舶以及農業補助金的增加，養老年金的增加，還有因改正失業救濟法而增加的支出等。因此歲出概算額，結果成爲七萬二千九百九十七萬鎊，而較之上年度決算，約將膨脹二千一百零九萬一千鎊。

其次關於歲入的概算，預料因啤酒，葡萄酒，煙草等消費的增加，關稅及消費稅的收入必有增加，因商業交易的改善，所得稅，亦將有增加，其他如追加稅，相續稅，稅外收入等皆有增收的可能，故預定較之前年的實數，增收一千九百一十三萬九千鎊，而達七萬三千五百五十八萬鎊。

依據上述概算，出入相抵，尚餘五百六十一萬鎊，此外還有由道路基金之一般會計的過賬，故總剩餘額的估計達一千一百零二萬五千鎊。於是英國政府乃以此種剩餘金作爲財源，而廢止觀覽稅，改正所得稅的減除額。是以新年度的預算，歲入爲七萬三千四百四十七萬鎊，歲出爲七萬三千三百九十七萬鎊，剩餘金爲五十萬鎊，而成了健全財政。

一九三五——三六年度財政的全部實績如何，尚須若干時日始能明瞭，但依經過情勢看來，則成績甚佳。即關稅與消費稅兩種收入，開年以來，已較之去年同時期中增加一千九百萬鎊。相續稅亦達概算以上，所得稅預計在本年年末，約可增收三百六十萬鎊。附加稅雖較上年度減收二百萬鎊，但全歲入的增加則不成問題，財政形勢，已有健全的現象。

膨脹的軍事費

僅就上面所述的看來，英國最近財政狀況頗爲美滿，但能否長此繼續，已成問題。財政步調雖佳，而失業人數，去年度的平均，仍有二百萬人，較之前年的平均，不過減少十萬人。且發生財界好調停頓的呼聲，所以路易喬治的新政策也成爲問題，還有主張應由政府實行大規模救濟事業的。這種問題若是具體化，自必予財政以壓迫。不僅如此，現在實際正在增進財政上負擔的，已有軍事費的膨脹，試觀下表：

英國的軍事費（單位千鎊）

	陸軍	海軍	空軍
一九二七——二八	四四、一五〇	五八、一四〇	一五、一五〇
一九二八——二九	四〇、五〇〇	五六、九二〇	一六、〇五〇
一九二九——三〇	四〇、五〇〇	五五、七五〇	一六、七五〇

一八三〇——三一	四〇、一五〇	五二、五七四	一七、八〇〇
一九三一——三二	三八、二五〇	五一、〇六〇	一七、七〇〇
一九三二——三三	三五、八八〇	五〇、〇一〇	一七、一〇〇
一九三三——三四	三七、五九二	五三、五〇〇	一六、七八〇
一九三四——三五	三九、六〇〇	五六、五八〇	一七、六三〇
一九三五——三六	四三、五五〇	六〇、〇五〇	二〇、六五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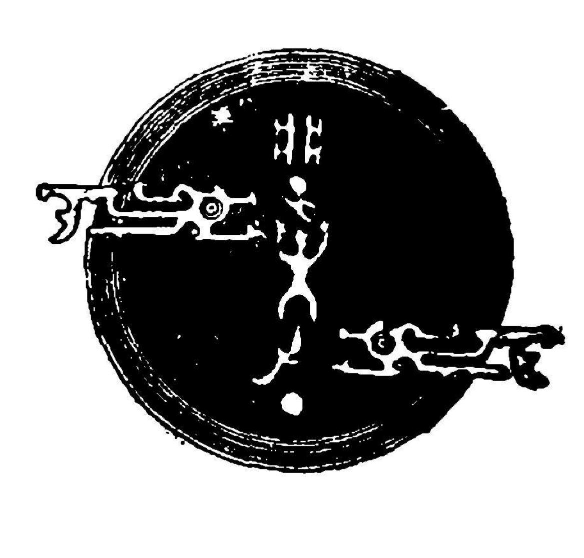
依上表看來英國海陸軍費，一九二八——二九年度開始減少，一九三〇——三一年度更有縮減，截至一九三二——三三年度爲止，皆爲縮小趨向，空軍費則略有不同，截至一九三〇——三一年度爲止完全爲膨脹的趨勢，一九三一——三二年度始轉爲縮減，而繼續至一九三二——三三年度。但是軍事費的縮小過程，海陸空軍皆以一九三二——三三年度爲止境。一九三三——三四年度，則突然膨脹，以後都是逐年增加。迫至一九三五——三六年度的預算陸軍費達四千三百五十五萬鎊，海軍費達六千萬鎊，都是這幾年來的最高額，而空軍亦達二千萬鎊的新紀錄，於是軍縮時代遂成過去了。

明年度的軍費更將增大

軍事費的增大，將隨世界政局的不安，軍縮會議實質的破裂，今後還有日趨增大之勢。今年更有大規模的軍備擴張計劃，依報紙的記載，且又任命專任國防大臣，並糾合其自治地殖民地而樹立統一的全英帝國的國防計劃。故新年度的軍事費自當更有膨脹，勢將超過上年度的一萬二千四百萬鎊，而達二萬萬鎊。據專家的觀察，二萬萬鎊的軍事費，將占總歲出額百分之二五。最近十年間的最低記錄爲一九三二——三三年度的軍費，占總歲出百分之一二，若兩相比較，則實爲龐大的國防費。英國明年度的預算受軍事費的壓迫，勢非膨脹不可的。

英國來年度的預算，將於本年四月提出會議，各部預算現已齊集，膨脹趨勢聞已明瞭。據說來年度的預算，較之上年度的概算，將有四千六百萬鎊以上的增加。但其財源究將何出，尚屬問題，能否不實行加稅，則不可知。預計關稅消費稅遺產稅所得稅一致增收，可得四千一百萬鎊以上。但是上年在道路基金中，提出四百五十萬鎊移作他用，故其實際增收額爲三千六百五十萬鎊，是於歲出的膨脹略有不足。如恢復減債基金，則不足之數更大。如減債基金能緩予恢復，則來年預算，則可不實行加稅，而能得到預算均衡，亦未可知。不過却沒有剩餘額來作當然必需的追加預算之用耳。

對於這種逐漸膨脹的軍事費，到底用公債政策來彌補，抑用增稅來支付，現在問題已現實化了，軍事費在財政上的壓迫，使數年來以健全財政主義相誇耀的財政大臣張伯倫，也感到不可抗的威脅了。（未完）



正倉院考古記（二）

傅芸子

又「木畫紫檀棋局」「木畫」者，亦唐代美術工藝，中尚署每年二月二日，即進木畫紫檀尺。(注二四)法以紫檀或桑木為地，雜嵌染色象牙，黃楊木，鹿角等，巧現人物鳥獸花草，窮極瑰麗，或尤勝於螺鈿。此局以紫檀為之，表面間以象牙罫綫，與木畫花眼四十七個。邊側四面各界四格，中有染色象牙（分淺紅淺綠淺黃諸色）浮雕雉雁鸚鵡駝鹿，及胡人騎射，牽駝諸人物。兩側附金環抽屜，中設機關，一方啓閉，他方亦如之。內有木雕鼈形龜形各一，背容碁子，頗形巧妙。觀此棋局浮雕人物，具見唐人酷嗜西域之趣味。外附「金銀龜甲龕」為貯藏此局之箱，全器龜甲紋以玳瑁製成，其下綠地，張以金銀箔花紋。又「銀平脫合子」四，分貯「紅牙紺牙撥鏤碁子」共二百五十二枚。「白石棋子」百四十五枚，「黑石棋子」百十九枚。「撥鏤碁子」分紅藍二色，上鏤瑞鳥啣花文樣，蓋碁子中之最精巧者也。獻物帳稱：「百濟國王義慈進於內大臣鎌足者。」其來源如此。又「木畫紫檀雙六局」雙陸古博具，始於西印度，即涅盤經所稱之「波羅塞戲」；流衍曹魏，盛於六朝隋唐之間，(注二五)宋以後日漸衰亡，至今其法幾絕，南北故家尚有藏斯具者，然明悉其道者則甚鮮也。日本傳來頗早，飛鳥，藤原時代即已盛行，至持統三年（西元六八九）始令禁絕之(注二六)於是亦漸衰歇。洎江戶時代，復流行紙雙陸，其制去古愈遠，直如吾國之陞官圖矣。古法寖失，嫺斯戲者，遂如寥落之晨星矣。京都寶鏡寺「門跡」（係出華胄之住持僧尼）某尼，尚悉其法，往歲錢稻孫先生來此，曾往求之。此局木畫技巧，無棋局之麗。「階上」（樓上也）所陳尚有「雙六頭」「雜玉雙六子」，尤為考雙陸者之重要資料，余另有蠡見，下文詳述之。

注二四：見唐六典卷二十二（日本近衞公邸刊本）

注二五：洪遵譜雙序（順治刊說郛本）

注二六：日本書紀持統紀：「三年十二月丙辰，禁斷雙六。」

左側「隅棚」內陳「鳥毛帖成文書屏風」「鳥毛篆書屏

風」二點，俱以鳥毛貼成文字。其技法如前述之「鳥毛立女屛風」其篆書者，字旁均配以彩色楷書同樣之字，所書文句，皆治國箴言。唐太宗取羣臣疏，列於屛障。（注二七）此品爲聖武天皇御物，蓋亦取唐代帝鑑之意。

注二七：玉海九一：「魏徵傳：貞觀十三年五月甲寅，詔五品以上上封事證上疏極言不克終十漸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方以所上疏，列爲屛障，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館。」（浙江書局本）

轉而登「階上，」先觀西棚：「紫檀木畫挾軾，」卽古人所稱憑軾之軾，所以憩息懸肱者。今日人燕居，仍用斯物，面積較廣而殺，所謂「脇息」者是也。按「挾軾」日音讀爲 Kyô Shoku 「脇息」讀爲 Myô Soku 其音極近。漢字「脇息」殆卽「挾軾」之假借。此物紫檀木質，周有金銀繪花紋，白牙脚柱。其上原有白羅褥，今已剝落。唐閻立本歷代帝王圖卷，（今歸美國波斯頓博物館）所繪陳宣帝所憑之軾，形式與此正同，可證此物之古。又「白練綾大枕」其式與宋徽宗所繪唐玄宗訓子圖中橫陳之御枕，式樣無殊，亦此物之一良證。「銀薰爐」銀質球形，遍體鏤空，雕飾獅鳳花紋，從中半爲啓闔，內藏灰盤，焚香於中，藉薰衣服臥褥，蓋卽西京雜記所稱之「臥褥香爐」；（注二八）溫庭筠更漏子所謂：「垂翠幙，結同心，待郎熏繡衾。」又韋莊天仙子「繡衾香冷嬾重薰。」（注二九）恐均用此器也。「人勝殘闕雜張」據齊衡三年（西元八五六）雜財物實錄載：「人勝二枚，一枚有金薄字十六，一枚押彩繪形等，緣邊有金薄裁物，納斑藺箱一合，天平寶字元年（西元七五七）閏八月二十四日獻物。」今品則以二殘片，粘合爲一者。一片黃羅製上有文云：「令節佳辰，福慶惟新。變（當爲燮之譌）和萬載，壽保千春。」雜物實錄所稱有金箔字者卽此。又一片較大約四分之三，粘於其下，周有押出花紋，界內左下有竹林，一小兒戲犬其下，當卽實錄後稱之物。考「人勝」爲用有二：一以金箔鏤成，人日貼於屛風；一剪綵爲之，戴於頭鬢。（注三〇）今觀正倉院所存殘片，可知乃屛風貼用之物。憶李商隱人日詩有：「鏤金作勝傳荊俗；剪綵爲人起晉風」之句，（注三一）所詠與此正合。不意今日得見其實物，豈非一大快事耶！「繡線鞋，」麻布爲地，張錦嵌珠於上，上重繡以線，相傳爲聖武后光明子遺物。舊唐書卷四十五輿服志載：「……武德來，婦人着履，規制亦重，又有線鞾。開元來，婦人例着線鞋，取輕妙便於事，侍兒乃著履。」是此純仿唐制。又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上：「鞋子自古卽有，……至東晉又加其好，公主及宮中貴人皆絲爲之。凡娶婦之家，先下絲麻鞋一緉；取其和鞋之義。」鞋之踵事增華，蓋自東晉始。又正倉院目錄中，於此物名下注四兩（緉之假借）亦沿古稱。「漆胡瓶，」口有蓋，雞形，卽吾國所謂之「天雞尊。」竹絲爲胎，張布塗漆於上，更飾以銀平脫花草鹿鳥諸文樣。瓶形本出自波斯

薩珊朝，傳入中國，又美而化之。製以竹胎髹漆，飾以銀平脫，卽其明證。

注二八：西京雜記卷一「長安巧工丁緩者，……又作臥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本出房風，其法後絕至緩始更爲之爲機環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爲名。」（程刻漢魏叢書本）

注二九：花間集卷一，卷三。（四部叢刊本）

注三〇：晉宗懍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爲人日，剪綵爲人，或鏤金薄爲人，勝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順治刊說郛本）

注三一：李義山詩集卷五。（四部叢刊本）

北棚所陳多關正倉院寶物各種記錄文獻，所謂：「獻物帳」者是。「如天平勝寶八歲六月二十一日獻物帳」一卷，標題「東大寺獻物帳」內題：「奉爲太上皇捨國家珍寶等入東大寺願文皇太后御製，」此爲正倉院寶物最古之文獻記錄。又一卷內題：「奉盧舍那佛種種藥」卽前記各種藥品之記錄。又「天平勝寶八歲七月廿六日獻物帳」標題亦爲「東大寺獻物帳，」前記之「綉線鞋，」「漆胡瓶，」卽載此帳。「天平寶字二年六月一日獻物帳」亦稱「大小王眞蹟帳，」蓋此帳原載有二王（羲之父子）眞蹟書卷故名。惜今不存，不禁令人嚮往系之！「天平寶字二年十月一日獻物帳，」一稱：「藤原公眞蹟屏風帳，」所謂屏風今亦不存。以上均天平時代最重要記錄。平安時代（西元七九四——九六七）則有：「延曆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曝晾使解，」「延曆十二年六月十一日曝晾使解，」「弘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勘物使解，」「齊衡三年六月二十五日雜財物實錄。」以上四卷，則爲平安時代以後，有司從事曝晾或點查之記錄。合前四卷獻物帳觀之，可考院藏物品移動之一斑。此外尚有天平延曆弘仁時代寶物出納之記錄與文書數種，玆不具載。御書三卷：（甲）「雜集」聖武天皇御書，鈔錄六朝隋唐諸家詩文，一百四十餘篇，惜不能攜書爲一校勘，想其中當有多少異文存在。尾署「天平三年九月八日寫了。」當我唐開元十八（西元七三〇）年之物也。（乙）「杜家立成」光明皇后御書，皆當時來往書翰。杜家爲編者姓氏，立成蓋猶軌範之義。（丙）「樂毅論」亦光明皇后御筆，卷末署「天平十六年十月三日藤三娘；」后本藤原不比第三女，故自稱「藤三娘。」以上三件，俱用白麻紙所書；「杜家立成」中尙間以五色麻紙，與敦煌發見之唐人寫經用紙相同。又其書法格調氣息，亦近我隋唐古風，結體端嚴筆勢高古，頗難辨別。至前述各種獻物帳，雖出當時鈔胥之手，然其書法，亦饒唐人氣格。又有「三合鞘御刀子，」「小三合水角（卽水牛角）鞘御刀子，」殆卽唐代職官所佩鞊鞢七事中之刀子（注三二）三合者合三刀於一鞘之謂。柄有犀角者，紫檀者，沉香者，俱精巧可愛。尙有「十合鞘御刀子」一點，則一鞘中含有刀六，

錯二，鉋一，鑽一，尤為巧妙無匹。尺有「紅牙撥鏤尺」「綠牙撥鏤尺」「白牙尺」各二。紅綠色者，均鐫劖牙尺，表裏兩側，均有撥鏤文様，不畫分寸，以刻文自別。紅色甲，表鐫鳳凰，鴛鴦，下半界方格五，花鳥圖案相同，裏無界，滿鏤花鳥文様。紅色乙，略長，表界十格，圖案花鳥相間，裏亦如之。綠色技法如前，甲文様則為鹿獅花鳥之屬；乙實非綠而為藍，染色已磨損，文様如前。四尺均用紅綠象牙刻鏤，文留牙白，尚有於花瓣及鳥獸白紋中飾以朱彩者。「白牙尺」分寸厘朗，與今式仝。六尺長度，依王靜庵先生所考，取今工部營造尺所計：「綠牙尺乙，長九寸五分五厘；紅牙尺乙，長九寸四分八厘。白牙尺二，均長九寸三分。紅牙尺甲與綠牙尺甲均長九寸二分六厘。其最長者，與余所製開元錢尺略同。其刻鏤傳色，工麗絕倫。大唐六典，中尚署令注，每年二月二日，進鏤牙尺。此云紅牙撥鏤尺，綠牙撥鏤尺，並唐舊名，其制作之工，亦非唐盛時不辦。今並完好，觀其形制，必當時遣唐使所齎去也……」(注三三)按此六尺，見於「天平勝寶八歲(西元七五六)六月二十一日獻物帳」中，確為唐物無疑。又中倉尚有數尺，及未造完尺，恐為日本所仿製者矣。按南皮張氏，藏有唐官尺，牙質，浮雕與撥相間，各製一寸，亭臺鳥獸，精美絕倫。(注三四)烏程蔣氏，亦有唐鏤牙尺。(注三五)蓋均與正倉院牙撥鏤尺，為同一時代之物。靜庵先生又云：「……故唐尺存而隋尺存，隋尺存而隋志之十四尺無不存。……」(注三三)可知正倉院六唐尺在學術上之重要有如此者！又今朝鮮婦女所用之布尺，色彩美麗，以竹或木製之，亦僅有寸界而無分度，蓋猶沿吾國古制。日本白鶴美術館嘉納六兵衛氏所藏之漢尺，雖有寸界，而分度不明。嘉納氏尚藏唐曲尺一種，較前述之唐尺為短，表面亦無分度，寸界滿雕鳳凰，並足見唐尺之風尚。「木畫紫檀雙六局」前文已略述之，此處始見「雙六頭」三個，又未造完者三個。「雜玉雙六子」六十餘個。「頭」即「頭子」，亦即「骰子」。「骰」俗音頭，北平讀為Shai，而日本於「雙六頭」之「頭」訓為Sai，不圖竟與北音相近。頭子均牙質，上有么至六點，(別有筒陳南倉中，見下。)乃雙六博時用以視采而行「馬」之具。「雙六子」如碁子狀，以水晶及黃藍綠琉璃為之。考雙陸所用之「馬」，自洪遵譜雙一書觀之，其形或如擣衣椎狀，亦有如碁子形者，(注三六)惜原物久佚，世多疑而未決。稻孫先生嘗謂「正倉院藏之雙陸局，至多可窺唐制之一斑。所惜者馬已無存，不知其為碁子形乎？抑擣衣椎狀也。」(注三七)按此「雙六子」即雙陸之馬，惜錢君當時尚未見之！譜雙所載日本雙陸所用之骰子及馬：「以青白二色琉璃為之，如中國棋子狀」者，(注三八)與今正倉院所存之品正同，可却此惑也。考雙陸流傳，本有南北之分，洪遵昔已言之。(注三九)今觀正倉院遺物，可知日本雙陸實屬於南雙陸之系統(參閱注三六)余因恍然洪遵所謂「……亘遼以東或謂與南無殊。……」之言，(見注三九)深有見地。蓋日本文

化自推古至天平時代，所受隋唐之影響，因甚顯著，誠不待言。然尚有一部份自海南諸國傳來，即如舞樂中之天竺樂，自印度傳來；林邑樂自占婆輸入。則雙陸自海南傳於日本，徵之洪遵之言，當為可能。至於魏書所稱：「爾朱世隆與元世儁握槊，（雙陸一名握槊）忽聞局上，歘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此則真「北雙陸」搗衣椎狀之馬矣。「百索縷軸」即風俗通所稱「五月五日造百索——一名長命縷。」本繫臂之物，亦名「解兵。」（注四〇）今百索已無存，僅餘纏絲之軸而已。軸端粉地，彩繪寶相華文，亦治風俗史者之一參考。此處所陳「尺八。」尚有四點即：「玉尺八，」「樺纏尺八，」「尺八，」「雕刻尺八。」四點長度不一，可證尺八不盡長尺八之義。所謂「樺纏」如今橫笛纏線，用以防風吹破損者。「雕刻尺八」製作最佳，全管滿雕婦女花紋圖樣。正倉院御物圖錄卷六，有放大攝影，較諸帝室博物館所藏之「尺八刻畫人物模圖，」尤為清晰，得窺全豹。尺八每一吹孔，均有圖形花紋；第一吹孔上刻二女象，一俯而摘花，一立其後作張袖之勢。後孔下一女立而手紈扇，略前（第一吹孔下後）一女坐彈琵琶。餘均飾以花鳥文樣。四女像皆唐代服裝，摘花者窄袖著半臂，純為胡服，髮頂作左右雙髻，蓋即唐段柯古髻鬟品所稱：「明皇帝宮中雙鬟望仙髻。」彈琵琶者著裙，亦雙髻。手紈扇者，肩披帔帛（如今之圍巾）其上有圖案，可證中華古今注所載唐時「畫帛」之有畫飾。（注四一）其髻高聳，想即「朝天髻」（注四二）之所由昉。張袖者，髻亦如之，著裙衫；惟此一人廣袖，殆為未受胡化者之服裝也。此則係假放大攝影得悉其狀。倉中光線黯暗，設無此照，不能藉悉其妙矣。

注三二：玉海卷八六「車服志初職事官三品以上賜金裝刀礪石，一品以下，有手巾算袋佩刀礪石。睿宗時，罷佩刀礪石，而五品以上佩鞊韘七事。（佩刀刀子礪石契苾真噦厥針筒火石是也）」

注三三：觀堂集林卷一九日本奈良正倉院藏六唐尺摹本跋（王忠愨公遺書初集）

注三四；見楊歗谷東遊考古記（文字同盟特刊本）

注三五：觀堂集林卷一九：記現存歷代尺度，五唐鏤牙尺注：「烏程蔣氏藏，刻鏤精絕。……中土未聞有唐尺，余據日本奈良正倉院所藏紅綠牙尺，定為唐開元以前之物」。

注三六：洪遵譜雙卷五盤馬條云：「北雙陸……以白木為白馬，烏木為黑馬；富者以犀象為之。馬底圓平而殺其上，長三寸二分，上徑四分，下徑寸一分。大抵如今人家所用搗衣椎狀。番禺人……以黃楊木為白子，桄榔木為黑子，底平衲短如截柹。……」（順治刊說郛本）

注三七：清華學報第十卷第二期，錢稻孫：「日本雙陸譚」

注三八：譜雙卷四，日本雙陸條：「……置二骰子於竹筒中，撼而擲諸盤上，視采以行馬；馬以青白二色琉璃為之，如中國棋子狀。……」

注三九：同書序云「……家君北歸，余處侍從容始得北雙之說。南遷眞陽嘗往觀，遂之番禺，又聞所謂南雙者。私竊自語，以爲四荒之戲，茲得其二，直遂以東，或謂與南無殊。惟西僰蹄遠，叵得其詳。……」

注四〇：荆楚歲時記「五月五日，以五采絲繫臂，令人不病瘟。名曰避兵，一名長命縷。」（順治刊說郛本）

注四一：中華古今注卷中：女人披帛：「古無其制。開元中詔令二十七世婦及寶林御女良人等，尋常宴參侍，令披畫披帛，至今然矣。……」（檀几叢書本）

注四二：見宇文氏粧臺記。（順治刻說郛本）

南棚所陳，盡爲鏡鑑及原物貯藏之匣，共十八點。鏡之形多圓，或八棱，其質則爲靑銅或白銅；鏡背除普通鑄造者外，有螺鈿者，漆背金銀平脫者；其文樣則有：有鳥獸，花草鳥獸，花鳥蝴蝶，雲鳥飛仙，山水鳥獸各種；其平脫，螺鈿，花紋尤精美，不能縷述。據正倉院御物棚別目錄（頁二一六）：載原存二十面，今存其十八，尙有八面殘毀補修者。（注四三）卽如第六十五號之「平螺鈿背圓鏡，」第六十七號之「漆背金銀平脫圓鏡」等皆是。蓋此棚所陳之金銀平脫及螺鈿背諸鏡，多經修補，猶有殘闕之品。又南倉尙有鏡三十八點，製法文樣，較此棚所陳諸鏡，尤爲精美絕倫，下文當另述之。棚內有四巨鏡，不可不記之。（一）「鳥獸背八角鏡，」據獻物帳稱：重十三斤十五兩，徑一尺四寸五分半。（二）「漫背八角鏡，」重十四斤十五兩，徑一尺四寸七分。（三）「鳥獸花背圓鏡」重四十三斤八兩，徑一尺五寸五分。（四）「鳥獸花背八角鏡」則重至四十八斤八兩，徑二尺一寸七分，洵爲鏡鑑中之巨擘！

注四三：東大寺續要錄：「寬喜二年（西元一二三〇）十月二十七日，有盜竊御鏡入京都，欲沽不售，悉毀棄之。鞫訊得實，因收而還納。」

「棚外」（西南北三棚外之一棚）有「御袈裟」九點，聖武天皇御物。九件悉納一玻璃匣中，吾人所能觀覽者，僅最上層之「九條刺納樹皮色袈裟。」此件以雜色各種綾錦綴成文樣，橫爲九條，色彩有如樹皮，故名。按「刺納」當作「納刺，」急就篇顏注：「納刺謂之紩。」說文紩縫也。於義爲當。檢東大寺獻物帳，卽作「納刺」未誤。「七條織成樹皮色袈裟，」亦九件之一。「織成」爲古錦之一種，見於後漢書輿服志，（注四四）西京雜記，亦有「織成」「織成襦裳」之目。（注四五）降至唐代益盛，如「五色織成背子」（注四六）「織成褥段」之咏，見於老杜集中。（注四七）明皇亦有賜安祿山「織成」之品。（注四八）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織成並別立一類，尤可見當時之盛。斯物詮釋，言人人殊。如日本大村西崖氏則謂：「織成錦卽宋代所謂之刻絲」（注四九）而吾國朱桂辛氏乃謂：「刻絲與織成，近代美術家謂爲今古之別；然自工作及物質言之，是一是二，尙待論定。」（注五〇）朱氏精於絲綉鑒賞，刻絲，織成，不漫爲詮定，頗可注意。朱氏絲綉筆記卷下又引英和恩福堂筆記云：「于文襄嘗語同列云：所謂緙絲者，乃用之於册頁手卷，不聞施之於衣。蓋往時朝衣蟒袍皆織成，豈獨無緙絲，卽顧綉亦後來踵事也。」按語云：「此條於織成緙絲之區別，雖甚淺近，卻至明晰。」正倉院之織成卽用於袈裟，亦屬衣類物品，可爲于文襄公之言作一旁證。一說「織成樹皮色袈裟，」見於東大寺獻物帳。所書乃「綴

織」（卽吾國之刻絲）（注五一）按刻絲之法始於宋，莊季裕雞肋編記其法頗詳。（注五二）唐代止有織成之名而未見刻絲，明石染人氏之言，恐未足信。一金銀鈿裝唐太刀，」刃長天平尺二尺六寸四分，鋒兩刃刀身微曲而非劍。所謂「唐太刀」者，卽純粹唐式之大刀，以別於另外所仿之一唐樣太刀」而言。日本刀劍鑒藏家關保之助氏云「唐太刀之特徵，惟在其鐔。（卽劍鼻）此式之太刀與我國固有之太刀，其相差之點，主要卽在鐔之不同，此因兩國國民刀劍使用法不同所致。我國刀劍，專用以斬伐，互擊之際，爲防敵刀下斬，故置大鐔。然華人刀劍，以刺殺爲主，其鐔爲用，與其謂爲護拳，勿寧謂爲刺殺之際恐防手滑傷指而設。華人因稱其名爲劍鼻。蓋刀身與柄之間，雖設同樣之物，爲用不同，故其形亦異。正倉院式之鐔，用硬玉製成者，僅此一件，在中倉階上琉璃製器皿中陳列云。……」（注五三）此刀鮫皮柄，鞘身有一末金縷」文樣。一末金縷」者，於漆面播金屑，磨而現其文樣，卽今日本「蒔繪」之所由昉。柄鞘均有金銀鏤空飾品，並嵌珠玉瑟瑟（注五四）之屬，最爲名貴。「花氈」爲各色文樣之毛氈。原田淑人氏云：「唐有白氈緋氈花氈，正倉院多傳花者。爲氈，染毛而後織。」（注五五）所陳凡三十一床，重疊不得盡見。僅記其一，作蓮華形大圓花紋，以八花組成，配以珍草色彩僅褐藍白三色，妙在以藍色暈成大圓花紋，極盡洗練之致。

注四四：後漢書卷二九輿服志：「衣裳玉佩備章采乘輿刺史公侯九卿以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引續漢書輿服志：「虎賁武綺皆鷃冠虎文章文襄邑歲獻織成虎文。」

注四五：西京雜記卷一：「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宛轉絲繩係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及卽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笥盛之，緘以戚里織成，一曰斜文錦。」又同書卷一「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昭儀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上禭三十五條，以陳踊躍之心，內有織成上襦織成下裳。」

注四六：中華古今注卷中：「天寶年中，西川貢五色織成背子。玄宗詔曰：觀此一服，費用百金，其往金玉珍異并不許貢。」

注四七：杜工部集卷五，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云：「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逶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

注四八：姚汝能安祿山事跡卷上。

注四九：見大村西崖，田邊孝次共撰：東洋美術史上卷。

注五〇：朱啟鈐：絲綉筆記卷下，辨物二。

注五一：同書卷上引日本明石染人論明刻絲仕女花卉圖，有云：「綴織之名，爲日本後世人所命，在中國則稱之爲刻絲。正倉院所存有綴織，非古人夢想所及，近代之收穫，如聖武上皇供御之織成樹皮色袈裟，見於東大寺獻物帳所書，乃綴織也。……」

注五二：莊季裕雞肋編：「定州織刻絲，不同。大機，以熟色絲錦經於木梆上，隨所欲作花草禽獸狀，而小梭，織緯時，先疏其處，方以雜色綫，綴於經緯之上，合以成文以相連承，望空視之，如雕鏤之象，故名刻絲。」（順治刊說郛本）

注五三：關保之助：正倉院之刀劍（東洋美術特輯：正倉院之研究）

注五四：方以智通雅卷四八：「瑟瑟，碧珠也……有三種。寶石如珠，眞者透碧，番燒者圓而明。」正倉院嵌刀者，圓而明，殆爲番燒者歟？唐代最流行，見明皇雜錄，太眞外傳。

注五五：見原田淑人：從考古學上觀察中日古文化之關係（泉壽譯叢本）

（未完）

岳忠武奏草真蹟（請參閱本期銅版紙）

嚴曉聲

民族英雄宋名將岳飛以紹興十一年被秦檜冒十二道金牌，殺害於風波亭。至嘉泰三年，公孫珂始編刊家集，此時距公之逝，已歷高、孝、光、甯四朝，隔六十餘年。方其被罪，家族流嶺南，財產亦被籍沒，故手澤散亡，珂編序，稱其父霖搜訪舊聞，參稽同異，或得於故吏之所錄，或傳於遺毫之所存，蓋珂當時，亦未見忠武之墨蹟也。忠武奏草眞蹟，計留九頁，稿尾蓋梁興書印，想此稿當時與從公軍中得之，流傳至今，間曾迭次遭火，幸未殃及。余此次得觀，既幸眼福不淺，又嘆文字書法之偉壯雄健，實爲罕見，故特將原稿一幅寄刊，以資世之景仰忠武者，讀其文稍得慰藉，而値玆中華板蕩之際，亦希忠武之靈，振吾民族之精神也。

附南京上皇帝書全文

陛下已登大寶，黎元有歸，社稷有主，已足以伐敵人之謀（家集敵作虜）而勤王御營之師日集，兵勢漸盛，彼方謂吾素弱，未必能敵，正宜乘其怠而擊之，而李綱、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　陛下之意，恢復故疆，迎還　二聖，奉車駕日益南，又令長安、維揚、襄陽、準備巡幸，有苟安之漸，無遠大之略，恐不足以係中原之望，雖使將帥之臣戮力於外，終亡成功。爲今之計，莫若請　車駕還京，罷三州巡幸之詔，乘　二聖蒙塵未久，敵壘未固之際（按公孫珂所編行實「敵壘」作「虜穴」）親帥六軍，迤邐北渡，則　天威所臨，將帥一心，士卒作氣，中原之地，指期可復矣。（家集無矣字）



游醉翁亭

盛成

寒食前一日，我們在白下吳宮食堂花園茶廳中，計劃作清明節的旅行。座中有徐悲鴻方令孺黃顯之鄭堅及丁玲女士。遂決定往滁州去，游覽醉翁亭。決議之後，顯之想起清明前一日的姜詠洪先生公祭，不克同行；丁玲女士也因故，不能渡江。

翌晨，方令孺徐悲鴻鄭成武及余夫婦等四人，乘車出城。到興中門外江邊津浦鐵路新輪渡碼頭，買下關到滁州來回游覽票。乘八點鐘船，過江，搭八點三十分專車啓程。過烏衣，西望羣峯，瑯琊隱約可見。十時許，抵滁州。出站，僱人力車二輛。穿過隧橋沿大街進東門。沿城左轉出南門，城中有河，稱爲山河。又有磚塔三四座，南門上相傳有柴王墓，未及往。

出城過大橋，卽至去豐樂亭與龍池岔道，越過山腰，見道旁有小池。題曰紫薇泉，水中有綠藻，色與初黃之柳，在春光中彼此相映媚。宋呂元中曾有釀泉記：「歐陽文忠公，以右正言知制誥，謫守滁上。明年得釀泉於醉翁亭之東南隅。一日會僚屬於州廨，有以新茶獻者，公勅吏汲泉，未至而汲者仆，出水且盡，後期，遂酌它泉以進。而公已知其非釀泉，窮問之，得紫薇泉於幽谷下。文忠博學多識，而又好奇。既得是泉，乃作亭以臨泉上，名之曰豐樂。當時名公宿儒，皆爲賦詩，以紀其事，由是紫薇泉始盛聞於天下。今帖所稱酒名，豈非『滁陽宮釀』耶？」這池泉水，還有這樣一段的掌故：它是因爲歐陽公要喝好茶，汲水的人，先足掉下釀泉，非李代桃僵不可，這才發現紫薇泉。由泉而後有豐樂亭，由泉而後有滁陽宮釀酒。上坡竹樹林中，卽是豐樂亭。進門左有蘇東坡寫其師歐陽永叔作豐樂亭記。可惜原刻碑石早毀，此乃翻板。

由側門出沿山腰而行，巖上有詩一首爲京山馬乾元作，末句云：「風流人已遠，同樂到于今。」惜字跡模糊，不能窺其全壁。下坡有津浦路運石子支道，地爲石子山。山頭有農夫操作，對我歷述荒年之苦；對面山廟中的道士，因爲沒有香火，去了五年，還不見回來。下山卽到龍池潭中有五石柱，六角形。四隅高出，當爲樓的石礎。老

道告我說是明太祖初期的皇宮東南有馬皇后梳粧台。這個老道托着缽，手中拿着蠟燭和火柴，以備遊人到池左磚洞中去用的。他就住在山上朝陽洞中靠遊客生活的。其實這並非皇宮，乃古柏子龍潭廟遺址，歐陽公曾有賽龍文，明太祖曾來求過雨的。由龍池到醉翁亭大道，必須經過產銅礦的區域，及第五林場。老杏成列，春煖花開。右轉上大道，道旁有一石像，俯臥地下，背上有新安潘寶謙題「一醉千秋。」我們齊呼醉鬼萬歲！

「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去年旱，前年更旱，雖有釀泉，不聞潺潺底水聲。道旁有樵夫，各挑了一擔雜草進城去賣，賣得上價也不過八九百文至一千文。一家七口或八九口，就靠這一擔柴生活。天下雨，人家不買濕柴，賤賣都賣不出去。他們都是山東臨沂縣人，因為天下多事，水旱連年，十幾年前，就南來逃荒的。滁州本地人又到甚麼地方去逃荒呢？到上海去，到南京去。男的拉車女作僕，鄉村的人，逃到都市裏，逃到租界內，受了文明的洗禮，回家也過不慣哪！這是今日嚴重而難解決的一個基本問題。

前行過薛老橋，跨釀泉兩岸，橋由山石堆成，極富於田舍風味。過橋即一土地祠，為中國宮殿式之雛型，兩旁有壁畫：一為行吟樵夫，一為金蟾劉海。門上有聯云「肯與鄰翁相對飲，卻尋田叟問耕耘。」走上不幾步，我們就到醉翁亭了。

× × × ×

醉翁亭當明朝文徵明來遊時：「亭已圮一角，東西壁盡塌，蕭然幾于草墟矣，相顧歎息而去。」現在的醉翁亭，可以住人。可惜太像一座城市亭園！翼然臨於泉上的醉翁亭，面前有壁，壁外又有圍牆，不但看不見泉，而且也聽不到潺潺的水聲。圍牆之內，重疊着許多建築，還夾雜着一些與環境矛盾的佈置，以至於歐蘇遺跡，皆為俗氛所蔽翳，我與悲鴻也只得相顧歎息而去。

由亭西行上坡前，有新建山門，上書「蔚然深秀。」由山腰東轉，有舍利石塔一座，兩峯之間，又有新建之「峯回路轉」碉樓一座。門內有賣「滁山貢菊」的小商人代賣五香雞蛋及水果。旋轉前進，由東向西，野花亂放，幽雅芬芳，草色欲滴，春光旖旎，鄭堅在林木中摘下一枝綠藤，繞在頭上，叫我代她攝加冕的影子。再前行不及一里，馬路不通，乘車者下車，步行上山，進山門為一大院落，右轉進門額上有九峯瑯琊敕建「開化律寺」石匾，明萬曆己亥夏重建，清嘉慶丙子秋皓清募修。門上有聯云「東晉留千秋遺蹟，南譙第一座名山。」寺在瑯琊山中最深處，山以晉元帝為瑯琊王而得名。進山門，左為一大院，西有新建之大雄寶殿，院中有明月池，池上有橋，但不見吳道子畫觀音須菩提像，反而豐樂亭中有此翻刻。休息於明月觀，對面石崖上有許多題名，迎春柳陰之下，有「民國六年丁巳十一月桐城施從濱率師赴贛道經南譙攬轡登山勒石以誌。」我們在孝女施劍翹殺死孫傳芳的明年，看見這塊石刻，自然發生

不少感想。

東角有池，題名濯纓，忽然令我想起近人的近作：「茂林修竹似蘭亭，縱使無泉亦足名，冷暖自知言說廢，出山常是濯纓清。」濯纓泉上。坐着悲鴻與達修，一個在生命苦痛之中，一個在生命鬥爭之外。一個兩手如拳，一個念珠在握。一個度着流落生涯，一個苦修三十年。一個說弄得我苦極了，一個念阿爾陀佛唉！還有鵠立似觀音的方令孺，影子射在「濯纓」二字上面。迎春柳黃花映在夕陽中，我希望牡丹早放，好告訴我花根下面有否庶子泉？當初李幼鄉做右庶子官領滁州太守的時候，「饑者粒，流者召，乃至無訟以聽。」所以老百姓愛飲庶子泉，關于庶子泉的銘篆詩畫，一切的一切，皆爲世所寶。到了歐陽公愛民如子，不讓前人，他說：「慶曆五年，余自河北都轉運使貶滁陽屬，至陽冰刻石處，未嘗不徘徊其下。庶子泉昔爲流谿，今山僧填爲平地，起屋於其上。問其泉，則指一大井曰：此庶子泉也！可不惜哉？」唉！太可惜了！

× × × ×

瑯琊山上開化寺中明月觀，假如沒有明月，那眞是恨事！前年大旱，去年大水，今年又鬧春寒，簡直是雪上加霜，一片荒荒！牡丹花放不出來，只有山蘭在這長期歲寒中掙扎着。梅花的抵抗精神，正在偶爾清和的時候表演着。常寬和尙領導我們上山去遊祇園及新建之藏經樓，內藏班禪所贈法寶，及戴傳賢贈經兩櫥。登樓遠眺，天晴可望六合諸山，並可見開化寺座在山谷深處如在瑯琊懷抱中。下樓出圓門，左轉西上階出門，爲一大石洞名雪鴻洞，崇禎甲戌菊月北海仇維楨題，宋大斗曾研易其中，洞闊兩室許，中有一穴，深不可測。壁上名人題識極多，有新刻「南無阿彌陀佛」六大字，據僧云爲宋太祖手書，某君攜來搨本而翻刻於此。悟經臺，卽在洞之上左。爲明張方平寫三生經處，萬曆四十年劉日升爲之築臺。再上爲清風亭遺址，亭西有歸雲洞，內有石碑，字跡因前面有岩石保護極清楚。宋英宗治平二年四月八日，杜符卿者爲上詮長老書。洞外有磐石，似圓桌面。

再前爲石上松，一檜從石隙間長出，已千餘年，還是小樹。中國常誤認檜爲松，如南京梅庵之六朝松。照爾雅上說「檜柏葉松身」。葉尖硬如柏葉，幹粗裂如松身。檜年比松老，不易腐化，曲阜尙留有孔子手植檜。這顆石中檜，假如不受人的摧殘，其壽命當十倍於開化古寺。檜居榆林之中，有青皮榆糙皮榆，更有榆根，深入石中，亦可見生物在自然界與石頭的大門爭。岩石上紅白的斑點，就是藻菌共生底地衣。地衣是生物界開闢非生物界的先鋒。點水不潤的頑石上，地衣能同它接觸，使它侵蝕而軟化。地衣的遺骸上，可以生長其他的生物。這一座岩石的瑯琊山，如今有幾尺厚的腐埴土，無疑的，蓋著無量數的地衣，及其它生物的尸骸。在這些墳墓裏，長出瑞香花，黃色管狀。廣姑花爲百合科植物，白瓣綠萼。野丁香俗名老鼠

花，紫色。春鵑，豆科植物。野櫻花皆最美，大戟科的槲毒爲最多。

由石上松至皓清塔。皓清爲復興開化寺之一人，嘉慶二十一年來修古寺，道光七年圓寂，居山十一年，將開化禪寺改爲開化律寺，寺之創始在唐代宗大曆時代，法琛始建開化禪院，留大曆井，獨孤及曾爲之序。後來韋應物做滁州太守，嘗和標禪唱和，留有「隱居西石室，月照山蒼然」之句。以後有覺禪領五百梵僧，住開化禪寺。宋代有智仙代歐陽修作醉翁亭。又崇定得佛舍利六百枚，建舍利塔四十九座於道旁。元季兵燹，毀爲丘墟。明太祖洪武六年，紹寧復拓故址，孝宗弘治四年，文徵明遊瑯琊山時，「敗毀更甚，唯山上下宋元人遊歷名記，剝落之餘，尚隱隱數百處。」一直到皓清來主瑯琊，規模復備。其徒有一「摩訶和尚」口鈍腦拙，不能念阿彌陀佛，只知念「摩訶。」常其師遠出廣東募化的時候，他無以爲食，煮石以爲食，因而得道，至今仍留有摩訶鍋於岩壁間云，妙事！妙事！

咸豐洪楊兵亂，復興事業又被烽火毀去。直至光緒二十八年，達修來住開化寺。他來時僅有無梁殿一楹，山上下不見森林蹤跡，達修敝衣惡食，慘淡經營，種樹造屋。于今可三十五年，新建大雄寶殿藏經樓明月觀祇園僧寮客堂，規模大備，皓清有知，眞可大慰！中華民族要人人能學達修和尚，三十年後，中國一定多長許多森林，多添許多建設。

下皓清塔，往無梁殿。此僅爲洪楊所未燬者。如據古今圖書集成所載：「玉皇殿在城西南十里瑯琊山不知何年創建，梁柱皆以磚石爲之，規制巍然，爲諸殿冠，萬曆間，增設天門三層，其第一層今僅存址。」這座無梁殿，老而不死，巍然獨存。其建築亦甚古怪，與古羅馬之廟堂相類似。古羅馬之廟堂，爲三穹一廊，狀有脊穹，有左右兩側穹，脊穹深處爲祭台，對祭台而開正門，進門有門廊。初期基督教堂仍保守此型式。復後於三穹之旁，加左右臂穹，使成十字形。由單十字而變成複十字，遂爲以後教堂之典型。這座玉皇殿建築與古羅馬廟堂及初期基督教堂相彷彿，三穹一廊。其不同處，與其廊在穹端，此處廊在外側穹之左變成又一外橫側穹，其所以變成外側穹之理由，因爲玉皇的祭台及神龕，均在內側穹之中央。與羅馬不同的，祭台不在直的方向，不在正穹之一端，而在橫的方面，在一側穹之中央。磚砌之柱，酷似哥德式建築，十字形，在九十度直角之內有兩個近四十五度的銳角，正殿供有磚柱四根，凹進壁龕之半磚柱又四根。門廊建築較正殿繁複，廊柱四根橫列，十字形，大直角內包一小直角，比殿柱較簡單，廊穹兩端，無裝飾物，穹之中部疊置如卷形，斗拱爲一斗二升，約當柱全部五分之一。庭院中有石天香爐一座，四面有石格子，下部四週石上皆有浮影，西面之一對飛馬，海上躡空，神乎其神。考滁州志云：「層台殿宇，高矗雲霄，大江南北，稱巨觀云。今重修。」中國的無梁殿多爲明代物，且係層樓式。若以石香爐上之浮彫及石格子看來，好像唐以前的作品。門外漢將這

個問題只得質之於中國建築專家。

× × × ×

晚上的明月，實在好看！悲鴻畫了「石上松」與「老鷹」之後，建修攜出許多古畫來請教。我戲說道「山僧出古畫。」方令孺接道：「明月照高巖。」悲鴻道：「清游與無極，」達修結出第四句：「一夕有前緣。」到大殿前明月池橋上望月，形影相依，名實俱在。上殿往祇園席磐石上，常寬知我爲歐陽竟無先生之門人，求我說法。噯！我如能說法，頑石自點頭。不過明月也說法，清風也說法，山蘭也說法，拔一切苦，得究竟樂。如今是拔亡國苦得自主樂。眼見這瑯琊山月，要變成關山月，月雖皓潔，當有隔江之明。登藏經樓再望月，一望一悲聲斷絕，月呀月！到無梁殿，松間偶露絲絲殘缺，這眞是相思情切。各人望月情緒不同，悲鴻向西方望，方令孺向東方望，鄭堅向南方望，她不放心保羅與碧西，我向北方望，常寬師獨向上望着北極星，那是不同的標準。也是各種動向底起點。

第二天早起，卽隨常寬和尙出寺登山，一步一步爬上山頂，抵南山門。遠望太平府諸山，層峯重疊，東上爲天后宮遺址，地名娘娘頂。現在道家勢衰，佛教勢長，已改成觀音頂，不久將建觀音堂於其上。我們忙到殘礎之下，去摩挲舊碑，識別爲瑯琊「諸隱君植木記」爲明石巫撰，是一篇極好的造林文章：

「天地間山水，一而已，然有幸不幸焉，人爲之也。其在中州大邦者，高人逸客，相與種樹植木，培護愛養，遂致桃李成蹊，松柏凌漢，足以壯山之奇歟？而文家墨士，因以輪蹄絡繹，爭觀其勝，而題其美，固幸甚矣乎？其有遠於荒陬僻嵩者，登臨罕及，種植弗加，間雖自有生息，亦不過爲樵夫牧豎之所踐伐，而人卒以濯濯爲山病焉，其不幸亦甚矣乎？吾滁山水名天下，而瑯琊爲最。其間羣峯起伏，澗壁盤旋，不知其凡幾矣。若夫有色交翠，有影交輝，或清颸送涼，或濃陰生寂，則皆喬木佳林森秀中外也。不爾，則孤高光潔，其不以濯濯棄瑯琊者幾希！余自解組歸田，尋盟山水；近獨喜瑯琊松植之盛。一望如雲，而峯巒因以增美。至於種植所自，竟不知其爲誰何已？昨郡中待價庠元景歐秦友遇余而言曰：「里有劉君大德萬君鈞者，素以善行著聞，曾於萬曆乙亥，共植松千株，於瑯琊之山，今皆挺然成茂林矣。人之欣羡而歸功者翕焉，請先生一言爲記。」余曰：「噫嘻！人之欣羡，其卽余之所欣羡者歟？竊以是深爲瑯琊幸也！而况諸君之善行表表，尤、足以衍慶於無窮者、山靈其將有永祐乎！遂爲之記。」

我在鈔這一篇小品文章時，悲鴻把他胸中的塊壘，向太太們吐了出來，灑在粉紅的野櫻花上，但聽常寬和尙坐在石臺上面對着幽谷深淵，口中高唱藥師讚，他可憐天下人，同情苦海中人，要代他們消災，要代他們救難。這種古東方的祈禱聲，在這無情世界，得否一個回音。

登北山頂一窮瑯琊之究竟。最高峯上最高風，荊棘與頑石，畢竟能抵抗到底。過小村，茅屋三四椽，鬧化寺佃戶之居室，不及山下寺遠矣！下山騎驢進城，過釀泉時，太太們要多坐一刻。我們到城內

中心橋大街傳同興酒館痛飲「滁陽官釀」的江米酒，飽啖烏背金鱗的「孟公壩鯽魚」長一尺，重斤半，與六合「龍池鯽魚」一百里之間，遙遙媲美。

宋濂說：「世間奇嵐如瑯琊者何限，第以處偏州下邑無名勝。士如秀卿者黼黻之，故潛伏而無聞耳，且幼卿固能使瑯琊聞於一方，自非歐陽公之文，安足以達於天下。」歐陽公那篇醉翁亭記，代表道德文章，才能把我們引到這個挺然成林。達修和尚三十年來植木的結果，白璽再生，當必寫一篇達修上人植木記也。

瀛聞錄趣

藍

埃及 Beni Souef 地方有一女子，最近因欲選擇一合意丈夫，特印就一種自我宣傳之傳單，佇立街頭，遇有美貌青年經過，即向其分散。致接得此項傳單之青年，反覺手足無措，進退兩難。傳單上詞句，大意是：『茲有一身家清白之女子，生於埃及之 Mehalla El Kobra 地方，現年三十五歲，擁有相當財產。因已於三月前離婚，故現欲徵求一誠實清白之男子爲夫。』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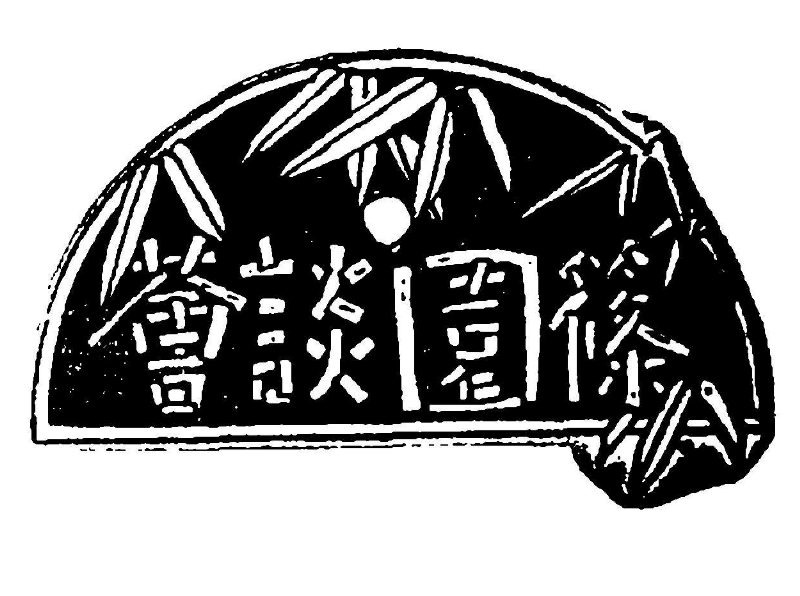
波蘭之 Odria 地方，有鐵橋一座，忽被賊竊去，一時傳爲奇談。據調查後，始知此輩竊橋賊，曾費兩日工夫，從事拆毀工作。當時鎮內居民，皆誤認彼等爲修理鐵橋工人，故無人注意。迨至第二日晚，橋忽不翼而飛，衆始大起恐慌。現警局方面，尚未查得頭緒。

× × × × × × × ×

印度之 Cawnpore 地方，有一居民，一日忽失竊一萬盧比（約合七百七十鎊）。經詳細查勘，始知爲一猴子竊去。緣失主錢票，藏於一袋中，放置屋內，猴由窗口樹上爬入，負袋而去。雖經警察竭力偵緝，迄未查獲。失主原擬以此款購一新居，今既被竊，祇得自嘆命薄也。

× × × × × × × ×

日內瓦附近之 Morges 地方，有一農人，以三鎊五先令代價，由拍賣廠購得一舊書桌，攜之以歸。事隔多日，忽發現桌之背面，尚有一抽屜，啟視，內有六百鎊之銀行支票一張。農人即以之呈於警局，惟究屬何人所有，警局亦無法調查，遂判令該款爲農人所有。



記陳炳焜

篠園

余既爲文以記陸榮廷矣，客有告余陸氏生平兩大事蹟，一爲丙辰（民五）春間之附義反袁，一爲丁巳（民六）夏間之護法自主，其運籌帷幄，皆以陳炳焜之力居多，是陳顧又不可以不記者。

陳炳焜，字舜卿，廣西馬平縣（舊柳州府之首縣）人。微時爲蘇元春之戈什哈。（戈什哈，滿洲語也，即隨從兵，）陸投誠時，陳與有力，說詳余記陸榮廷文中。自是而後，陸與陳譚（浩明）及林紹斐（字竹君，廣東梅縣人，蘇元春部下哨書出身，陸投誠時，與陳同執紹介之役，）等四人結盟爲弟昆，林最長，陸次之，陳譚又次之。丁未鎮南關之役。陸官參將，幫統邊防軍十三營，陳官千總，隸陸麾下，駐守左右輔山一帶，右輔山礮臺，爲革黨佔領，清廷電詢何人防地，桂撫張鳴岐以陳炳焜對，奉旨軍前正法，張撫飭下太平思順道龍濟光執行。陸譚林等長跪龍前，爲陳乞命，請予限收復，如不復者，願就駢戮，不忍獨坐炳焜一人。龍哀其情而壯其義，爲之轉稟張撫，張撫以聞諸朝，得旨勒限七日收復。果如限而逐退革黨，收復右輔山，陳遂以功擢兩階爲都司。此陳奮跡之始也。

迨入民國，陸官都督，從龍之彥，輩行尊而復相亞匹者，自惟陳譚林三人，一文兩武，比肩事主，猶之關張諸葛之於劉備焉。而如莫榮新林俊廷韋榮昌（林韋後均官至鎮守使）輩則等而下之，如趙子龍馬孟起黃漢升也。維時林首先任都督府參謀長，一度兼攝民政長。（熊希齡內閣秉政之始，進步黨人曾推薦韋紹皋內任爲民政長，到任月餘，不見容於陸氏，悄然而去，陸遂以林兼攝民政長，而熊迄不任命，袁爲顧全熊陸兩方面子計，持韋林併去主義，另問人

於陸陸乃以張鳴岐對，於是民二之冬，熊內閣任張爲民政長以代章焉，此問題乃告一段落，）譚則以陸妻弟故，隨陸駐南寧爲第二師師長。（自陸爲都督後，已將省會移至南寧，爲接近其武鳴故鄉也，）陳則以籍隸柳州，與桂林爲毗鄰，語言洽習，情形熟悉，故駐桂林爲第一師師長。

張鳴岐之民政長，（旋改巡按使）於甲寅（民三）春初抵任。陸譚林等，以舊屬故，均執禮甚恭，沿用前稱，尊之爲大帥。惟陳則獨與張避面，半年餘不來省，陸屢促之，旣至省，亦不詣張。陸詢其故、陳曰，吾欲列隊武裝往，看其尙能殺吾否，蓋猶有憾於丁未之役，張曾傳達軍前正法之諭旨也。陸笑解之，挽其袂以往見張。然陳仍不隨陸稱張爲大帥，僅以按臺呼張，（以其爲巡按使也、）擬此新稱，頗爲奇特。張知其不易與，遂約爲兄弟，邀陸譚亦加入焉。（林以無兵柄不與）張兄事陸陳，而弟畜譚，陳漸亦與張融洽，於此足覘陳之器度一斑矣，

自是而後，陳益夜郎自大，視同儕如無物。會有馬濟者，陸之義子，隸都督府爲陸司軍需，有寵於陸，其人亦自命不凡，（馬於桂派失敗後，投張宗昌，爲其下所殺，）平時卽睥睨林之參謀長，不受其節度。林柄政久，又漸形驕倨，有子某，任講武堂職，行檢復多不僅，林不知約束，反迴護之，陸所不喜，由是信任日衰，讒言得乘虛而入。而陳馬等則結託日深。無何陸卽開去林之參謀長，出爲桂平鎭守使，不數月，又奪其鎭守使，送京覲見，密請諸袁，調任他省，袁無以應之，僅於將軍府位置以參軍焉，林自此終老京華，不復與聞桂政，陸林三十載患難之交，卽一旦斬絕，此乙卯（民四）夏間事也。

維時陸之幹部，其資格最高者，唯陳與譚耳。譚長厚，無競爭心，獨任陳一人以專恣。惟林於鬱鬱居京後，回思所以去桂之內幕，不免懟陳。嘗於袁（世凱）前短陳，謂陳跋扈，非新主之資。袁用是疑陳，而陳亦稍稍聞之。（微聞袁以林語告莊蘊寬，而莊偶洩之於陸，故陳得悉之也，此節於桂系之反袁至有關係，）是年之秋，卽帝制議起。陳自知已見擯於袁，而復欲擬生新局面，推進陸氏一步，已得遂其水長船高之計，未幾寧武莊密議，決策反袁，陳爲最力。（聞首先附和者卽馬濟餘人惟唯唯而已）夫非無以致之，足見天下事不盡如此簡單者已。（未完）

新著介紹

一本值得介紹的農村工業調查

鄭林莊

定縣農村工業調查（附統計圖一冊）　張世文著
正文四八〇一頁附錄八頁
統計表一一五張　統計圖二四幅　照片一二八幀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發行　民國廿五年二月初版
每部平裝定價一元五角　精裝二元

在中國調查資料還似乎多少有點，而實在十分毛荒的今日，張世文先生著的定縣農村工業調查委實稱得起一本巨著；然而不幸得很，也正是今日調查材料實在十分毛荒而似乎還多少有點的中國，張先生這本巨著還沒有得到它應得的評價。

我本也是農村工業主張者的一員，為「避嫌」起見，實不應為此書說話。但是，自這本書付梓問世之後，到現在也有兩三個月了，它還未得到注意。所以我委實忍不住不為它吹噓（？）幾句。

這本書的內容，正如它的題目，是描述定縣的農村工業的情形的一本調查材料。張先生把農村工業分成兩種：一種是家庭工業，一種是作坊工業。他又把整個調查分做兩面：一面是概況的調查，以村為單位，一面是詳細的調查，以家為單位。調查所及的地域有定縣城關及境內的四百五十三個村莊；所及的工業，在家庭工業中有五十六種，在作坊工業中有四十二種，各分為紡織，編織，食品，木工，化學，鐵工及雜工業等類。張先生是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定縣實驗區調查股的幹事，該股曾對定縣作過各方面的調查，對鄉民曾有很好的調查訓練，張先生在這種環境下工作，當然有許多利便。然而即使如此，張先生和他的合作者還用了四整年的時間（由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三年）來完成這個調查，又用了一年多的時間來整理材料和起草全書。此書的巨大自然是預料之中，而張先生的「不求急功，實事求事」的態度，尤值得我們欽佩和效法。

此書的編排分做兩部。第一部是全書的摘要，對於定縣農村工業的歷史，分佈，原料，勞工，製造方法，工業制度，運銷情形和捐稅狀況都有個簡略述說，最後更附上作者個人的意見，稱為「結論與建議」一個空閒無多祇求略知大意的讀者，讀過這一部分也就夠了。不過本書的價值還在後面一部。這一部又分為三卷：第一卷是定縣家庭工業的概況調查，第二卷是定縣作坊工業調查，第

三卷是定縣六村家庭工業詳細調查。在這一部分裏作者把每種工業的發展經過，生產方法，生產工具，從業人數，運銷情形，和現況，都有詳細的報告。在我們這些對於農村工業有興趣的人，這一部分自然值得注意，就是那些不相信農村工業能對農村復興有什麽幫忙的人，至少對本書在於我國農村經濟的實質及經濟史的發現上，是值得一讀的。

張先生這本著作，無疑地，對於我國正在努力的鄉村建設運動有很大的貢獻。對於農村工業的看法現在顯然分成兩派：一派認爲農村工業是今日的新工業革命，也是中國鄉村建設的一個重要途徑；一派認爲農村工業已是腐舊的了，將來經濟制度之中祇有城市工業的地位，絕不會讓農村工業抬頭。爲明瞭對於農村工業的意見，我認爲讀者用些功夫去詳細讀讀陶孟和與李景漢兩位先生爲本書寫的兩篇序，也是值得的。據我看，這兩派的觀察的樂觀和悲觀都有些過度。我們不要認定現存的農村工業就是理想的農村工業，同時我們也絕不可以以爲把現有的農村工業整頓起來，就能夠達到復興農村的目的。農村工業之能完成它的大的任務，是在它換上新的內容時。然而要去換它的內容，則非先對它的現在的內容有了明瞭不可。張先生這本書就正是發現農村工業現在的內容的書，張先生的工作就是此種工作的先鋒。定縣的情形容或可以代表華北農村的狀況，它絕不能代表其他地方的狀況，所以我們尤其希望將來在各區都有同樣的報告，而這些報告也能和張先生的成績一樣充實，仔細，逼眞。有了許多眞實的發現之後，更大的計劃就可以產生，農村工業的陣容當然也可以堅固起來了！

然而，農村工業的研究絕不止於此。我們不但要研究農村工業的一般的和平面的狀況，還要提出它的個別的問題——如組織問題和技術問題——作個縱的研究；我們不但要研究它自身的問題，還要研究它與別的經濟現象的關係——如農村工業與整個農村經濟的關係，農村工業與城市工業的關係等。張先生這本書當然不是研究這些問題的。

末了，我要聲明：我並不是有意爲張先生作義務廣告。因爲書錢是歸平民教育促進會，而不歸張先生拿。平教會是建設鄉村的機關，我們都有贊助的義務。假如我們的書買寃枉了，而這兩塊錢用去的價值至少比買上兩條獎劵來得高！



乙亥叢編中的史料

李鼎芳

乙亥叢編是王大隆君所編。王君是一位目錄學者，收藏古書很多，他又喜歡翻印或刊印世間罕傳的秘本和未刻的鈔本來供給學者們。乙亥叢編就是他在去年編集刊行的。

這書包括有：鄭易馬氏學（陶方琦，）倭情考略（明郭光復，）姑蘇名賢後紀（褚亨奭，）寒山誌傳（明趙宧光等，）夢盦居士自編年譜（程庭鷺，）鄭桐庵筆記（明鄭敷敎，）吳乘竊筆（明許元溥，）春樹閒鈔（顧嗣立，）音匏隨筆（曹楙堅，）窳櫎日記鈔（周星詒，）榮祭酒遺文（元榮肇，）遂初堂集外詩文稿（潘耒，）三百堂文集（陳奐，）蕉雲遺詩（湯潮，）東陵紀事詩（陳毅，）霜厓讀畫錄（吳梅，）等十六種書，都是文史兩方面有用的材料；尤其是這裏面幾種筆記是我們所該翻閱參考的。

譬如明許元溥（字孟良）的吳乘竊筆一書。它裏面改證舊聞，有裨志乘諸條，錢熙祚刊這書在指海的跋裏面已經說得很詳細；但是我們現在該特別注意的，它裏面記載有一篇明太祖的詔書，許氏記着說：

余族多世居平江之汲水橋，國初尤盛。至今猶家藏一帖，上有璽一顆，又半顆。文曰：戶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欽奉聖旨，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戶口不明白。俚教中書省置下天下戶口的勘，今文簿戶帖，你每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寫着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眞著，那與百姓一箇戶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來了。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縣裏下著遶地裏去點戶比勘合，比著的便是好百姓；比不著的便拏來做軍。比到其間有司官吏隱藏了的，將那有司官吏處斬；百姓每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過，拏來做軍。欽此。除欽遵外，今給半印勘合戶帖，付本戶收執者。洪武四年月日。接讀此知高皇不從用法之嚴，安民至意何等明白曉暢（下略）

按明史太祖本紀云：

洪武三年十一月辛亥，詔戶部置戶籍戶帖，歲計登耗以聞。著爲令。

所說的當然就是這詔書了，像這樣的詔文是我們很少見到的，世人說明太祖粗樸不文，和漢高祖相像，從這裏正可以看到。

又如清兵入關的時候，恣意屠殺漢人，書本上很有記着的。明鄭敷敎（字士敬）的鄭桐庵筆記，雖然偏多奇誕的故事，也有幾條記着關於清兵的史事。有一條說：

暨村蔣長之女，嫁南村王氏。年十七，有殊色。丙戌（按：順治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清兵過南村，屠戮甚慘。執其女將汚之，女駡詈不從，二兵盡剝其衣，以刃當腹曰，若不從者視此刃。女陡起觸刃而死，五臟皆見。

又一條說：

陳溪朱長庚，崑庠生。乙酉年（按：順治二年）虜兵至陳溪，長庚與妻周氏俱被執，周自度不免，乃紿曰：「將軍幸遣夫去，兒夫者不習舟檝。妾有幼子爲累，願以幼子歸吾夫，妾得獨身隨將軍，可乎？」虜聞而許之。乃抱其子遣夫速行。見其去遠，卽躍身赴水死。

由此更可見清兵南下的時候，漢人所遭的殘逼。又清廷下令薙髮，漢人不從而死的很多。鄭桐庵筆記也有一條記着：

兪生者，維亭一村學究。祖歲貢士，父亦蒙師也。虜既至蘇，下令薙髮，生夷然不肯。傳言將徧緝窮鄉之不薙髮者，既而果然。二子趣之行，生夷然曰：「無傷。」二子哀泣驚悼。生曰：「若輩但速避，虜何有此老人。」於是闔門遠從，生徐步遙望見騎飛四野，嘆曰：「吾豈作兩橛人哉」，自經死。

明亡而清人統一中國時，像俞生這樣的人，不知有多少呢！

清顧嗣立（字俠君）的春樹閒鈔，是雜記朝野掌故和評隲朋舊詩詞的書，所以有補於文史的更多：譬如第一條記載康熙南巡時，命各省巡撫搜訪人材的情形，可見清初帝王籠絡漢族讀書人的政策和方法，顧嗣立便是被選中人的一個。又第二條記當時京師設立五館，編纂歷代詩餘，廣羣芳譜，佩文韻府，方輿路程攷略等書的情狀，也可見文治的隆盛；但是漢人有才學的便都集合在帝王的左右了。

這書的下卷，記有關於鄭成功的事蹟一條，可供研究鄭成功一生行事者的參考。該條記着說：

黃岩顧敷公隨父任江南糧儲道，住京口。順治乙亥，鄭成功入寇，京口破，被掠，留臺灣，居海上最久，能言僞鄭逸事云：「鄭成功小字森舍，芝龍庶長子也。年十七爲諸生。聞父降，與弟襲舍招集新附，踞守金廈門，造戰艦三千餘艘。將士在驚濤駭浪中，無異平地，跳躑上下，矯捷如飛。將帥謁見，甲胄僅蔽身首，下體多赤脚不褌；有以韡履見者，必遭罵斥，幷抑其賞。凡海多游泥陷沙，惟赤脚得免黏滯，往來便捷。故與王師鏖戰屢勝。」又云：「成功夜不就寢，徧走達旦，妻妾皆臥，惟設酒果俟之。成功至，必取啖少許，復走如故；卽寢亦無定所，因防姦人刺客，亦屬有所忌也。」又云：「成功長子經小字錦舍，與弟裕舍乳母某氏通。成功知之，命以某氏沉海。錦舍私匿之，已逾三載，無敢爲成功言者，某氏恃寵，頗陵錦舍婦唐氏。唐不能堪，以告其祖父某號枚臣者，爲致書成功。時錦舍守廈門，成功居臺灣，以令授禮都事黃元亮，命渡海立取錦舍頭來，幷令錦舍母董氏自盡。母子遷延未卽死，會成功病亡得免。」按閩海見聞：經蒸其父妾，成功恚而死。今得敷公之言，足證其誤矣。

這段記載，有些和清史稿（列傳十一）鄭成功傳所記的不同；也有些是清史稿中沒有的。

春樹閒鈔因爲是一部評隲詩詞的書，所以引着當時人的詩詞很多。朱竹垞的曝書亭集所遺漏的詩，在這裏可以看到好幾首。如曝書亭集卷十五：「雨中酬王先生（士禎）早春見過韻」，詩止有一絕，附王漁洋原詩也只有一絕，閒鈔（卷下）中却各有兩首曝書亭集所沒有的一首是：

長日看消百刻香，借書也學譜羣芳（羣芳譜先生祖方伯公所輯。）歸帆尙及秋花種，盡懸蓬門碌碡場。

所附漁洋道韻的原詩是：

十笏如開功德香，曼殊陀利兩芬芳。偶來小坐談空處，正要天花作道場。

而且，曝書亭集所有一首的第二句是：「忍令丘壑麡京華！」閒鈔中却是：「但愁無計說蒼華？」其他三句和附詩是同的。

又曝書亭集卷十二「副相徐公庭中種蕉結實禹鴻臚爲作圖因題絕句三首」，閒鈔中却有四首。所多的一首是：

候蟲新雁驗花時，開後重開歲歲宜。却笑茅山張外史，僅移白石插紅蕤。

其他三首完全相同。

閒鈔又有朱竹垞臨死半月前夢中做的詩。也是曝書亭集裏所沒有的。這詩是：

北山叟卜南山宅。言歸北山人不識。山家黑犬雙耳黃，獨木橋邊吠行客。柴門之下水淙淙，枳籬以外花叢叢。偶然鞭犬失青竹，化作澄潭一白龍。

顧氏並且記着說：「覺來記誦此詩，自以爲不祥，尋果卒。」顧氏是竹垞的朋友，竹垞死前不到一月，還有因顧氏過訪而作的詩兩首，就是現在曝書亭集最後的兩首，所以顧氏的話大概可靠的。

在乙亥叢編中，除了幾種筆記以外，還有一部書更值得我們注意的，這就是「倭情考略。」

倭情考略是明郭光復（字一陽）纂的，他在萬歷年間曾經做過揚州知府。這書就是他守揚州時做的。全書分倭國事略，倭患和倭術三部。因爲當時倭患日亟，爲了籌防禦的方策，他便纂了這書公佈軍民，也算是求知己知彼的意思。

我們知道明朝倭寇，嘉靖一朝要算最利害，倭情考略所記載的，就是那時倭寇騷擾江北的情形。明史卷三二二日本傳和卷二〇五朱紈，張經，胡宗憲李遂唐順之等傳記嘉靖朝的倭患固然很詳，但是記江北的比較簡略。所以倭情考略所記載，剛可以用來補充明史，現在把明史關於江北的倭寇來和倭情考略作一對照表如左：

年	明史	倭情考略
嘉靖三十三年	正月自太倉掠蘇州攻松江復趨江北。	倭始犯江北。三月倭入掘港犯如皐，主簿閻士奇率鄉兵迎敵於曹家莊擊敗之、又倭掠丁堰，已又犯縣北極門，復敗之。四月倭困通州城，郭參將守禦之。倭屯掘港肆掠，守備張壽松楊縉先後禦之。壽松無功，楊縉亦敗績。五月倭犯如皐，主簿閻士奇率鄉兵迎至東陳鎮敗之。已又竄犯縣治，值潁州甲兵至，擊敗之。城如皐海門泰興瓜州。
三十四年	五月……踰月遂達無湖，燒南岸奔太平府，犯江寧鎮，徑侵南京。十月……其先一枝自山東日照流刼東安衛，至淮安贛榆沭陽桃源至清河，阻雨爲徐邳官兵所殲。亦不過數十人，流害千里殺戮千餘，其悍如此。	四月倭犯海門，知縣趙鄉率兵敗之。五月參將喬某等擊倭於呂四場敗之。
三十五年		四月千百戶戚繼爵等提兵戍通州狼山禦倭死之。揚州衛千戶洪岱文昌齡領軍至通州遇倭死之。倭薄揚州城，都指揮張恒，千戶羅大爵曾沂禦之於教場，兵潰死之。五月倭犯瓜洲，民夫擊走之。倭復犯揚州府，同知朱裒等死之。倭至儀眞五里鋪。無爲州同知齊恩與倭戰於圌山之北江中死之。副使馬愼追倭於狼山敗之，都指揮鄧城又敗之。增建揚州東關城成。
三十六年	而江北倭則犯丹陽及掠瓜州燒漕艘者，復犯如皐海門，攻通州，掠揚州高郵入寶應，遂侵淮安府，集於廟灣。（逾年乃克）	四月倭攻海門縣，應襲百戶俞憲章死之。（倭遂乘勝西犯通州如皐等處。）倭攻如皐城固守却之。五月倭又攻如皐城擊却之。倭犯揚州，參將王完伯禦之於河東，轉戰至鐵盤廠敗之。倭入寶應縣。倭犯天長，都指揮沃甲，把總岳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

四月寇數艘寇海門……將犯泰州，劉景韶邱陞遇賊連戰，丁堰海安通州，皆捷。……通政唐順之副總兵劉顯來援，賊大敗走。以餘衆保廟灣。景韶火焚其舟，賊乘夜雨遁。官軍追奔至蝦子港，江北倭悉平。

君寵與戰死之。

六月副使於德昌參將王完伯劉顯擊泗州倭破之，倭遁出海，追至安東廟灣又敗之。

三月調山西邊兵三千戍如皋，遊擊邱陞統之。

四月倭犯海門通州，副總兵鄧誠敗績。

倭犯丁堰，毛兵敗績，千戶王良呂忠戰歿，邱陞擊卻之。

倭犯如皋城，邱陞背城擊敗之。

鄧城再戰敗績，復追擊敗之。

倭犯盧家場，千戶汪時中擊卻之。

參將胡宗義與倭戰於海安，兵潰，千戶趙世勳鎭撫韓徹死之。又副使劉景韶統邊兵追剿盡殲之。

遊擊邱陞圍倭於如皋城西周宣莊，倭潰圍遁。

副使劉景韶遊擊邱陞追倭至泰興新河敗之。

六月又禦倭於如皋西場敗之，又擊卻倭於姜堰鎭東。

倭自堅河犯如皋。

四十年

至四十年，浙東江北諸寇以次平。

劉景韶統兵追倭於劉莊場等處，盡殲之。參將邱陞首倡銜鋒戰歿。

八月副總兵劉顯曹克新等敗倭於白駒場。

倭遁廖角嘴，副使熊桴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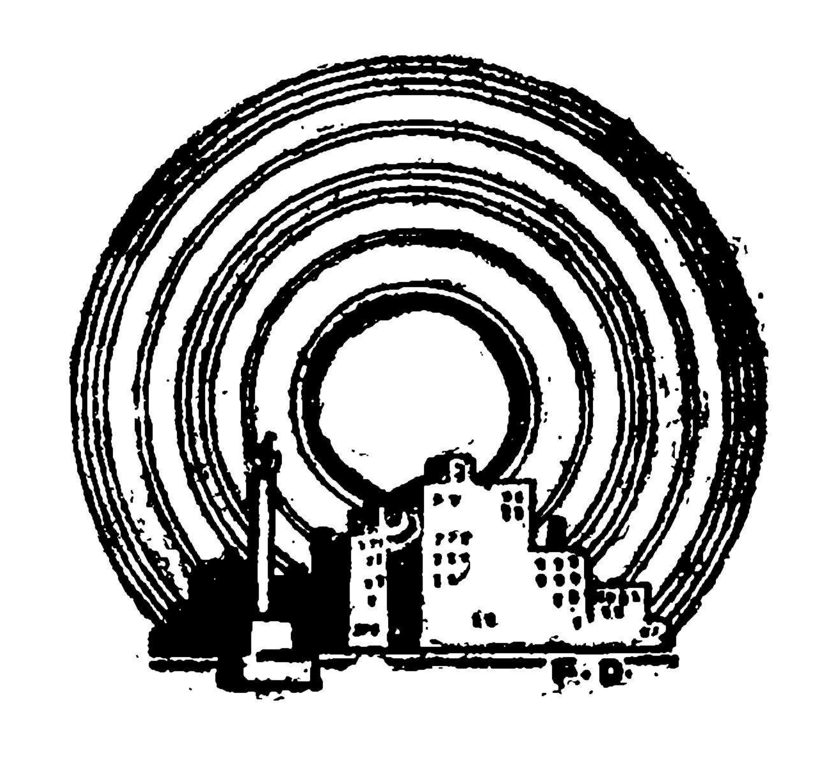
正月軍長唐順之閱兵海上，城海安鎭。（自是倭因前來鮮生還者，不敢復犯，而我兵防亦漸撤。）

觀上表，二書的詳略是顯然。而明史所記倭寇犯揚州，止嘉靖三十六年一次，倭情考略中則前後有三次。當時的地方官因戰爭而死的，考略裏說到的很多，也是明史中所見不到的。

至於倭情考略的其他兩部，「倭國事略」沒有什麼重要性可言，所謂「倭術」，完全是講倭人習俗戰術等情形。該書作者把這些收集起來，公佈軍民，是想乘他的弱點來制治的意思，他曾經說「倭人之勝我兵，專以術也。即以其術還治其人，不必用古兵法，蔑不勝矣。」所以他調查倭人的性情習慣和兵法等很詳細。像這樣的地方官，眞是能負守土之責的賢官呢。

按：乙亥叢編中其他的書，都藏有可貴的材料，現在不過因興趣所及提出幾種介紹。其他的也都值得我們仔細一讀。

外論介紹



日本大陸政策新動向

板倉進著

「日本評論」六月號

日本近來有人鑑於日俄關係之惡化，開戰結果之重大，所以主張南進北守的政策，這是很値得我們注意的，此篇可以說是這種主張的代表之作，茲介紹其大意如下：

現在日本的大陸政策已遇到很多的制約條件，其最重大的條件有三。第一是蘇俄的遠東政策，現已改取攻勢。日俄關係，誠如外相有田所云，現在並不能說是明朗。因有『滿洲國』的成立，使日俄之間，有了三千公里的準接壤國境，復因頻發的國境事件，而使日俄關係陷於不安。這些國境事件，雖然並不是不可以外交交涉解決，不過問題却在發生事變之根本原因，即蘇俄從來之被動的消極的軟弱態度，現在忽然變爲自動的積極的强硬態度。蘇俄在遠東的軍備，非常强大充實，而日本在滿洲的國防，則至爲薄弱。所以即使蘇俄確係以防禦爲目的，但亦可認爲是在準備攻擊的防禦之積極的姿勢。蘇俄這種態度，有田雖說她是基因於對日認識之不足，與疑心發生暗鬼，但是要想簡單的補充她這種認識與消滅她這種疑心，使日俄兩國間成立諒解，恐怕很不容易。

第二是西比利亞的工業化。蘇俄在遠東一面集中軍隊，一面又完成其工業計劃，這是使日本很關心的。即使蘇俄在遠東的軍備，完全是以防禦爲目的，不至發生武力衝突，但是她這種社會主義工業計劃的完成，也會使日俄兩國發生經濟的戰爭。日本的原料資源已經比不過蘇俄，更加蘇俄可以犧牲國內需要，而自由的作政治輸出。且日本自以爲是亞洲的盟主，很惹起各方面的反感，這也是於日本不利的地方。總之不管是什麼原因，或者原因在那一方，如果日俄的對立關係不能除去，則在最近的將來，日本不特在軍事上要受側面的威脅，就是在通商上，也要受側面的威脅的。何況蘇俄最近在西比利亞的各種施設，不單是因爲對日疑心而發生暗鬼，其動因實基於積極想向東亞進出的要求。所以日本的大陸政策，應考慮與蘇俄作全面衝突的時候，應就國際全局的廣汎範圍而考慮其對策的條件。

第三是因日本大陸政策之發展，反使中國漸趨於統一。現代中國的統一運動，雖然很費力量、很費時間，不知幾時始能完成，但是據客觀的由大勢來說，確實已有統一的傾向。關於此點的認識問題，實爲日本大陸政策最重大根本條件之一。有人認爲中國之地大人多，爲其難於形成近代統一國家單位的特殊事情，這實在是沒有根據的錯誤的解釋。時期雖然遲緩，但是中

國的舊生產樣式，確在變爲近代之經濟形態，而這種變化在政治上的表現，即爲中國國民的覺悟與解放運動。所以中國的統一運動，已難於阻止了，這種傾向是對日本大陸政策的一種制約，並且漸次的增加了重要性。以破壞中國統一爲前提的政策，此後必要付很大的代價的。

最後再說中國的本土，對於日本是沒有多大利益的。要想以中國內地作爲日本的殖民地，而日本工人的勞動條件又較中國人爲高。要想在中國內地求原料與資源，又非用很大的資本去開發不可，且一時難見利益，日本決沒有這種餘力。至於要想以中國本土作爲日本商品的市場的話，中國雖有四萬萬人口，但是貧農卻占十分之八九，且因天災人禍，生產減退，已無購買能力，並不是日本最好的市場。即使日本願意向華投資而作長期的準備工作，如助長中國之農業改良，以培養其國民購買力，開發中國之重工業，以作日本之利用，但其必須的前提條件，實爲中國之安定與中日之提攜。而現在這是無希望的。日本之大陸政策，除了國防與政治關係以外，由經濟方面來說，未免太拘泥了。日本應該廣汎的維持其原料品供給地與商品販路。試觀最近的國際通商狀態，集團經濟的傾向，非常顯著，日本商品到處在受排斥，所以日本應該要求通商之自由。如再提倡東亞門羅主義，反給與各國以日本有結成以大陸政策爲基調的亞洲經濟集團的意圖，而使其他經濟集團得到鞏固團結的口實。所以在排斥害及東亞安定的非亞洲國民的政治干涉之外，應開放東亞之經濟門戶，以確保日本在全世界的機會均等。所以在中國不要與英美的勢力對立，而給與中國利用作爲對日抗爭之具的機會，不如在中國的市場上緊密的與英美協調，而使英美在其他地方亦與日本協調，較爲得計。（子修）

日俄關係的透視

Sterling Fisher 著

Russia Faces Japan on Vast Asian Front

New York Times, April 5, 1936

日俄關係越來越緊張了，邊界的衝突在一九三五年有一百零六次之多，在一九三六年的最初三個月裏，已有二十二起。雙方都說對方侵犯邊界，其實邊界問題只是一種口實。本文作者說，衝突的根本原因是日俄爭奪遠東霸權，已到決賽的時期，彼此互相猜忌所致。作者分析日俄兩國的目的與現今情勢，認爲關係雖非常緊張，還不至於一觸即發。

日本的目的何在呢？據作者自一位日政府負責官吏聽來的話，日本想誘內蒙王公組織一個獨立的「蒙古國」，「滿洲國」預備將她的興安省合併於「蒙古國」之內。試看興安省由一位蒙古王公統治着，它的行政與「滿洲國」分開，可知日本是隨時打算將興安省和內蒙打成一片，以造成「蒙古國」。日本的計劃中最令人驚訝的是她所要造成的「蒙古國」不僅是內蒙古，還要將外蒙古與現爲蘇聯一部分的布里雅特蒙古共和國也包括在內。現在蒙古人在「滿洲國」的有二百萬，外蒙古有一百五十萬，布里雅特蒙古共和國有五十萬。這樣未來的「蒙古國」將有四百餘萬的人口，一百萬平方哩的土地。那位日本官員對作者說：「這不是一個好主意嗎？」

日本在外蒙古的利益是政治的，不是經濟的。外蒙古是半沙漠的高原，除了牛羊以外，沒有重大資源，所以她在經濟上，對日本是不重要的。但在政治上，她是一個蘇維埃化了的「走廊」，共產主義思想可經過它傳到中國和日本。共產主義對於日本是最大禍患，所以她要關閉這條「走廊」，因此有「蒙古國」的計劃。

至於蘇俄對於外蒙古有什麼目的呢？這可分經濟，政治，軍事三方面來說。在經濟上，外蒙古佔蘇俄對外貿易的第四位。外蒙的羊毛，皮毛，牲畜等幾乎全賣給蘇俄，同時買蘇俄的製造品。在政治上，外蒙古是蘇俄扶植起來的，自一九二四年蘇俄幫助外蒙古建立人民共和國後，外蒙古對蘇俄的關係便似「滿洲國」對日本的關係，不過沒有那樣密切罷了。但自日本壓迫外蒙古來驅逐蘇俄的勢力之後，外蒙古與蘇俄的關係反拉得越來越緊，蘇俄當局甚至公然宣稱決心保護外蒙古。在軍事上，因貫通歐俄與遠東的唯一

動脈，西伯利亞大鐵路，有千餘英里接近外蒙古邊界，千餘英里接近日本統治下的「滿洲國」邊界。日本的「蒙古國」的計劃如果實現，西伯利亞鐵路便有被截斷的危險。最近蘇俄積極建造一條貝加爾阿穆爾鐵路，自貝加爾湖以北直達太平洋岸，便是用來避免日本的威脅。

但是布里雅特蒙古共和國也在計劃中的「蒙古國」之內，它對蘇俄的威脅便更大了。因爲西伯利亞鐵路和貝加爾阿穆爾鐵路都通過她的境內，她的北部鄰近勒納河上新工業與動力中心，和新發現的豐富的金鑛區域。此計劃如果實現，蘇俄在遠東的經濟動脈即被割斷，政治的分割必不免了。

兩方的實力，大概是這樣：蘇俄的陸軍較多，資源較豐富，軍事設備較堅固。在遠東方面，她有陸軍二十五萬人在俄「滿」邊境，她建造一道堅固的防線，如法國的瑪奇諾防線。此外在貝加爾湖以東，有六百到七百架坦克車，八百到九百架飛機。據一位中國專家最近從外蒙古歸來說，外蒙古有陸軍十五萬人，飛機一百架，摩托車二百輛，空軍司令是俄人，摩托車司機有一半是俄人。實行徵兵制，凡十八歲以上的男子都有服兵役的義務。日本在滿洲的軍隊有九萬人，「滿洲」軍隊不多，且未經訓練，日本在滿洲的坦克車，飛機都不甚多，邊界上且無堅固的堡壘。還有蘇俄在經濟上是能自給自足的，日本缺乏煤油，煤，鐵，非仰賴對外貿易不可。

不過日本也有佔優勢的地方：一，她有世界第三位的海軍；二，滿洲離日本甚近，交通方便，反之離蘇俄本部却有五千英里之遠；三，她的有訓練的預備軍可與蘇俄抗衡。

現在兩國都在盤馬彎弓，却不輕於一發，因爲彼此各認識自己的弱點，不敢輕舉妄動，所以大戰還不會立刻爆發。蘇俄方面的理由是：一，蘇俄正以全力實施第二五年計劃，她的主要目的是使共產制度成功，不願對外發生戰爭；二，如和日本開戰，德國有從西方襲入的危險。日本方面的理由是：一，和蘇俄開戰，中國必與日本爲敵；二，國內輿論將越不能一致；三，廣大的對外貿易有被他國奪去的危險。

總之日本建立「蒙古國」的計劃是不容易實現的，她非作大的犧牲不可。結果也恐得不償失，雙方既都無勝利的把握，所以和平解決兩國的糾紛是很可能的。（季生）

軍費膨脹下的日本財政

Huge Arms Cost a Strain on Japan

The New York Times, May 3, 1936

二·二六東京政變以後，一般人都急欲推測他的後果。就目前的形勢而論，軍人法西斯政體的恐怖，大約已經過去，立憲政治的形式也仍能保留。

可是在另一方面，則東京政變以後，確已形成了一種新局勢。政界和軍界的領袖，都把這次政變看做一個新的出發點，一面高唱振肅軍紀，一面力求樹立強固國策，改革賦稅制度，俾可供給鉅額的海陸軍費。現時極端激烈派的軍人雖已失敗，可是廣田內閣的政策，却仍舊在軍部驅策之下。日本軍人所要求者無他，就在力求脫離政治家的統制，爭取自由行動的權利。所有日本海陸軍人和擁護軍部的人士，都主張關於國防和軍隊的指揮權，應該直接由天皇掌握，而由參謀本部負責輔弼。

至於在財政方面，軍部的中心意見認爲國家前途的命運，整個寄托在軍備上面。因此他們反對前藏相高橋緊縮的財政政策，認爲不能和軍部的大陸政策相容。

現時日本的國防前線，是在滿洲和蘇聯的邊境上。而蘇聯的遠東駐軍，實力却並不在日本之下。況且蘇聯在邊境上各衝要地帶，都築有堅強的砲壘，退可以守，進可以攻。在海參崴方面，蘇聯並配置着有潛水艇和高速度的轟炸機隊，這些轟炸機隊，對於東京及日本其他的大都市，是一種極大的威

背。

這種種的危機，都是九一八滿洲事變後引起的。滿洲事變的影響之深遠，當為日本一般人士所不及預料。日本為要達到她的西進政策，不惜退出國聯，廢棄海約。因此她不但要在陸空兩方面維持與蘇聯相等的武力，並且須在海上與美國的艦隊競爭。這樣日本的龐大的軍費，自非高橋的正統派財政政策所能供給。何況日本軍事當局所宣示的國防計劃，不但要求鉅額軍費；其範圍之廣大且牽涉及於整個的工業界和經濟界，這對於新藏相馬場，自然是一個大大的難題。因為這樣鉅大的軍費決非目前的賦稅制度所能担負；並且有人相信雖傾全國資本家之力，亦難填日本軍人之慾壑。

日本前途的命運倒底如何，今後二年中大約可以決定。自從滿洲事變後日本積極推行大陸政策以來，軍人的勢力日有擴張之勢。不過日本這國家的傳統精神是富於調和性的，而廣田內閣就是這種調和性的表現。廣田的對外政策較着重於經濟發展，因此他曾聲明將以外交手腕來處理對俄和對華問題。廣田假如沒有軍部的擁護，自難成功；不過日本假如要恢復她政治上的常態，却必需有三個條件，就是：（一）軍部能够，而且願意進行肅軍；（二）軍部能絕對和廣田合作；（三）軍部所需索的軍費（包括海軍在內）不致過分的損害國家經濟。

因此以後日本的政策，必將着眼在發展對外貿易上面，俾可增進國家財富。不過日本政府這樣盡量把全國經濟資源傾注在擴張軍備方面，無論如何是含有重大危險性的。（丹楓）

英帝國的前途

Dr. E. W. Eschmann 著

Luck or Oriental Cunning?

Britain's Way with Her Empire

The Münchner Neueste Nachrichten, Munich

關於英國政策的問題，現在共有兩派：一派抱着目前的機會主義，一派則有遠大的眼光。主張前一派的人，他們指出英國帝國的擴張政策，與英國人民的願望適得其反，所以締造帝國的大人物，沒有一個不受人民的指摘。他們列舉海斯汀（Hastings），克萊武（Clive），瑞利（Raleigh）及德萊克（Drake）等來做他們理論的證明。但是後一派的人，則以為英國今日得以佔據要隘，握世界舉足重輕的地位，其造因遠在若干年前，並非偶然倖致。諸如巴瑞因羣島（Bahrein Islands）的佔據以及一八九七年與暹羅密約的訂定（規定非經英國的許可，不得在克拉士腰（Isthmus of Kra）建築運河）皆足為事實上的明證。

其實若從政治上的實際講來，這兩派意見，都有相當的價值。在英國歷史上，一向以機會主義為主要政策；但至今日，國際形勢既然不同，所以她的政策，也由機會主義一變而為遠大眼光。今後英國的前途，決不是英國人自己私自討論所能解決，所以一般英國的政治家和寫作家也都放大了眼光，不拘拘於一己之見。

英國一向保持着一種沉默政策，無論什麼事情，都建築在沉默上面。雖然一樣的向外擴張，或者一樣的讓坎拿大，南非，澳大利亞等地獲得相當的獨立，然而並沒有什麼理論，也沒有什麼原則，祇有沉默。一種『偽作不知』的態度，確是十九世紀英國良好政策的一種。

自從西萊（Seeley）的帝國主義產生以後，英國的態度，為之一變。向外擴張，漸漸也有了有系統的政策。大戰以後，英國正式被承認為一個帝國；同時英國對於坎拿大，南非，及澳大利亞等自由領也給予她們一種自由退出帝國的權利。因此一般人對於英國帝國的前途發生種種的揣測，不是說領土完整要發生問題，就是說因為內部發生變化，有受外國征服的可能。其實，這些推想與事實完全相反，英國自有她的把握。當印度事變最緊張的時候，整個歐美及日本的人，都預料英國將要損失三萬萬二千三百萬人民；但是英國運用她的沉默手腕，把事情平靖下來，直到現在印度還是英國的。

英帝國的前途，有三個可能的趨向：第一，漸漸化整爲零，成立許多獨立的部分；第二，領土漸漸被外國侵略；第三，各同等國家，一致援助維持英國的優勢，惟必須改變帝國的性質。這三種趨向，在英國自己，看得尤爲明顯。不過，英國人以爲，白色人種與有色人種的衝突是不會立時發生的，他們認爲用「教化」和「工業化」的方法，可以使得有色人種相互間發生衝突。所以他們相信不論是蘇俄或是日本，對於印度眞正的獨立問題，恐怕是不會贊成的，因爲如果印度果眞獨立，對於她們的影響，要比無政府還要來得壞。

英國所以採取這種策略，是含有遠大的眼光。同時，給予各自由領自由退出帝國的權利，也正是想藉此來聯絡她們，使她們與英國格外接近，以避免可能的刼奪的發生。不過英國的政策，只是想延緩聯合的勢力，來奪取她的帝國，但是遲早她還是要感受到這樣影響的。（蔭恩）

英閣派系的分析

Harold J. Laski 著

The British Cabinet a House Divided.

The Nation, May 6. 1936.

拉斯基氏的這篇論文，分析英國內閣的派系，在目前英閣改組聲中，是一篇很有參考價值的文字：

自從去年十二月義亞和議案被推翻後，包爾溫內閣的團結，顯然很不易於維持。包爾溫本人的威望，已經喪失。艾頓雖然在盡力保持日內瓦的陣容，然而因爲內部的反對力量太大，也不容他貫澈主張。英閣對於義大利問題，意見是分歧的；對德的意見，也是很分歧的；對於應付希忒拉政策的軍事担保問題，態度也不一致。戰爭的危機愈逼近，內閣的趨向愈模糊。內閣意見的不一致，正是保守黨內部觀點參差的嚴重反應。

這種歧見的根本，就在英國的外交政策，應該把國聯放在甚麼地位。去年六月和平投票的結果，使得英國內閣在道義方面的担保，很遠的超出了一般英國閣員（艾頓除外）眞正的信念。艾頓政策如果想得着成功，勢不能不制止義大利的野心。否則一般人對於集體安全的疑念，必將紛起。制裁現在是已經失敗了；保守黨很想終止施行制裁時所冒的危險。這種行爲妨礙了英義的邦交，至少有引起地中海戰事的可能。它也許會促進德義同盟，此舉對於均勢，更將發生重大的影響。保守黨不願意再干冒國聯政策的危險。他們願意恢復戰前的政策，一方採取孤立的態度，同時却進行擴軍運動，使得英國能在西歐的强權外交中，處於一個仲裁者的地位。

以上的觀點，大多數閣員是贊同的。和艾頓站在同一立場的，只有戈爾Ormsby-Gore 德夫古柏 Duff-Cooper 和伊理奧特 Elliott。首相包爾溫是騎牆派，其他閣員的態度很不一致，由懷疑以至於公開敵視的都有。義大利的勝利不僅是艾頓的失敗，並且將要妨礙到英國整個的威信。它或許要引起戰爭；它或許將終止英國以後在其他方面的自由行動。

上述是保守黨不信任包爾溫的原因。去年十二月，他的聲望已經喪失了三分之一。他以後那種遲疑觀望的態度，更增加了他的聲望的喪失。所以保守黨漸漸地信任那堅强明瞭而心胸褊狹的張伯倫氏，以爲他可以挽救理想家艾頓的過錯。他們以爲在張氏的領導下，使得實行家像賀爾 Sir Samuel Hoare 和洪恩 Sir Robert Horne 一班人上台以後，就可以終止這日內瓦的時代。倘使因此更可以把麥克唐納，西門這班人淘汰掉，那對於保守黨是更好了。他們以爲開明的保守主義時代，現在應終止了。反對派的策劃，正在進行中，很有成功的希望。

不過這種成功，也不可以看得太易。包爾溫的人望，現在仍然很高；艾頓的去位，將要震動英國的輿論，因爲英國一般的人現在仍然信賴國聯；倘使保守黨單獨組閣，或許有引起總選舉的必要。然而照目前英國的民情看來，工黨很有獲得許多席的可能。但是保守黨倘使勝利的話，那末它在國內外的設施，就將要側重「實際。」保守黨不贊成日內瓦與社會改革政策，尤其

遇見它足以威脅和平，和引起重大的財政担負以及與蘇俄接近的場合。保守黨以為倘使總選舉能夠避免的話，那末犧牲一個包爾溫並不能算做很大的代價，因為像阿穆萊 Amery 這班人物又可以再起了。

總之，資本主義現階段的矛盾，很可以從英國的內閣問題反映出來。英國大多數的閣員是不願意作集體安全的担保的。他們以為如果運用國聯這種工具，結果或將摧毀反共的國家。他們雖不滿意於義德兩國的野心，但是以為讓他們的野心滿足，還比較英國成功一個反法西斯主義的工具來得好一些。他們認艾頓是不明白實際問題的。他們以為歐洲還沒有準備接受他所主張的那種高尚的原則。他們以為這種原則是無從實行的，他們也看不定它的結果。據他們的意見，以為英國有強大的武力做後盾，能夠自由擁護它本身的利益，那是安全的唯一途徑。他們很明白應該採用什麼方法。他們對於日內瓦認為是一種怪異和危險的辦法，那種理論是他們完全聽不慣的。他們感覺，如果把國聯盟約取消以後，他們並不怕沒法對付不滿足的國家。他們想排斥艾頓和包爾溫。

不過據作者—拉氏自稱—的意見，這種努力是否能有很快的結果，是很可懷疑的。英國人民並不歡迎死硬派得勢；此舉並且有破壞保守黨的團結的可能。包爾溫在受逼的時候，他是一員很可怕的鬥士；他不會受他一向所鄙視的死硬派的指揮。如果包氏下台，張伯倫賀爾一派出而組閣，結果是不會像理想那般的成功的。這種內閣將要趨向親義，親德和親日。它將要抑制國聯。它一方面擴軍，但是在另一方面却無緩和國際危機的功能。它在國內方面，將要引起失業者的反感。結果更將加重稅則，和促進英帝國的孤立。

簡單地講，這種變動將要終止集體安全的任何希望，對於歐洲和遠東的危機，並無消除的可能。它將要鼓勵法西斯的國家，它將要不顧國際較大的義務，而企圖增進英國的經濟利益。他對於德國和其他的法西斯國家將要施用賄賂的辦法，以展緩問題的發生。但是結果惟有更增強法西斯亢進的慾望。據作者的意見，這種慾望，惟有引起衝突，它是無從止遏的。作者更相信張伯倫的政府如繼包爾溫和艾頓而與歐洲最黑暗的勢力，將要得着勝利了。（歷樵）

佛郎的困難

Troubles of the Franc

倫敦泰晤士報五月十一日社論

國聯行政院今日開會，但是沒有人預料行政院在一次集會或會議中即可將問題解決了。尤其是法國內部的情形使他們不得不採取保留態度。法國對於資本逃避所引起的困難，如對外交政策一樣，在新政府即要上台的時候，避免作何決定。

薩勞政府在數點上與一九三二年羅斯福競選勝利，胡佛尚未卸任時的地位相同。雖然他們不能有什麼新的措施，但仍然在位，照舊執行職務。好在這種局面只到六月一日新衆院開會時即行終了。薩勞如果願意辭職，憲法上并沒有阻礙。新衆院多數黨領袖李昂伯倫已經宣布準備上台。但是在這一方面尚有實際困難。新政府如果有什麼安定政局與財政問題的允諾，必須要仰仗議會大多數人民陣線的擁護，不僅是六一八席中的一四六席社會黨，還有一一六席的急進黨及左派的八十二席共產黨的擁護。在李昂伯倫就職前，需要與各黨商量新政府之組織與政策。各黨以前曾經同意一種最低限度的政綱，在競選中彼此幫忙。惟在急進黨方面尚有許多缺點，他們對於社會黨不見得都能全力合作，對於共產黨尤其難望合作。人民陣線政府并不如想像那樣安定。大半要看新政府中急進黨分子的合力及關於共同政綱的立法。共產黨拒絕參加政府，但希望對於決定政策能以發言。在此種情勢之下，顯然將組閣之事延遲到各黨領袖與他們商議之後，方為有利。

如果佛郎的逃避不能用正常方法制止，這種普通所採的方針既不能實行。在選舉期間，各黨誓言維持貨幣的金價。目前的資本逃避，蓋鑒於新政府將採取貶值政策。大部選民因為四年緊縮所受的犧牲，投票贊同改變方法。去夏拉佛爾頒布的節約命令，一般接受，蓋希望可以均衡預算，恢復信心及增進繁榮。一般希望因收入減少，可因生活費減低而容易負担。生產貿易統計指示已有進步。惟農人及下級工人情形幷沒有改善。該次預算雖然節約，公債又增了一百二十萬萬佛郎。信心幷未恢復，利息甚高，躉賣及零賣物價依然相差很遠。因此中下級工人贊同試驗一種新的途徑。但在現時他們的決定更加重了危機。一般對人民政府將來的措施及其影響，感到神經過敏，中產階級遂將存款，換成外幣，以免價格有鉅大變更。

另一種理由是由於人民陣線的政綱及社會黨鄙棄資本主義。但是如果左派認為經濟危機由於剝削，應加限制，右派亦將宣傳如果左派勝利，形勢將愈惡劣。此種誇張影響雖小，但確足以加重一般小資產階級之恐慌。現在兩派開始認識，如果此種恐慌發展使法國幣制崩潰，兩派皆不會獲利，只有法國一定要蒙犧牲。兩派報紙現皆感覺責任，努力安定小資產階級。薩勞與李昂伯倫已有會商。李氏幷發表聲明，這可以稍安人心。佛郎形勢已較上星期進步。（季廉）

美國的睦鄰政策

U. S. A. "Good Neighbor" Policy

字林西報華盛頓通信

羅斯福政府慣以睦鄰政策炫人，此政策對內對外一致。實則一般認為該政策特別注意於西半球之國家，與以前之長兄政策（Big Brother Policy）作一對比。然長兄政策頗使位丁美洲之諸共和國發生不良之反感，彼等一則認為合衆國態度倨傲，再則彼等似感到大哥之威脅也。善於睦隣之邦，當然不能拒絕參加使汎美主義更為眞實有力之共同活動。而羅斯福總統所提議今夏在阿根廷京城舉行之汎美會議之工作，即在於是。

羅斯福對於拉丁美洲之政策實為胡佛總統政策之續，惟羅總統不樂作此承認。胡佛於既經當選之後，即作南美之旅行，以期穩固友誼之根基。於彼就職未久之一新聞界會議席上，彼即宣布其施政大綱，當謂彼深惡世人以大海軍國家目美國，故擬將海地（Haiti）及尼加拉瓜一帶之軍艦撤回。迄羅斯福之世，此政策已完全實行。

胡佛對於門羅主義又重新加以制定，使該主義極接近原始之形勢：即門羅主義乃所以保障美洲，不使其受歐洲列強之侵入，而非合衆國欲在西半球擁護其本身之權益。

羅斯福繼此政策而執政。彼先完成拉丁美洲領土美海軍陸戰隊之撤退，繼復與巴拿馬、古巴簽訂條約，約中規定縱然美國利益受到影響，亦不得干涉彼等之內政。在經濟方面之努力則又在交互關稅權力之下，與拉丁美洲各國成立若干協定。

鑑於歐陸之困難日多，大西洋形勢惡劣幾一如一九一四年之情形，於是此與拉丁美洲各邦之積極合作政策乃愈覺其重要而得勢。歐陸之風雲愈緊，此幸福的西方世界之合作乃愈急切。且也歐洲每建議美國應設法建立集團安全之方策，然此實不啻堅決其早日脫離歐洲糾紛之意念。「英首相包爾溫建議美國加入國聯」之標題，極類似「艾丁頓（Eddington，生於一八八二年，英文學家）建議天狼星（Sirius）劃入太陽系」之說法，茲二者全入於幻想之領域中矣。

羅斯福之所以召開汎美會議，尚有其他較次要之二理由。羅氏在外交上頗少成就。世界經濟會議乃一整個的失敗。海軍軍縮會議之成績略大於零；當彼提議加入國際法庭與夫擬與加拿大簽訂勞倫斯水道條約時，復遭

受參議院之拒絕。

與上述理由極相接近之另一理由，即爲羅總統希圖得到有利的和平會社之援助。由於國會通過中立法律於爭端發生以後不復能使用道德的評斷因之各會社與總統間乃爲之不歡。同時彼等對於海陸軍軍費之浩大更覺難以坐視。

於是羅斯福在彼等眼光中竟爲一軍閥，其好戰之程度遠勝於胡佛。倘在汎美會議中彼能得到勝利，則不僅彼之外交政策獲得立場，且可舉以告諸和平會社曰：「予對於和平之努力已得到深遠之成功矣。」

拉丁美洲諸國除巴拉圭外、對於美總統之提議均表示贊同。然其他友邦國家總統或正在作具體之計劃而爲羅斯福始料所不及者、亦誠有之。如瓜太馬拉(Guatemala)總統烏比加(Ubico)於覆文中即提議戰時互助，如此則實爲一汎美羅迦諾。多美尼加共和國總統初伊羅(Trujillo)倡一「美洲國聯」附和之者爲哥侖比亞總統羅貝滋(Lopez)，羅氏之意以爲在日內瓦拉丁美洲國家莫非仰歐洲國家之鼻息者。

獨智利總統阿萊三德里(Alessandri)氏特別加重聲明。謂大會之目標，應在和平方面努力，以補日內瓦能力之所弗及。

阿根廷與其隣國之目標一致，阿外長拉瑪思(Saavedra Lamas)將於九月間任國聯會主席，對於彼之能否屆時出席國聯，彼頗表示困惑之意。故彼特要求汎美大會早日召集，以便彼能從容前往日內瓦。美國務卿賀爾則亟欲參加八月廿三日開幕之民主黨大會，不願大會早開。故美報對於此有「和平隊領班」(Prima donnas of Peace)綽號之二領袖的拔河游戲，認爲意味極爲深長。

汎美大會之提案，仍在混亂一團之情形中。此間行政當局以爲倘歐戰一起，大會將能爲西半球造一共同的政策。同時對於任何美洲共和國家之侵襲隣國，大會亦必能謀一共同行動之制裁方法。經濟問題當然必需涉及，惟當局對於此一方面之成就並未抱有熱望。惟彼等提議，在以下數年中將設法造成一「關稅休戰」，而稅率之特別減低、將來當能討論及之。

在美國與汎美諸國之間尚有企待解決之嚴重困難。汎美諸國對於過去一切並未完全遺忘，而合衆國又未能做到「平等中之平等者」的地位。此外如因衛生立場而禁止阿根廷牲畜之入口，尤爲比較具體之不平，阿根廷認此乃政治方面之人物欲取悅於美國農民之舉措。

在美國方面則參院之情形應加以考量。於最近之中立問題辯論中可以顯然示人，參議員等絕不願事先贊成任何提議或政策以廢棄完全公正的傳統的美國中立主義。彼等對於此傳統主義甚爲遵守，僅在中立法中對此稍稍加以破壞，該法中之一條有曰：倘一美洲的國家與一非美洲的國家發生戰端，對於美洲的國家絕不得施用封鎖之行爲。

彼等之態度不基於道德的理由，而惟地理的理由是視。彼等仍然保守其不指出某一特別國家爲侵略者之政策。然欲設法保持拉丁美洲方面之和平，指出侵略者之舉、似又爲不可避免之事。

參院對於美國在國外行動之不受桎梏，亦切切加以注意。同時對於門羅主義之重訂，亦深致其懷疑，彼等但恐此片面的合衆國的政策一變而爲美洲各國同意之多方面的諒解。彼等以爲倘不幸而得此等結果，則不啻若曰、合衆國於實行每一計劃之前，必需先與各國國會商也。

最後復有一重困難，是則爲加拿大之態度問題。加拿大從未參加過任何汎美會議，而此次亦未被邀請。在過去曾提議加拿大得派遣代表出席，但加政府對此頗爲冷淡，彼惟恐汎美國家利用之以與合衆國抗衡。

目下此危險已不復存在。惟自加拿大之政治方面以觀，參加汎美大會亦難。自由黨首相適與美國締結貿易協定，但尚未與英國作何新的步驟。倘彼再進一步而公然參加美國召集之汎美大會，且使加拿大作成西半球之一單位，當然不能免掉反對方面之苛責也明甚。

美總統知此困難，故彼擬於六月中旬前往加拿大一行，希望爲困難打開出路。屆時彼將不爲首相之來賓而爲總督都德穆爾爵士(Lord Tweedmuir)之上客。

在表面上彼之目的係在作美加貿易協定簽訂之見證人。實則彼擬探詢加拿大能否作一旁觀者之地位而參加大會，彼若能獲得英王或加總督之提議參加，則首相所遭遇之困難，即完全可以消除。(西夷)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起至二十五年六月二日止

日本增兵華北，本週來其部隊已陸續開到。在三十日忽又發生兵車被燬事件，雖責任迄尚未明，而偵查質責，聲勢洶洶，一時平津謠諑繁興，歐美報紙更有目爲第二「九一八」之前夜者。幸當局應付恰當，宋哲元亦表示在確保主權內負責維持治安，在日方亦似着眼在經營察邊，覬覦綏東，蓋別有其深意在焉。中央當局對日本增兵事重爲注意，已決心以最大努力打破兩國之混沌狀態。同時許大使亦奉命向日外務省提出抗議，大約正式折衝，尙待新任日大使川越來華後也。走私問題仍甚猖獗，我雖對緝私盡其最大之努力，無奈實效卒鮮；蓋日方縱有深遠之計劃，以此爲獨佔遠東市場方法之一，故範圍不僅遍及全中國沿海綫，馴且延及南洋新加坡一帶，嚴格言之，殆已成爲日英間商戰之一幕。李滋羅斯之再度赴日，或將就此問題爲輪廓之磋商也。

國外大事，英意關係，尙在彼此誘致之中，義方操縱自如，英亦作態百端，然遲早終將走入此路，對義制裁之撤銷，英亦已默認，同時亞皇由耶路撒冷啟行赴英，英方已表示不以外國元首之禮待之。國聯行政院之提早舉行，其唯一決議案，恐即對義撤銷制裁，此眞爲歷史的滑稽劇也。日議會閉幕後，內閣因預算編制問題，重遭難關；以廣田之善於肆應，軍部當可不成問題。法國新衆院已開幕，里昂伯倫即將正式組閣；新閣組織，將大有更變，法全國輿論對里昂伯倫之期望甚殷，巴勒斯丁之亂事，則迄本週末尙無平息之望；英帝國在世界處處碰壁，豈眞日近黃昏耶。

國內

對日交涉空氣緊張

日兵之陸續開到平津一帶，已有三批，其總數各方傳有五萬，而日方謂祇有五千。駐其地點，將蔓延至何種程度，尙難判明，冀察當局，邇來似亦在盡其交涉之能事。中央聞將全力信賴而爲其後援。平津學生本週迭有示威遊行罷課之舉，不屈不撓，令人感奮。關於中日間全部交涉，兩國似均有展開之決心，桑島來華，須磨返日，我外部亦派亞洲司長高宗武赴平調查一切。

日兵陸續開到平津

日本華北駐屯軍擴充部隊，第三批於二十九日乘軍用輪宇品丸，生駒山丸，明海丸三艘抵塘沽。另一艘（神速丸）亦於當晚抵塘，名額不詳。上述三輪所載日兵，計步騎，坦克隊兵一千五百餘名，並攜馬二百餘匹，及坦克車軍用品輜重甚多。據塘沽消息，生駒山丸於二十八日上午九時二十分進口，泊大院碼頭，共載騎兵五百餘名，馬二百餘匹及軍用品。明海丸同日午後六時五十分進口，泊大院碼頭，載步兵五百餘名，及行李輜重。宇品丸同日午後七時三十分進口，泊車站一號碼頭，載坦克隊兵五百餘名，大坦克車四輛，小坦克車三輛，輕汽車二輛，載重汽車五輛，脚踏汽車二輛，傳令汽艇一隻，及各項軍用物品。登岸後，津日駐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曾於廿九日晨派參謀軍官前往慰勞。當日午後，乃分組開赴山海關通縣及天津各地。計當日午後一時廿五分由塘沽掛車一列，一二三等客車，馬車，棚車共十一輛，載兵四百六十五名，馬十六匹，軍用品一百六十餘件，駛往榆關。午後五時三十分掛車一列，計一二三等車馬車棚車十七輛，載兵二百餘名，馬一百四十匹，軍用品二百餘件，開天津，晚六時四十分抵津。又日兵車一列，廿九晚七時十分由塘開出，八時十五分抵津。在東車站下車。一部三百餘名，轉赴通縣者，約一百二十餘名。至夜十一時半，又有兵車一列，過津開平。三十晨八時四十五分及下午三時十五分，將更有兩列車由塘沽開津，總數約千餘名，駐津部隊下車後，分駐東局子及海光寺兵營。

天津附近兵車被炸

北寧路東站外四英里地方之十四號橋附近鐵軌，三十日晨被炸，據北寧路局當晚發表情形如下：「北寧路東站東之揚旂外，三十日晨零時三十分，有東站路警巡梭至該處，查覺一一四道牌迄西至北面第十四與第十五兩節鋼軌，在接頭處均向上翹起約數英寸，其下有長約一公尺寬約半公尺下陷之土坑，該處枕木二根，均已粉碎。斯時平瀋車正往東開，以道毀不能開行，當經東站派工人前往修理，至晨四時五十分修竣，照常通車。」津市公安局三十日通令所屬，限三日內將破壞北寧路軌犯捕獲究辦。又據路透社電：天津塘沽鐵路被炸事件，傳說頗多矛盾。據最近之消息，該路在數小時內發生爆炸兩次，而非一次，故此事疑團愈甚，查星期五晚日兵車，由塘沽抵津者，計有兩起。第一起六時五十分駛抵東站。第二起載兵七百於八時二十分到站。據日人稱，第二次車在天津東數里某處，被人轟炸。惟是否埋炸彈於軌下，抑被人拋置炸彈，則日方未曾言明之。夜間十時十五分日兵三十名要求使用搖車，但要求未遂。旋登專車，並告站員，欲往新河視察路線。十一時十三分出發，當時日兵並未向站員告以八點二十分兵車被炸事，否則站員或將不許夜半瀋陽快車離津也。華人方面之消息，僅言及夜半第十四號橋附近有爆炸事，並謂瀋陽快車在出事後，即停止前進。又有一說，謂在八時二十分日兵車到後，與瀋陽快車出發以前，曾有貨車一列，由塘沽開抵天津。據此則八時二十分之兵車，縱被轟炸，然路軌並未損毀也。鐵路人員聲稱：彼等絕未知八時二十分兵車被炸事，直至次晨日本軍官到天津東站視察其所稱被毀之車輛時，始聞此消息。

宋發談話力保主權

冀察時局，自日駐屯軍開始增加以來，謠言頗多：人心浮動，宋哲元三十日發表談話云：外間謠言，多係有作用之宣傳。故意造成一恐慌局面，望社會人士，力持鎮靜。日方一再對外聲明，對華北無侵佔領土野心。華北外交刻所爭者，爲保全我國主權問題。凡不損我國主權者，方可本平等互惠原則向前做去。余對交涉事，非所經手者，不願過問，個人所能負責所應負責者，絕對負責。松室連日與本人晤面，前日所談者爲歐戰後國際情勢，昨日所談者僅由彼表示今後外交事項由彼負責進行而已。並與松室約定今日繼續談話。余則擬將日本增兵，及日報刊載「警告宋哲元」問題，向彼詢問究竟。外交部派亞洲司司長高宗武來平，本人尚未與晤面。日將駐兵豐台事，未通知我方，南苑亦將駐日兵說，無此事。日人曾向外交委員會林科長（耕宇）商洽，擬在南苑飛機場後借地建築房屋數間，存儲汽油。永見參謀長來平，本人已與之晤面。永見此來係代表

田代司令向我方答拜，田代來平尚無確期，津市學生遊行事件，日方表示頗認爲嚴重，實則學生尙無軌外行動。日方近在平市，又有直接捕人事件，經交涉已解決，被捕者亦釋出云。

又宋於三十日夜，曾在武衣庫私邸，召集冀察軍政負責人員研究安定華北人心辦法：出席者計有津市長蕭振瀛，平市長秦德純，察主席張自忠，及各師長馮治安，劉汝明，趙登禹等。討論結果，全體對當前環境下之時局，一切事項均應下最大決心，以澈底保全我國主權爲前提，向前努力奮鬥，在平等互惠之原則下，方能與日方談合作，以事實闢外傳之謠言，保障地方治安，謀人心之安定。當時蕭振瀛，以在津連日來與對方折衝，精神上頗爲痛苦，表示消極之意。宋當即慰勉有加，面囑即日回津以息津市謠言，蕭氏當即首肯。會談至夜深始散，蕭氏亦以離津多日，政務待理，遂於三十一日晚赴津主持一切。察主席張自忠同行，另有公幹；外交部東亞司司長高宗武到平後，日方頗爲注意。

平津學生熱烈救國

天津中等以上學生，於二十九日會大舉遊行，反對日本增兵。北平學生亦於三十日開會響應。決定辦法三項：（一）先由清華，燕大，東北大學，師範大學，大同中學五校停課，在停課期間，進行聯絡工作。（二）以上五校全體師生分別通電及宣言反對日本增兵華北及二十九軍南調。（三）最近期內舉行擴大遊行示威運動。上項決定後，各校三十日下午及卅一日上午分別開會決定停課日數及一切進行事項，各校即日起已經停課，平市當局亦在各重要街衢佈崗戒備，全市均現緊張狀態。但平安渡過。

我國對日提出抗議

外交部自接得日本擬在華北增兵消息後，即經向日本駐華大使館表示，此事不但事實上無必要，且刺激我國民衆，又與日本廣田前外相不威脅不侵略之政策不符，促其注意，設法阻止。並電令我駐日使館本上項旨趣以書面提向日本外務省交涉。茲據駐日許大使來電報告，已接日外務省復文，略謂日方因鑒於華北不安現狀，爲使日本駐軍行使任務無遺憾起見，增加兵力爲絕對必要，此係以辛丑和約爲根據，並不違反慣例，至增兵數額，擬限於必要之最少限度，不致威脅我國，更不侵害主權等語。查華北現狀，並無日方所謂不安之處，日軍之增加實反足引起我國民衆之疑慮，該部已電令駐日使館，再向日外務省切實交涉。聞政府方針：現決待日本駐華大使川越到任後，積極提議調整國交辦法；在保持主權範圍內，與日方進行一切具體商議。冀察事倘重宋哲元蕭振瀛，使負責到底，中央爲後盾。關於綏蒙現狀，密切關心，鞏固防務，善處外交，關於經濟問題，凡平等互利之事業及辦法皆可商量。聞政府當局此番以最大之決心，謀打破外交上之混沌狀態。將向日方明確表示一切。喜多武官日內將入京，約與外交部當局交換意見。惟料外交談話之實質的展開，恐須待川越就任之後。

日本方面最近態度

據同盟社東京電：中日關係，自去年秋季以來，兩國感情疏隔，日本「對華三原則」已經半歲，仍無結果。有田因議會已經完畢，決意積極調整中日國交。除派東亞局長桑島赴華北視察現狀外，準備設立三相會議，以期外交之一元化。中國方面亦認調整中日關係之必要，外交部長張羣二十五日陳說調整中日關係乃是兩國政治家之責任，有田亦在此機會決意邁進中日提攜，新任駐華大使川越茂，六月三十日赴任。根據於外相聲明，與中國政府開始具體交涉。又謂外務當局關於對華問題實行其確信之政策，將中日國交行使根本調整。陸軍當局期待於此者亦甚大：並注視其對於中國方面所發生之影響。陸軍方面則以此爲樞機，決定實施具體之親善工作。而希望逐步解決懸案，蓋以中日兩國間當前之重要問題，如促進產業經濟提攜貿易，交通連絡之緊密化，航空鐵路路線之設定，以及華北各項懸案之解決等等情形；寺內將根據外交一元化之根本方針，希望及早調整中日外交，尤盼華北各問題得以圓滿解決。

美報主張對日制裁

連日紐約各報仍多評論日本在華北增兵及走私事件：對於日本之武裝侵略，僉深引以爲憂；舊金山考察報及其他赫斯脫系報紙，於本月十六日登載同樣之社論：主張國聯應對日加以制裁。略謂日本之侵犯人權，正義，世界和平及文化，較之義大利尤爲酷烈。而國聯則僅知對義制裁，未知尙有日本；國聯如果爲公正而誠實的，則惟有即對日制裁，否則或將對義制裁取銷。又舊金山記事報十八日專論稱：日本之行爲，直欲置中國於傾覆，其破壞全盤條約，猶在其次，國聯於宣布日本爲侵略國之後，即無聲無臭，而義大利併吞亞比西尼亞之宣言甫出，日本在華北之行爲，即愈見活躍。此種互相效法，實世界國家之通常行爲耳。同日波斯頓地球報稱：日本鑒於義大利之併吞亞比西尼亞，於是亦在華北從事活躍，刻正擬以武力控制中國；中國抗議，視若無覩。英國亦祇見其循迂緩之外交途徑，而求美國之援助，亦徒見其無功。

察綏局面日趨惡化

察綏情況，近頗可慮；蓋自察東六縣被佔後，僞軍勢力西漸，侵且及於綏東。邇來德王已失自由，察境日特務機關林立；日方於對俄大包圍形之造成，以遂行其大陸政策，於綏察之近況，可見一斑也。據張垣最近所得情報：日方近在張北有兩種企圖：（一）挾德王另謀成立傀儡組織，德王行動已失自由，被日人包圍，眞確之表示不能傳達於外方，內心頗爲痛苦。（二）日方擬乘機攫取綏東五縣。德王十三日在嘉卜寺，召集錫林格勒盟各旗王公開會。決議成立蒙古軍總司令部，由德王任總司令，所屬兩軍，第一軍軍長李守信，第二軍軍長寶貴廷，所屬各千餘人。吳鶴齡近在蒙行動，亦不甚自由，時懼有生命危險。此次嘉卜寺蒙人會議，吳曾隨德王參加，已於日前隨德王返滂江德王府。關東軍駐滂江特務機關長淺海，百靈廟特務機關長勝島；對蒙情均甚熟悉，近日頗多活動。德王並傳檄錫盟十旗徵募壯丁，原定每旗募徵五百名，嗣因進行困難，改爲每旗徵募二百名，仍有不足此數者，共約徵募不足二千之數，開始訓練，準備另成新軍。由某方補助相當經費及槍械。察省旗羣總管卓世海，擅將察省四旗四羣改盟後，並在張北縣成立察哈爾盟盟政府，改年號爲成吉思汗紀元七三〇年，某方近擬議將察盟政府擴大組織，改爲十部，並分配各部長人選，但因卓世海與德王意見不一致，察部旗羣不能與錫盟合併工作，故此議尙未能實現。沽源僞軍增加並向西進說，張垣方面並無確報。

察綏危險情況一斑

熱河事變發生後，我東北四省相繼淪陷，察省多倫亦與熱河同時被日本侵佔成爲軍事重心；日方爲完成滿蒙政策並防禦蘇聯計，其西進之心並未稍戢。察綏爲我西北之屏障，一旦不屬我有，西北可直達新省而無阻，其關係之重大概可想見。察北事件發生後，察省處於萬分危險環境中，一切外交政治，舉足輕重，均可影響我西北全局。自去歲九月間，僞軍李守信部率隊西進，我駐軍守土有責，沽源寶昌一帶戰事曾延長十數日之久，時外交上負責者在平津一帶進行交涉。往返議妥，察北沽源，寶昌，康保，張北，商都，化德（察省政府改爲新明，德王則改稱德化縣）等之縣，我駐軍全數撤退。另編保安隊駐守，維持地方治安，嗣後日方又要求察北六縣由蒙古保安隊駐紮，六縣行政權則仍屬我方。當時開至察北之李守信部僞軍，並未撤退，而形成一察北特殊局面，日方並在察北六縣改年號爲康德，蒙保安隊設置日籍指揮官，與僞滿之參事官相似、各縣縣長因無實力，不堪壓迫，紛紛撤退。去年十二月底，日更藉口察北六縣應以外長城綫爲界，準備將蒙保安隊及僞軍南移至距張垣一里之大境門駐守，時蒙保安隊及僞軍已進抵距張垣四十里之漢諾爾壩地方，張垣情勢緊張。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當局在此困難環境中，力謀應付，困苦艱難，國人不可不察也。省當局對以上兩問題向日方提出交涉，我方當向日方表示，蒙保安隊及僞軍將進駐大境門，妨害我方過甚，因察北之縣行政權仍屬我方。此次

所談並非劃界問題，而爲我方允許蒙保安隊駐察問題，如該部對勸喩不聽，繼續南開，一旦發生其他事變，其咎則不在我方。一再折衝，日方允許蒙保安隊及偽軍退回張北，不再南來，我駐軍及保安隊亦不渡過漢諾爾壩，交涉擅改年號事亦有相當結果。嗣後察蒙旗總管卓世海在張北開會，擅將察省四旗四羣改盟，在張北成立察哈爾盟，盟政府蒙保安隊歸盟政府統轄，日籍指揮官亦改稱顧問，背景不問當可自明，而問題更趨複雜，終成今日之特殊局面。據所得報告，日方更企圖使德王更成立一新的鞏固的傀儡局面，擬向綏東侵入。刻察北問題表面雖甚平靜，而潛伏之危機更深。察省當局今後除努力交涉收回察北六縣之行政權外，更應努力刷新政治，使一般民衆減少困苦，恢復元氣，因察北六縣民衆今日痛苦殊深，當局應負全部責任，拯救民衆於水火，否則前途則更不堪設想矣。

走私問題仍極嚴重

關於華北走私事件，海關當局前曾有詳細報告，敍至本年四月月終爲止，茲又有第二次報告，略述五月上旬及中旬華北走私狀況，五月一日至二十日三星期中，走私情形有益見猖獗之勢，不待私貨總額仍見增加，而私貨種類亦層出不窮，自戰區西至北寧路一帶，凡火車可通之處，莫不私貨充斥，暢行無阻，津海關之收入日見減少，其稅收所入，僅恃若干種稅率極低之貨，及笨重不易由鐵路運輸之物，如機器及五金等等，約共達六百萬元，平均每星期達二百萬元之鉅，較之四月份之數額，不相上下，其走私最多之貨物，白糖，人造絲，及捲烟紙之外，更有火油，滑油，疋頭貨，顏料，鐵絲，自行車零件，種仔，蘋果，藥品，牛酪，牙膏，車胎，罐頭食物，酒，菓汁，化粧品，雨衣，汽水，洋燭，洋釘，雲母片，硬木，火油，針，豆，牛奶，棉及絲經，橡皮鞋，電池等等，形形式式，無所不有，最可注意者，厥爲火油及火酒之增多，火酒一項，尤望其非爲製造海洛英所需者，此外又有軍火兩宗，亦極堪注意，茲者將截至五月十七日爲止三星期內天津東車站所到私貨統計如下：

人造絲	九、九七六包	（合四四八、九二〇公斤）
白糖	二三九、九四七包	（合二一、五九五、二三〇公斤）
捲烟紙	七九三包	（合四九、三二四公斤）
火油	二四、二六九箱	（合二四三、一四〇〇〇加侖）
疋頭貨	九、六二三包	
其他	一三、一一〇箱	

就以上私貨約計，三星期中稅收損失共達六百萬元，平均每星期達二百萬元之鉅，進口地點多在南離莊，南大寺，及北戴河等處，均非條約所許之貿易海口，中國政府有權可將此等貨船及其貨物充公，然日本當局既不許中國海關緝私艦在該處行使職務，故中國竟絕對無法保障其條約上之權利，海關方面雖動輒受暴力干涉，然仍在可能範圍內竭力盡忠職守，以保持其尊嚴，五月十六日海關巡緝隊在孟家店方面緝得由秦皇島運來私貨七車，滿載啤酒及日本酒，其地雖在冀東偽組織境內，該巡緝隊卒將其扣留，事後即有兩日人來稱此項貨物已在冀東完稅，要求放還，否則冀東當局亦不承認海關當局之完稅證，來勢洶洶，不可理喩，此事尚在談判中未曾解決，惟日領署當局對此事似不願爲日人張目，蓋深恐此等私貨漏入偽滿境內，發生紛擾也。冀東偽組織在北塘方面，十八日已設有巡查處，由兩日人主持，此事頗可注意，良以北塘係在戰區之外，而非冀東偽組織區域也。

懲治漏稅條例修正

修正懲治偷漏關稅暫行條例草案，行政院二日晨會議通過，原文如次：

第一條　凡偷漏關稅者，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漏稅額在一千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在五千元以上者，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在一萬元以上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第二條　凡因偷漏關稅而有左列行爲之一者，處無期徒刑，（一）持械拒捕，傷害人未致重傷，（二）公然聚衆持械拒捕時在場助勢，（三）公

然聚衆威脅緝私員警時，在場助勢。

第三條　凡因偷漏關稅而有左列行爲之一者處死刑，（一）持械拒捕殺人，傷害人致死，或重傷（二）公然爲首聚衆，持械拒捕，（三）公然爲首聚衆威脅緝私員警，（四）勾結外人或叛徒，（五）組織秘密團體。

第四條　明知爲漏稅貨物而爲以運送，銷售，或藏匿者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五條　稽徵關員或鐵路公路輪船飛機人員，明知爲漏稅貨物而放行，或爲之運送銷售，或藏匿者，依左列處斷，（一）漏稅額未滿一千元者，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二）漏稅額在一千元以上者，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三）漏稅額在五千元以上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因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放行或運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因過失而放行或運送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三千元以下罰金。

第六條　鐵路公路輪船飛機人員，發覺漏稅貨物而不通知稽徵機關或軍警機關者，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强暴脅迫爲之運送、能通知而不通知者亦同。

第七條　本條例第一條至第四條，及第五條第一項第二項之未遂罪罰之。

第八條　偷漏關稅行爲，爲本條例所未規定者，依刑法海關緝私條例及其他關於漏稅法令辦理。

第九條　本條例所稱漏稅貨物，係指財政部規定稽查之進口貨物，應領完稅憑證及運銷執照而未領者而言。

第十條　犯本條例之罪者，在戒嚴區域內，由該區域最高軍事機關審判之，其他區域由地方法院或兼理司法機關審判。

第十一條　本條例施行期間暫定爲一年。

第十二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路關呈報緝私情形

日鮮浪人在津浦路販運私貨，及强迫運私情形，路局海關均有詳電報告，茲採誌如次，津浦鐵路局呈報，略謂據車務處案呈，據五月二十七日濟南電，二十六日由東站至濟南人造絲兩車，因無海關准許證，緣電請核示，乃於二十七日晨來日鮮浪人二十餘名，蠻橫異常，不可理喻，勢非强行提起不可，而海關稽查員葉遇春尚未蒞濟，經日本領事館派中西武雄來站交涉；簽存證明，願負一切責任，並聲明倘不如此，只好任其滋擾，領事館不負其咎；結果卒被取去，又據天津總站五月二十八日電，二十七日東站有日鮮人約五十名，自攜未稅人造絲一百零五件，捲烟紙三十件，强登三零五次車，又據五月二十八日濟南電，二十八日三零五次車到站，有日鮮人十數名，攜帶人造絲及捲烟紙一百三十餘件，由三等客車內自行卸下，並强迫脚夫肩出站台，態度粗橫，不聽制止，又據五月二十八日徐州電，二十七日夜四零一次車到站，有東站起運至商邱糖車，北寧路二十噸車車號爲一五三二及一四六六，均無海關憑證，海關關員王作民，尚未到徐，請示如何處理，又據蚌埠五月廿八日電，本日上午有日人長谷永福，鮮人朴杉哲，張炳喆持天津東站到付整車白糖貨票，擬交款取貨，經金陵關員李光，謝注鍠交涉，以無海關憑證，未予提取，當經保存，又據濟南五月二十八日電，二十五日由東站聯運至膠濟路白糖三車，因無海關憑證，膠濟未收，均停置本站，各等情，特彙案呈報等語，又金陵關監督公署，對上項情形，亦有同樣報告。

圍剿殘匪計劃商定

陝北殘匪，此次由晉回竄，損失在三分之一以上，因在晉西刼掠甚多，隨時强徵民衆補充，實力上究竟減少若干，尚難判斷。惟月來我前方剿匪軍因集中力量於防匪南竄，故未大舉追擊。現國軍將由晉入陝協剿，匪以南下爲勢有所不能，其主力漸向北移，以是陝北綏德一帶形勢突轉嚴重，僞八十一師二千餘人，曾於本月二十二日擾我宋家川至綏德之交通線，意圖在國軍大部入陝以前，將宋家川至綏德之交通破壞，以斷絕我陝北駐軍與國軍之聯絡，雖經我高師派隊痛擊，匪仍頑抗不退，現高師已電請各軍救助進擊，截至今日止，尚未聞有若何變化，但殘匪向西北陝北邊區逃竄之說，現已完全

證實。集結永坪之毛澤東部之僞第一，第二，第四及八十一師等四師共約六千餘人，於二十二日突竄抵安定，二十三日繼向保安方面移動，毛並講話，謂此舉係竄擾甘寧青綏等省，企圖擴大匪區等語，可見殘匪顯欲在國軍未到陝北以前，將陝，甘，寧邊區打成一片，以爲根據之地，聞毛匪所屬共四師，每師三團，團五連，每連僅百餘人，原有士卒，多在晉死亡，現在匪衆多係在晉徵集者，實力遠不如前。現我軍對陝北殘匪之包剿，經張代總司令與陳誠，楊虎城，朱紹光等在西安會商之結果，已定有整個之計劃，中央並已任命陳爲晉陝綏寧邊區剿匪總指揮，所有由晉入陝國軍及陝北駐軍均歸陳指揮，由南北進之剿匪軍及甘省軍隊，則仍由張代總司令負責，以收統一指揮分力合作之效。同時爲防止殘匪流竄計，張陳楊朱四氏並於二十五日聯袂飛往蘭州，二十六日轉往寧夏，除垂詢甘寧防務情形外，並指示防堵及進剿方略，以免殘匪仍襲以往此剿彼竄之故智，遺累地方。復於廿九日飛太原，與閻錫山陳誠等會商一切。陳於會後，略事佈置，即隨國軍赴離石，就近指揮進剿。據聞國軍現時多已集中陝邊待命，渡河者爲數尚不甚多，因陝北交通不便，且爲匪據已久，故此後進剿，仍採取以往穩扎穩打步驟，並修築後方道路，以利交通，故行軍恐不若意想中之迅速。

此外尚有一痛心之事，即督剿殘匪之軍長李生達於三十日爲匪徒殂擊殞命，誠爲國家之一大損失也。

國外

對義制裁勢將撤銷

英義關係，英國雖拒絕提具體妥協建議，而大體上兩國均向妥協途徑進行，義一再表示遵重英在非權利，以對英誘致；然事實上在亞經營，不遺餘力；國聯之對義制裁，早成弩末，阿根庭已向國聯提議，建議速召開大會，以解決此問題。

墨索里尼見英代表

義駐英大使格蘭第，廿九日晨訪艾頓有所商談，據聞格蘭第係向艾頓說明墨索里尼造向英國各報訪員說明義國對英所懷意向，（係指義國對於英帝國任何部份，卽埃及蘇丹與近東均不加以威脅而言）義國所可以提供保證，以此爲要。至國聯會行政院下月中旬開會後，對於現行制裁辦法，若僅決定暫時維持，則義國不擬退出國聯會。但若制裁辦法延至本年九月國聯大會會期之後，則退盟之舉，卽將見諸事實。當由艾頓答稱，英國對於制裁問題，不願討價還價，關於英義兩國關係，此際亦無任何具體建議可以提出云。負責人士以爲國聯會行政院開會後，對於現行制裁辦法，大約當予維持，然後由英義兩國在六月至九月間，積極進行談判，以謀互相接近，並達到撤消制裁之目的。又英國保守黨上議員曼斯飛特勛爵下議員韋士與特谷西等三人，代表國會「帝國政策委員會」赴義有所活動，二日由首相墨索里尼延見，外次蘇維治亦接見英國大使德魯蒙爵士。

阿根庭請國聯開會

阿根庭政府要求提早召集國聯大會，請共討論下開三項問題：（一）對義制裁問題。（二）宣布不承認義國兼併亞國。（三）修正國聯盟約，茲悉該國代表紀那助，於三十日訪謁國聯秘書長愛文諾，用書面提出此項要求，然後由愛文諾分頭通知國聯大會現任主席貝尼斯，與行政院現任主席艾頓，當卽舉行會議商討此事。據國聯人士推測：阿根庭所提要求，當可爲國聯所接受。此在路透社訪員探悉，阿根庭若在下月十五日前猶未獲得滿意，則該代表當在行政院會議期間，會同其他若干國代表，堅持此項主張，務必達到目的始止云。阿根廷政府要求提早召集國聯大會，倫敦政界方面暨阿根廷人士聞訊，均極詫異。英國外交界人士對於阿根廷此舉，事前並未料及；卽政府方面亦全不知情，包爾溫，艾頓，均因聖神降臨節將屆，已往鄉間休憩。故官場方面有何反響，無從獲悉，惟據政界人士推測，英國政府對於此議，須待參酌他國所可發生之反響，始可決定態度，其在目前，則仍主張維持現狀至九月間爲止，俾以今後三個月作爲談判時期云。金融界方面對於阿根廷所提要求多表好感，以爲有此一着，則制裁辦法可望撤銷，庶幾國際貿易可以振興，而外交局勢亦可緩和。金融界某某人士幷謂，英國對義態度當視德國如何答復英國問題表以爲斷，德國答案若能使英國完全滿意，藉以言明德國不致爲義國之助，則英國始可攷慮對義加緊制裁辦法，否則勢必出於撤消制裁辦法之一途云。

各國對制裁之態度

巴黎政界人士頃宣稱：現行制裁辦法，若繼續實施，長此不已，而各國對於義國併吞亞比西尼亞一舉，亦不予以承認，則義國即有退出國聯會之可能。關於此層，法西斯黨最高會議，已於一九三四年授權首相墨索里尼，俾於任何時期宣告退會，惟墨氏在國聯會行政院下月十六日開會前，不願遽即出此，官方人士現方密切注視英國態度，以爲英國會今後所採方針，不外下列三項：一即暫時維持現狀。二即回復光榮孤立主義，而置國聯會於不顧。三即與歐洲大陸各國組織廣泛之合作計畫。英國如採取第三項方針，則義國雖不擬切實有所發動，但亦願與英國趨於接近，并願計畫對於歐洲各項事件，重行參加合作。此意業由駐英大使格蘭第，通知英國外務次官汪西泰。政界人士以爲苟欲義國重行參加歐洲事件，法莫善於改組國聯會，尤其是撤消盟約第十六條，即關於制裁之條款是也。

義國製造東非憲法

東非憲法，包括亞比西尼亞，伊利特里亞，及義屬蘇馬利蘭三地者，二日已由義內閣核准，而即發生效力。全境由一總督管轄，而設民政長五人，總督由一統治院助之，統治院以義大利公民（非土著）六人與土著顯貴六人組織之，義公民六人由總督遴選，所劃分之五行政區爲（一）伊利特里亞，以阿斯瑪拉爲都會，（二）阿姆哈拉，以貢達爲都會，（三）迦拉西達摩，以吉瑪爲都會（四）哈拉爾，都會亦名哈拉爾，（五）蘇馬利蘭，以摩迦狄斯西沃爲都會，東非之都會亞狄斯亞巴貝（即亞京）將設特別行政區，而另置民政長，憲法承認亞比西尼亞之考浦蒂克教會，並制定回教徒疆域內各學校必須教授阿刺伯文，

亞皇發表沉痛談話

亞比西尼亞國皇帝近離耶路撒冷赴英，中途在「牛津」號船次，接見新聞紀事報訪員，發表談話稱：英國向來擁護國聯會，余甚信賴之，此與信賴法國暨主張公道各會員國相同。余行至此目標，乃以義亞戰爭經過情形，報告歐洲人士，並當向之發問曰，吾國文化已有二千五百年之歷史，茲若縱任基督教出現前之野蠻文化在二十五星期之內以加摧毀，是否合乎正義。義軍曾使用特別器具放送毒瓦斯摧殘亞國婦孺，此層余亦當有所揭發，至外間所傳英政府曾以避勿從事反義宜傳作爲居留條件，實乃無稽之談。亞皇最後談及義亞問題前途形勢，則謂國聯會必能覓獲解決方案，吾人當信賴之。

英要求增艦之反響

美海軍部代長史丹德萊三十日表示意見。謂若英國保留逾額驅逐艦噸數，則英國必須援引一九三〇年倫敦海約之梯形條文云，英國根據非簽約國已大增其驅逐艦噸數之理由，乃以增多其驅逐艦力量，由十五萬噸而至十九萬噸，超過條約限額爲請。美海軍部大約將向國務院建議，以史代長頃所發之意見爲對英請求之美國態度。至於日本對英請求之覆文，史代長因尚未接正式報告，故不置批評。衆料美海軍部關於此事之報告，日內即將提交國務院，大旨謂美國在原則上不反對英國增厚其驅逐艦力量，但以條約嚴格解釋而言，英國應正式採用梯形條文。聞美國對於外傳日本要求保留照約應拆毀的逾額潛艇噸數之答案，亦表示同樣意見。按倫敦海軍條約之梯形條文，規定如任何簽約國覺非簽約國之建造新艦，礙及其國家安全，則可於將其意見照會其他簽約國後增多其噸數，於是其他簽約國亦得按照比例而增多之。日本對英國提交保留其超過倫敦海軍條約限額的驅逐艦四萬噸事之覆文，廿九已送達英外部，海軍觀察家認此覆文不得要領；蓋日本雖表示亦可保留超過條約限額之潛艇噸數，然未切實說明究將保留噸數幾何也，日本此種答案，無足使人驚異，因日本造成逾限潛艇，其注重潛艇較注重驅逐艦與巡艦爲甚，此固早爲人所知者，據此間當局之估計，日本依據條約，應有潛艇五萬二千噸，但不久將共有七萬二千噸，其超過條約限額之數約二萬噸。

法國新衆院已開幕

法國第十六屆衆議院（係於四月二十六日與五月三日兩次投票選出）於一日午後三時，舉行首次會議，當由議員中年事最高之沙爾斯爲臨時議長，并由年事最輕者若干人爲臨時副議長，本日會議僅爲舉行開幕典禮，至選舉議長暨其他職員，當在星期三日或星期四日舉行，此外薩勞內閣定本星期二日晚間提出總辭職，即由賴伯倫總統委託正統派社會黨黨魁里昂伯倫組織新閣，閣員人選均已內定，大約本星期五日即可正式組成。據一般人推測，新總理擬將閣員席數酌量減少，而增加各部次長席數，並在新

內閣所由組成之三黨中，（即正統派社會黨獨立社會黨，與急進社會黨，至第四黨，即共產黨雖允贊助新閣，但拒不入閣）僅派不管部閣員三人。

未來總理發表演詞

正統派社會黨全國代表大會一日賡續開會，黨魁里昂伯倫發表重要演說：說明未來內閣之行動，務不軼出資本主義社會之軌範，其言略謂共產黨雖已謝絕參加內閣，總工會亦僅允在特殊形式下與新內閣合作，（指總工會僅允在全國經濟委員會各技術機關合作，）但未來內閣仍為左派人民陣線之內閣，里氏嗣又表明未來內閣施政方針，嶄然一新，但與純粹社會主義之方針，顯屬不同，方今社會制度，失之不公，會經吾人迭次揭發，但吾人職責，仍當在現行社會制度之範圍內，奮力工作，俾在此社會中，覓求秩序幸福安全公道，以之畀予勞動群衆，共同享受。里氏繼乃指出未來內閣職責困難之處，如對於貨幣問題，人心浮動，即其一端，并謂本黨執行委員會前討論此項問題，（當時萊翁勃洛曾表示反對法郎貶值政策，）倏忽二旬，恐慌情形，雖稍弛緩，特資金流出，以及國內人民囤積現金之風，今後仍大有復熾之可能耳，惟至最近數日，則貨幣恐慌，已一變而為社會恐慌矣。里氏述及京城一帶冶金業罷工問題、謂未來內閣登台後，即當要求實施每週四十小時工作制度，吾人當知勞工階級之階級行動，與政治行動，兩者不可須臾或離，惟勞工運動，應由工會加以指導監察、務勿任其軼出範圍，里氏又謂政權並未完全歸本黨所有，本黨特協同予以執行而已，繼復述及法西斯主義之危險，吾人務宜嚴事防範，最後里氏述及未來內閣與正統派社會黨間關係，謂「未來內閣之行動，當使黨方獲得利益，惟欲達此目的，則黨與政府間之聯帶關係，務必密切無間始可，吾人決當盡力作為，庶幾人民陣線所獲勝利·成為社會主義出馬第一次勝利云，」里氏詞畢，出席各代表莫不鼓掌稱善。

內閣組織將略改變

法新內閣人選，大約如下：總理里昂倫伯，不兼管部務，新閣組織上有新穎之點二：（一）合併海陸空三部為國防部，而由急進社會黨魁前總理戴拉德任部長，兼內閣協理，其下設三次長，分掌陸海空軍事務，當由急進社會黨員路卡，甘本希谷特（前航空部長）三人分別担任，（二）外交部改稱為「外交與海外事務部」，當由現任司法部長兼內閣協理台爾博斯（急進社會黨）担任，其下設次長兩席，一以位置共和社會聯合黨衆議員魏耶諾，專綰法屬北非洲屬地事務，一以位置急進社會黨衆議員特德桑，或社會黨衆議員摩歇，專綰海外殖民地事務，其他如社會黨衆議員奧利澳爾，當任為財政部長，該黨衆議員薩朗格羅，當任為內務部長，而以急進社會黨衆議員才約翰（現任國務院秘書長）為次長，社會黨衆議員莫納，當任為農業部長，而以勒卡爾女士為次長，社會黨黨員希曼斯，當任為商業部長，社會黨黨員達棱，當任為商船部長，一般人以為新閣并當設置不管部閣員三席，一以位置社會黨秘書長孚爾，一以位置現任公共工程部長急進社會黨參議員蕭丹，一以位置共和社會聯合黨參議員彭考，其中蕭丹尚未完全接受，彭考仍當担任國聯會常任代表，此項名單，他日雖可變更，但新總理里昂伯倫內定之人選，大要不外乎是。

日本刷新外交陣容

日本為應付國際難關，決大舉刷新外交陣容。其第一步於二日閣議決定領事參事官級之異動，此事異動斷行後，豫料至本年末，必舉行大公使級之異動，現在公使中之缺員與更迭，可豫想者，為捷克，羅馬尼亞，希臘，埃及，墨西哥，秘魯，阿根廷，芬蘭等，亦有將現在公使特命而從新任命者，俟此等公使歸國，再漸次補充之，駐墨公使將以現駐巴達維亞總領事越田任之，駐捷克公使將以英國大使館參事官籐井繼之，駐芬蘭公使將以蘇聯大使館參事官酒白繼之，其他則以本省之局部長補之，大使中如駐法大使佐藤，駐蘇大使太田，行將辭職，而法國大使之後任，則為駐意大使杉村，蘇聯大使之後任，則為歐亞局長東鄉，而以重光任駐義大使，有田放棄從來之微溫的人事行政，反映庶政刷新之新時代空氣，殊堪注目。又日陸海軍兩省現已依照二十九日閣議決定之明年度預算編製方針，着手編製預算，據聞陸軍費七萬萬元，海軍費八萬萬元，軍事費共計達十五萬萬元之巨數，此為馬場財政方針及廣田內閣之命運之一大打擊，頗為顯明，馬場對於國防費及其他歲出經費之增加，擬以增加國稅補足，然陸海軍要求之預算如此巨大，雖以實行最大限之增稅編製預算，其前途極為困難，故本年十月左右，現內閣又瀕危險云。

國聯禁烟會議舉行

國聯禁烟委員會，已在日內瓦舉行會議，各國代表，對日本對華縱毒，均

致攻擊。已通過一決議案，請日政府加重刑法，以取締在華之販毒日鮮人。

在禁烟會中 美代表抨擊日縱毒

美代表福勒，我國代表胡世澤均發言：抨擊日本不取相當辦法遏止日人韓人販賣毒品，福勒謂日人在中國與販賣嗎啡海洛因高根毒品之關係，其密切範圍之廣大，較任何國人民為甚。日政府急宜設法懲治秘密製造違法銷售此項毒品之日人與韓人，不能再事延緩，若輩之行為，已玷及日本之名譽。福勒希望中國境內鴉片之大批供給能予削減，謂非做到此地步，中國將於麻醉品一物繼續為世界之害。福勒繼引述冀東或不能令人相信之狀況，與平津兩處不名譽之事態，河北四鄉新染烟癮者之激增，並上海目前之情形，謂一切全由日韓私販有以致之，此足為日本當局無能為力之鐵證，蓋若輩限於日本法律，對私販之處罰，極足令人齒冷也。懲罰過輕一事，已屢請禁止鴉片委員會注意，此已為多年來公開之秕政。委員會之注意此完全可笑之事態，年復一年，而迄未取有實效之行動，此誠一不幸之事；今不僅中國即日本與其屬地，亦成此輩無情的日韓人安然欣然毒其同胞以謀私利者之託庇所與無上之大本營矣。此種毒犯，不予懲治，不特為對於華人之不友好行為，且有害北美大陸與加拿大墨西哥，事實具在，吾人無庸為諱，凡遠東日人勢力前進之處毒品

即隨以俱至，最大之懲罰，不過於獄中休息數星期，其罰鍰僅細微私販一日至劣交易所獲之利云。

胡世澤述禁烟近況

中國代表胡世澤繼起發言、略述南京中央政治會所施遏止中國烟毒之計畫，謂一九三五年因違禁販賣吸食製造毒品而被判處槍斃死刑者，共九百七十人，國家之生命，現繫於對毒品之奮鬥。此吾人必須堅持到底者，凡無中國當局權力所不能及之分子從而擾攪之處，所施遏止私造私販活動之方法；均已行之獲效，目前最大之困難，而非獲他國之協助不能解決者，厥為某種外人，利用享有特殊權利之地位，從事大規模販賣毒品貿易，而使中國所施之計畫。就已製成的毒品而論，不能獲有全效，在中國若干部分，尤以華北為最，局勢仍甚嚴重云。委員會英顧問賴爾謂，華北非武裝區域內之昌黎縣，現設有烟膏居一百三十一家，當局雖欲禁閉之，但以多為日人所設，故無從施禁；廈門之烟館三百二十三家，福州之烟館三百十九家，亦多為日人所開，而尤以臺灣人為多，中國人民如知以海洛因毀其生命者，日本實尸其咎，則因此而發之怨毒，或將傳至數代之久，曩者一八三九年鴉片戰爭，使中英兩國邦交失和約百年之久，願日本勿蹈英國覆轍云。日代表太田謂日本當局對於該問題未洞悉一切，日政府自將努力澄清此事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起
至二十五年六月二日止

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西南執行部通電反對日增兵華北
△長江六省防汛會開幕
△張學良飛太原晤閻
△英增兵一中隊赴巴勒斯丁

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日擴充部隊開到塘沽
△襄河遙堤潰決三百尺
△鄒魯出國
△巴勒斯丁騷亂略平
△日向澳抗議增稅

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天津學生示威遊行
△太原會商剿匪竣事張學良返陝
△江水大退武漢人心略安
△日兵車在張貴莊附近被炸僅燬車一節
△德海軍舉行大演習

五月三十日 星期六

△宋哲元發表闢謠談話謂將力保主權
△李生達在離石遇狙逝世
△北平各校多停課

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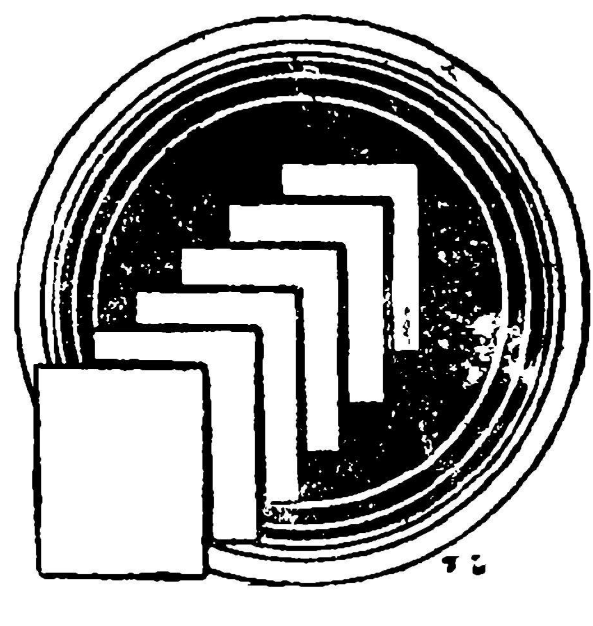
△須磨到東京
△宋哲元召部下將領商談維持平津治安
△傅作義赴晉
△葉楚傖朱家驊由粵返抵滬

六月一日 星期一

△平津謠言稍靜
△陳中孚辭職陳覺生繼任
△緝私總稽查長安斯邇到津
△何鍵就湘綏靖主任
△石井否認日軍將駐平漢綫
△北平各大學即日起停課三天
△陳誠飛離石督剿
△全國煤業會議開幕
△法新眾院開幕

六月二日 星期二

△許大使奉命向日抗議增兵華北
△行政院決派徐永昌為晉清鄉督辦
△居正褚民誼由粵返滬



論評選輯

張外長演詞之詮釋

張外交部長本星期一之演講，爲政府對日態度之重要表示，試釋其要點，則有如下數義：

（一）演講云「就中國方面言，任何問題，苟以增進兩國福利鞏固東亞和平爲目的，均在設法調整之列；任何方法，苟以互惠平等互尊主權爲基礎者，均得認爲調整之良策。總之，所謂調整，以地言，不限一隅，以事言，不限一事，以時言，非爲目前之苟安，而爲雙方萬世子孫謀永久之共同生存。」就此段解釋，無論日方提議任何問題，果其事以增進兩國福利鞏固東亞和平爲目的，而其方法以互惠平等互尊主權爲基礎者，原則上皆認爲良策。是則其範圍甚爲廣泛，可以包括經濟的或政治的種種問題。據吾人記憶所及，中國政府對日本表示外交原則，從無如是之廣泛而切實者。一言蔽之，果不礙中國福利與主權，果目的和平，將無事不可商議，果互惠互尊，將無事不可進行。且其聲明不限一地一事一時，即等於云：願就全國各方面之問題，謀永久共存的方法也。

（二）演講中關於聲明中國內政外交政策者，有兩點。其關於內政者：一則云「中國政府已竭其全力從事剿共。」再則云「中國處於任何情形之下，決不能須臾放棄剿共政策。」其關於外交者：則聲明「我人不談合縱連橫之說，不圖遠交近攻之策，在本國求自存，在國際求共存，不獨欲以最大之努力，謀已身之安全，並願有關係各國，共同努力，確保東亞之和平。」此二者，皆特針對日本猜忌的宣傳而發。前者爲關涉共和共之謠，後者爲否認所謂倚賴歐美政策，即並無合縱連橫遠交近攻之企圖，其與關係各國、惟期待共同努力保東亞之和平。中國政府如此誠摯辯解，竭力求諒，亦過去所無之事也。

（三）演講中未涉及中日間之重大懸案，其論具體問題者，只有走私一點。即云，「中國北部，因受大宗漏稅貨物輸入之影響，中外正當商人，無法從事貿易，致市場日漸衰落，經濟基礎，爲之搖動，而國庫之重大損失，猶其餘事。」「日本眞欲與中國提攜，則一轉念之間，一舉手之勞，此種情勢，立可改善。」按張氏演講全部，爲宣佈外交原則，獨於關稅特別指陳。此可證明走私問題打擊中國財政經濟之深刻與重大，或者張外長發表此演講之最近的動機，主要即爲關稅問題也。

詮釋既竟，將略述吾人之感想。其一：張外長演講，特指出關稅問題，惟問題之可能的發展，其重大超過關稅問題者尚多。數月之走私，即使中國財政與經濟不支，此可見本報日前引用滿洲評論所謂以冀東之象鼻纔可牽動大象全身者之非虛語。何況走私尚爲問題之最不驚人者乎？其二：此次演講，大概爲中國現政府對日外交最大限之表示，故無論日方反響如何，在國際

上自有重要之意義，即由此可證明中日間局面已達甚緊要之階段。其三：演講所云、不須與放棄剿共，不圖遠交近攻，爲中國現政府之實際情形，惟日方若何觀察判斷，與夫雖相信其爲事實，而能否即諒解中國，則又全爲另一問題。其四：一般中國國民對張外長演講之印象，當視日本反響如何而定。即日本反響如稍佳，中國當局，對內尙略保立場，若使言者如此諄諄，聽者依然藐藐，則國內淸議沸騰，恐有不能爲當局諒者。故由一種意義言之，此番演講之效果如何，關係中國內政前途者亦甚大也。其五：就實際形勢判斷，誠恐此項演講，不易能收積極的效果。蓋所謂互惠平等互尊主權之中國必然的主張，與日本之大陸國策，其間尙大有距離歟？故張外長所云：「深望雙方負責當局，就大處遠處著想，各用最大之努力，樹立善意的諒解，袪除敵意的禍根，尤須相互明瞭其立場與困難，迅速經由正當途徑開誠協議。」在目前僅可目爲中國當局之最後的願望，除表現問題緊急之外，尙不能豫斷其有若何之效果也。

（錄五月二十七日天津大公報）

塘沽協定三年之後

塘沽協定，成立於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計至今日，爲三整年。當茲杌隉煩悶之日，回顧前瞻，不勝感慨，故爲數言，以資研討焉。

（一）塘沽協定爲停戰協定，非和平協定。憶自九一八起迄塘沽協定成立以前、中日間有實戰而未斷交。情形特殊，國際罕見，然要之實際上在戰爭狀態也。塘沽協定，非國家間正式條約，而爲前線軍事當局間所訂，惟自實質論，則要與國家間之正式停戰協定等也。該協定內容疏漏，遺弊甚多，此姑別論。國人務當記憶者，此只停戰之協定，非和平之成立，從九一八以來之中日問題，並未因停戰而有所解決。所以從塘沽協定成立以至今日，其間之問題，依然爲九一八之延長與演進。雖張弛屢更，而性質則一。此三年來國人易陷之錯誤，爲誤認停戰爲和平，故形勢偶弛，則以爲外交緩和，迨問題又起，則震驚國難加重。實則如病人焉，停戰者，僅服平熱之劑，使體溫暫歸常態耳，病根並未醫治，高熱自可隨時復發也。

（二）積此三年之經驗，證明停戰當時一部分人一種判斷之錯誤。錯誤如何？即相信失土喪權，將以四省爲止，東北雖陷，而關內可保，而此種判斷之根據，又在誤信對方之已滿志躊躇。由今觀之，確證日本之大陸政策，乃與時俱進，其本身性質上，根本無所謂止境。蓋如個人處世然，希望之增高，與境遇爲正比例。方一種事業或地位之未得也，以爲得之則可以滿志，方其得也，始則欣然滿足，繼則又習爲故常，而新的不滿及新的希望，又發生焉。人生擾擾，知足而退者少矣，國際之事，非亦同然乎？前既言之，停戰而後，並無眞正平和之成立。如演劇然，其劇並未終場，僅閉幕休息而已，其愈演愈烈，乃劇情之當然也。

（三）此三年間，我國當局自亦有其重大咎責。蓋至少在協定成立後之兩年間，枝節彌縫，虛耗歲月，各界中堅，亦皆易陷苟安之心理：去夏以還，始皇皇然悟及國難演進之日烈，何其晚也。時至今日，時局眞相，赤裸顯呈，國家存亡，民族興廢，全責在政府國民之雙肩。吾人固不否認全國各方面之有若干進步，但危機之增進，更超過之。爲挽救之計，首在泯息內憂，集中意見，鞏固健全之中樞，統一精神的壁壘。惟如此始能言外交，行大計。蓋今之問題，在日本爲舉國一致之問題，而其國策發動，在彼皆有其必然的原因。惟有以精神的統一之中國，示以必諾必辦之途徑，而同時揭其必守必護之立場，使之自辦利害而抉擇之。若仍以三年前倉皇成盟及三年來枝節應付之心理臨之，則可危者不止華北矣。

（四）吾人坦率言之，對東亞前途甚感危險。過去日人之所以責中國也，曰排日侮日。夫侮日之事，中國不曾有，然對日本研究認識之疎漏，則實有之，而近年則大不然。中國任何人，孰不認識日本爲東亞之巨霸哉！至於排貨等

等，亦早成過去，而政府與商界紛倡經濟提攜矣，此在中國爲絕大之變化也。中國至今日，對日本之實力雄心，皆有明確認識，關於禍福利害之間，衡量甚熟，故其欲得兩立並存之念之切，又非塘沽協定當時之比。然正因如是，日本對此重要時機，應勿漠置。蓋問題日進於眞摯的階段，而在人心鬱悶，務須求一出路之時，日本遇此時機而不能善用，恐將貽百年之悔矣。當茲回顧塘沽停戰之日，吾人爲祈求平和計，於喚起全國同胞反省自奮之外，願致一語於日本朝野：凡其行事決策，似兼顧念中國之國民意識，勿導演東亞時局趨於更危險混亂也。

（錄五月三十日天津大公報）

中國青年與日本

年來吾人嘗深切感觸，以爲日本國民對中國青年問題，宜特別留意與相當同情。其理由不必贅論，蓋此中國大陸之前途、無疑的將爲此輩青年負荷而進，而其志氣才能足以勝之。中國現已有不少之青年技術家，其工作之效率，道德之標準，體格耐勞之程度，鑽研技術之熱心，足以匹敵先進國民而無愧色。中國過去有士大夫階級，其末流陷于文弱無用，今則此階級已不存，今每一青年皆求爲和平事業之工作者。中國今日之問題，爲工作者數量不敷用，經驗不宏深，而此等缺陷，將迅速彌補之。中國在不遠年內，即將有充分足用之工農技術家，科學研究者，與夫一切厚生利用事業的建造及維持之人。同時將有充分足用之各等級各部門忠誠服務之官吏。又將有無數之小學教育者及從事農村運動者。其人將俱安於薄薪而不憚勞瘁。

中國青年過去易陷於好逸惡勞，今則不然。今日試參觀全國任何地方之中學，將立時感及青年風氣之丕變。蓋皆樂受任何嚴格的訓練，其體力亦足以任之。尤值注目者，中國女子在世界爲最纖弱之人類，今則凡受教育之女性，其精神體力與男性無別矣。論者愼勿以都會少數人驕奢淫逸之風氣例全國，全國學校青年，無論男女，實皆一般質樸；女子幷不喜裝飾，不求虛榮。使起前世紀人於九原，將震驚於風俗之丕變而不可辨矣。

吾人並不以青年現狀爲滿足，但深信今後定更有健全迅速之進步。其原因無他，即中國青年現處於不得不反省不得不覺悟之環境中，此環境之鼓舞力與警誡力，非常偉大，除非下愚之人，孰能不痛感責任，勉求爲支持中國命運之工作者。中國教育家對於青年問題，固亦常致忠告或勗勉之詞，實則今日教育青年者，乃青年自己，其原動力即對於保國保種之責任觀念，教育者只須善加輔導斯可矣，大勢上絕無退步或墮落之虞也。

吾將進而希望日本人士特注意於中國青年，而將先論中國青年之思想趨向。吾人願勸日本朝野明白認識者：中國青年思想絕非狹隘自私的國家主義，亦非左傾的階級主義。青年一般不屬於任何黨，不盲從宣傳，不崇拜權勢，非本國政治勢力所能左右，更非外國勢力所能牢籠，且中國青年近年對於國難之態度，絕非反日抗日等名詞所可形容，蓋根本上只爲自立自存之責任觀念所迫。其所期者惟國家之獨立，民族之幸福。其感情爲眞摯的，同時爲反省的。現在中國一般青年之腦海中，不知有黨，惟知有國。且已能深刻認識日本，其自已立志之目標，爲與日本青年同樣能勉力學術服務國家而爲有用之人。其國際觀爲合作爲平等，最後目標爲人類共同幸福。其爲目前中日問題明强弱辨利害，絕非過去之淺薄見解，其不甘於放棄者只國命耳！吾因有感焉，世界白種國多，黃種國少，今之世界在科學上，工業上，經濟上，軍事上，依然爲白種優勢之世界也。黃種强國只日本，而其志在霸亞東以超歐美；然試環顧四周嫉忌而與之爭者何限，是爲日本計，當然須覓同伴，則自宜求之同文同種之中國，是則當然應同情中國青年，期待兩國青年之合作提攜，此無他中國青年今日精神上已爲大陸之主人，五年十年後，即實際負責焉，其關係之重可知矣。日俄戰後，中國學生負笈東京者一時逾兩萬，適文部省頒取締規則，留學生大譁，然風紀實劣，湘人陳天華憤而投海，遺書以諫，謂放縱卑劣，不能成事。今日之中國青年，非三十年前之比，陳天華當年以死諫

爭者，今幸免焉。中國青年之風氣及其重要，中國人且往往忽視之，日本人士恐更不詳。吾深望彼邦識者高瞻遠矚，研討及此，凡對華行事，定以普通中國青年之願望爲標準，將來東亞安全，幸福，自由，兩國文武青年協力謀之，此吾儕所切禱者也。

（錄六月一日上海大公報）

華北局面的剖析

自華北走私猖獗，繼以日本增兵，人心不安，震動全國，尤以前日北寧路炸彈案，使人聯想及於九一八事變時日方所稱之『柳條溝事件』，而認爲重大問題，又將發生，因是風說紛紜，上海更甚，蓋投機市場，本多怪謠，而眞相不明，易生疑懼，勢則然也。吾人於北方情形，知之較諗，敢就所見，略加剖析，當爲留心時局者所樂聞歟？

第一，國人須知自三年前塘沽停戰協定締結以來，華北中日關係，迄未脫離軍事羈絆。該協定係由關東軍代表簽字，故所謂不駐兵區域各縣，無形中悉入關東軍勢力範圍。最初『戰區』尚分薊榆兩區，以殷汝耕陶尙銘分任行政專員，一駐通縣，一駐唐山。其後陶爲日人反對去職，殷乃夤緣調任榆區，顧於薊密區本缺仍行把持，意求合成爲特別區，直隸中樞，不受河北省政府管轄。去冬冀省僞自治運動勃發，戰區附近各縣，頗見蠢動，其中實有背景，蓋欲擴大『戰區』也。迨殷逆宣布『自治』，竟將非戰區之三河等縣一併加入，擅行割據，河北省行政完整，自此破壞，其所恃爲護符者，關東軍耳。會僞軍李守信部由熱河入察北，先後以所謂『蒙古保安隊』者占據察哈爾省之六縣，初爲駐軍拒擊，而土肥原則詭辭以誘當局，謂願以察北易冀東，請許僞蒙軍暫駐，自願回至長春，代辦冀東交涉，實則並無其事，察北至今淪陷，察省行政完整，又被破壞焉。此際察北冀東，全入關東軍支配，而近在咫尺之天津，日本駐屯軍直無權容喙，因而有去夏藉口日本租界白逾桓與胡某之暗殺案，提出撤退中央軍取銷各黨部等要求，竟得全部勝利，而駐屯軍之地位，遂爲之增强，此次駐屯軍司令官改任中將與夫增加軍隊，皆爲因應此新局勢而來，蓋不啻又造成一關東軍也。在『塘沽協定』與所謂『何梅協定』的軍事協定支配之下，中日關係，斷斷無好轉可望，然欲根本取消，或另行改訂，則又非簡單易辦，是故華北局面之杌隉，難期解消，原因蓋非一端。

第二，華北局面，誠然惡劣，然而若謂已成眞正淪亡，則又不然。國人須知：人非喪心病狂，決不至甘於賣國，非至水盡山窮，亦決不肯甘於澌滅。華北局面，今日困難如此，大小官吏，苦心支持，維護國權者，尚大有人在，讀者試讀今日本報特派員之張垣通信，即可了解一二，故國人務須以善意同情華北官民，認識其環境，諒解其本心，使其應付艱危，精神上不致過於苦痛，更不致陷於自甘暴棄之列。尤要者勿懷華北已亡之成見，認爲事無可爲，務須以種種方法，就種種機會，鼓勵華北當局而援助之，使其有勇氣，有信心，樂爲國家民族，含辛茹苦，忍辱負重，作最大力量之支撐。抑依最惡之想像，不過再起軍事行動而已，然果使中國方面內外一致，上下協合，則田橫五百人，隨處可有，對方如感於形勢之嚴重，犧牲之巨大，則壓迫之來，亦不能毫無顧慮，是故目下最要在盡可能以保持平和局面，下決心以維護最後立場，苟能如此，肆應非無辦法也。

第三，吾人始終，認爲平津不足憂而察綏實可慮：蓋平津地方中日關係，並無再加惡化之理由，除非日本志在占領土地，否則無事不可商量，且法幣問題，地方已有辦法，關政問題，亦不致引起武力，故日來關於平津之種種風說，除非內部別生支節，此外殊不值重視，惟察綏在不斷的陰謀策劃之中，不容不鄭重注意，蓋日本軍人，既念念不忘對俄，而包圍外蒙，實其已決之政策，故張庫交通，首先攫得，而有察北六縣之占有，內蒙經營，早定方案，因有蒙古建國之醞釀，使其計畫，完全成功，則庫倫政府不能高枕而臥，蘇俄亦未必肯聽日本勢力在內蒙坐大，是則兩力摩擦激盪之結果，遠東大戰，遲早必起。我國與其於失地之後，引動戰禍，供他人之魚肉，何如自動防禦，預弭浩刧，其法宜就保全察綏領土主權，迅決大計，務竭全國之力，維護內蒙。現在德王雖失自由，其心依然內嚮，蒙兵雖經教練，人數並不甚多，祇須漢蒙協作，藩籬不難保持，縱令人以强暴相加，我亦應當惟力是視。以上所陳，略見輪廓，更申言之，保察綏即所以保西北，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國，而世界和平，亦於此攸賴焉。此乃華北問題之眞核心，時機愈逼愈緊，竊願政府與國民宜有明瞭之認識，務下澈底的決心也。

（錄六月二日上海大公報）



國風社選

人日倚樓望雪感作 君坦

頹瓦明危樓倏忽俱華皓海氣何漫漫檣飆亦縹緲
歲羽去無迹寧不催人老我行北極來冰霜在襟抱
東風吹血腥千門失昏曉疇昔朔方兒身手亦云好
敗鱗難爲功菌溷從顚倒乾坤恣粉澤宛轉道旁殍
勞人歷歲寒賸此寸心皦谷陵海欲塵眼中田橫島
第恐堯鶴歸高寒動華表

爲蔭亭題瀛槎三泛圖 次貢

阿兄行經地底天（仲兄石芝曾游美洲地底天用倪文毅少時語）弟亦涉足
西瀛壖（季弟受正曾游學奧國）腰鼓如吾至可哂遠志垂老羸
南遷平生緉屐兄若弟摶摶大地才半偏輸君何止
三十里一足直似夔憐蚿君冠遠游歸何年載歌小
海重扣舷讀書行路非二事無怍健筆凌雲煙海槎
三乘換途徑天地之奧供探研後儒詁經病太蔽謂
地廉靜天傾旋君親進日入嵎谷言歸濯足扶桑邊
境惟身歷書益信梅江足引談地圓（梅氏引大戴禮曾子答單離居之問以證地圓江氏永則言易大傳曰坤至靜其德方方言其德其形非方可知）王庭歷聘卅
六國問俗躶露兼裘氈舟車檋欙素所職置郵國命
遙能傳此行所關國大政豈但周覽誇腰纏料知篋
衍盛紀載郭薛美不專於前南游我亦草一集土鼓
未可儕宮懸

贈董卿 子言

錢塘蘇小是鄉親猶復新安故里尋入幕牋函能敏
捷不官詩學轉清深孝廉船久維吳越水繪園曾閱
古今閒話晉祠舊風物太行山勢歷嶇嶔

纏薌遙寄歲晏喜晴詩次答 子威

使君旌節駐邊城隔歲耕桑驗雨晴比戶鴻嗷憐積瘁未春鵲噪起歡聲政閒微覺謳吟樂功大原無寵辱驚想見弓衣蠻布事部民已報織詩成

昨傳寇氛已近貴陽極深惦念旋聞擊卻遠竄適纕蘅以歲晏喜晴詩見示爲之欣然再賡原韻奉正　　夔舉

沅澥傳烽會城捷書遠道卜陰晴官賢自爾金墉固歲暮依然爆竹聲麾扇不夸萬人廢登壇能使一軍驚（新攝府事）寇氛頓逐春雲散竚聽三年報政成

丙子元日試筆　　病樹

國論危處臘羈棲避庾塵門無朱紱客家有白頭親傲骨寧辭瘦閒身不負春雕蟲吾已悔多謝問奇人（鄉人招主國學院講席已謝之矣是日得王君志淵書仍申前說）

風夜過頌雲　　仲恂

圖史收身健騏驎著地神寒芒巖電奕別緒雪髭新慘澹三邊事蹉跎百戰人傑樓風析促梅蘂昵添春

纕蘅使君既命經紀鄭徵君兆域復捐金種梅再賦四章　　覃生

病念山樊舊賦詩傷心後日已懸知埋藏正氣依先壠不記滄桑歷幾時（鄭徵君病中歎詩朝朝暮暮念山樊丙舍雖燒竹樹存又云吾身向在猶如此後日懸知更忍言）

曾隨趙俊到堯灣藻米溪頭磴道攀瞻拜幽扃遺感喟夕陽一片是童山（辛未歲與趙康君同訪鄭徵君墓先過徵君舊宅堯灣過藻米溪後始曲折登子午山）

賢哉潘伯蒞黔疆一代經師重表揚樵採禁申三十里宛如柳墓在滋陽（柳下惠墓在今山東滋陽縣洪北江有滋陽謁柳下惠墓詩）

廣文傲世挺風標獨與梅花共暮朝（鄭徵君梅花詩先生囊無一錢看獨與梅花同且昏）廣種千株分鶴俸青山從此向吾曹

題高劍父畫集　　樹人

藝壇誰許著鞭先金石相攻四十年天下英雄君與操（劍父嘗昔相與之語）可令美意付雲煙

海波浩浩態翻新下筆分明大有神雄放清敦俱本性吳王各自有千春

高陽臺（訪媚香樓遺址）　　鐵尊

衰柳長橋叢蘭敗壁歸魂憶斷芳華膽怯空房簾前便是天涯春鐙甲第都如夢膽夕陽門巷欹斜閱興亡一角紅樓猶屬兒家　風塵知己難爲別抵陽關三疊情寄琵琶獨抱枯香憐它蜂蝶紛拏春來多少嚦鵑血甚豔痕留染桃花漫勞人月地徘徊過盡鈿車



凌霄一士隨筆

于敏中為清代狀元宰相之一，號為得君，（乾隆二十五年以戶部侍郎入軍機，官至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為軍機大臣者二十年，後數年為樞臣領袖。）生授世職，沒予上謚，而有謂其死係高宗示意自殺者。李岳端「春冰室野乘」有「于文襄出缺之異聞」一則云：

金壇于文襄，在高宗朝為漢首揆，執政最久，恩禮優渥。輔臣不由軍功而錫世爵者，桐城張文和廷玉而外，文襄一人而已。（新疆底定時，文襄以帷幄贊襄之勞，錫一等輕車都尉世職。）然世頗傳其非考終者，云：文襄晚年，偶有小疾，請假數日，上遽賜以陀羅經被，文襄悟旨，即飲鴆死。往者聞萍鄉文道希學士談此，方以為傳聞之辭，絕無依據。頃者讀武進管緘若侍御韞山堂集，有代九卿祭文襄文，中四語云：『欲其速癒，載錫之蔆；欲其目覩，載賵之衾。』乃知陀羅經被之賞，固當時實錄也。經被之為物，凡一二品大員卒於京邸者，例皆有之，并非殊恩異數，以文襄膺眷之隆，身後奚慮不能得此，而必及其未死以前，冒豫凶事之戒，使其目覩以為快耶？此中殆必別有不可宣布之隱，故特藉兩漢災異策免三公故事，以曲全恩禮，如孝成之于翟方進耳。國朝雍正以前，漢大臣居政地者，雖無赫赫之功，然大抵硜硜自守，不肯以權勢自肆。洎張文和當國，風氣始一變，而文襄實承其衣鉢，士大夫之浮薄者，紛紛趨其門下，權勢赫奕，炙手可熱，國初諸老剛正謹厚之風，至是乃如闕文乘馬矣。裕陵之聰察，豈有不燭其隱者？文襄之禍，實由自取。昔文和晚年，以致仕歸里，陛辭日要請宣布配享世宗廟廷之旨，致觸聖怒，下詔譴責，撤其配享。及其薨也，以配享為先朝所許，復下詔還之。其用意殆與此舉同。英主之駕馭臣工，眞有非常情所能測度者矣。

此說可信之程度如何，頗可研究。

高宗之於敏中，倚畀夙隆，惟乾隆三十九年七月，（時敏中已以大學士領袖樞廷。）內監高雲從洩漏記名人員硃批記載案起，詞連敏中，上諭謂：『自川省用兵以來，于敏中書旨查辦，始終是其經手，大功告竣在卽，朕正欲加恩優敍，如大學士張廷玉之例，給以世職，乃事屬垂成，而于敏中適有此事，實伊福澤有限，不能承受朕恩，于敏中寧不知痛自愧悔耶？因有此事相抵，于敏中著從寬免其治罪，仍交部嚴加議處。……于敏中務宜痛自湔洗，以蓋前愆。儻此後再有過犯，朕不能復爲曲貸也！』（尋部議革職，奉旨從寬留任。）迨四十一年正月，以征勦金川蕆功，諭頒酬庸之典，謂：『……大學士于敏中，自辦理軍務以來，承旨書諭，夙夜殫心，且能鉅細無遺，較衆尤爲勞勩。其前此過失，尙可原恕，著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以示格外恩眷。所有此次恩賞世爵世職，均著世襲罔替。』特膺懋賞，非樞垣同列所能望，前事若消釋無迹矣。四十四年十二月卒，諭謂：『大學士于敏中品端才練，學職優長，久直內廷，小心謹愼，歷數十年如一日。自簡畀綸扉，辦理金川軍務，承旨書諭，懋著勤勞，因加恩列入功臣，特予世職，並賜雙眼孔雀翎黃褂，以彰優眷。恪恭匪懈，倚任方殷。前因其喘疾較甚，諭令乞假加意調攝，卽派太醫院堂官前往診視，並賜人蓡，俾資培益，用冀速痊；復屢遣大臣存問。昨聞病勢沈劇，倍增廑念。玆聞溘逝，深爲悼惜。著加恩入祀賢良祠，並派皇八子帶領侍衞十員，往奠茶酒。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賜祭葬，予諡文襄。）飾終之典，亦不爲不優。

其後乃甚惡之。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以敏中原籍財產發生爭執一案，諭謂：『大學士于敏中所遺財產，若伊生前營私不法之事已顯露，卽將伊正法，查抄入官，皆所應得。今旣完名而沒，朕亦惟始終保全，以存大體，本無庸治其生前之罪。』並令除酌分銀二三萬兩給予其孫德裕外，餘均撥充本籍地方公益之用。八月，以蘇松糧道章攀桂曾爲敏中雇匠

蓋屋，諭謂：『于敏中受朕深恩，乃聽本省地方官逢迎，爲之雇匠蓋屋，若在生前，必重治其罪，今既完名而歿，姑不深究，以示朕始終保全之意。』五十一年三月，乃撤出賢良祠，降諭詳言之云：

朕因幾餘詠物，有嘉靖年間器皿，念及彼時嚴嵩專權煬蔽，以致國是日非，朝多粃政，復取閱嚴嵩原傳，見其勢燄薰灼，賄賂公行，甚至生殺予奪，皆可潛竊威柄，顛倒是非，實爲前明奸佞之尤。本朝紀綱整肅，太阿從不下移，本無大臣擅權之事，即原任大學士于敏中因任用日久，恩眷稍優，外間無識之徒，未免心存依附，而于敏中亦遂暗爲招引，潛受苞苴，然其時不過因軍機大臣中無老成更事之人，而福隆安又年輕未能歷練，以致于敏中聲勢略張，朕非不知，而究之于敏中亦止於侍直樞廷，承旨書諭，不特非前朝嚴嵩可比，並不能如康熙年間明珠徐乾學高士奇等，即寵眷聲勢，亦尙不及鄂爾泰張廷玉，安能於朕前竊弄威福，淆亂是非耶？朕因于敏中在內廷供職尙屬勤慎，且宣力年久，是以於其身故，仍加恩飾終，並准入賢良祠，以全終始。迨四十六年甘肅捐監折收之事敗露，王亶望等侵欺貪黷，罪不容誅，因憶及此事前經舒赫德奏請停止，而于敏中爲朕前力言甘省捐監應開，部中既省撥解之煩，而閭閻又得糴飯之利，實爲一舉兩得。朕以其言尙屬有理，是以准行；詎知勒爾謹如木偶，爲王亶望所愚，遂通同一氣，肥橐殃民，竟至釀成大案。設非于敏中爲之主持，勒爾謹豈敢遽行奏請，即王亶望亦豈敢肆行無忌若此？是于敏中擁有厚貲，亦必係王亶望等賄求賂謝，種種弊混，難逃朕之洞鑒。若此案發覺時，設于敏中尙在，朕必嚴加懲治；雖不至如王亶望等之立寘重典，亦不僅予以褫革而已也。因其時于敏中先已身故，不加深究，曲示矜全。但于敏中如此營私舞弊，朕不爲已甚，不肯將其子孫治罪，已屬格外恩施，若賢良祠，爲國家風勵有位，昭示來茲，盛典攸關，豈可以不慎廉隅之人，濫行列入？朕久有此心，茲因覽嚴嵩傳，觸動鑒戒，恐無知之人，將以嘉靖爲比，朕不受也！于敏中著撤出賢良祠，以昭儆戒。朕用人行政，一秉至正大公，從不稍涉偏私，亦豈肯意存迴護？前明嚴嵩之營私植黨，嘉靖非無聞見，第已用之於前，不免迴護，遂以釀成其惡。朕甯受乏知人之譏，斷不使天下後世謂朕有爲于敏中始終蒙蔽之名！刑賞黜陟，彰癉所繫，賞一人而天下知勸，罰一人而天下知懲，是以不得不明白訓諭，俾天下後世，咸知朕意。將此通諭知之。

借嚴嵩作陪客，駡得頗惡，特處處自留地步而已。至六十年五月，更降諭奪其世襲罔替之輕車都尉世職云：

昨閱國史館進呈于敏中列傳，朕詳加披閱。于敏中以大學士在軍機處南書房行走有年，乃私向內監高雲從探問記載。又於甘肅監糧一事，伊爲之從中主持，慫恿開捐，以致釀成捏災冒賑鉅案。因此案發覺時于敏中先已身故，不加追究；但于敏中簡任綸扉，不自檢束，旣向宦寺交接，復與外省官吏夤緣舞弊，卽此二節，實屬孤恩，非大臣所應有。使其身尙存，必當從重治罪；今雖已身故，若仍令其濫邀世職，又將何以示懲？于敏中之孫于德裕，見官直隸知府，已屬格外加恩，所有承襲輕車都尉，著卽撤革，以爲大臣營私玷職者戒。

在其生前已認爲「尙可原恕」之「過失」，亦復舊事重提，而在「孤恩」……「必當從重治罪」之列矣。（于德裕係四十七年奉旨承襲一等輕車都尉並加恩以主事用。）（本篇未完）

波蘭的愛國熱

樵

波蘭是一個可泣可歌的民族。自從復國以來，人民愛國的熱忱，愈見顯著。我們從下面的一個美麗的故事裏，很可以看出波蘭的國民性：

有五個不同國籍的作家，約定每人寫一本關於象的書。那位英國人便首途到印度去，組織了一個獵象團，他寫成一本很厚的，帶有相片的獵象記的專書。那位法國作家却毫不經意地走到萬牲園去，看了看，很快地就寫成了一本「象與戀愛」的小品文集。德國作家的寫法又不然了。他很專心地埋頭於研究的工作，經過了幾年之後，他寫成了五厚册書，題目叫做「象的研究的入門。」俄國作家灌飽麥酒之後，到閣樓裏睡着了，後來他作成一篇哲學論文，叫做「象——牠果否存在？」最後那波蘭作家却坐在國立圖書館裏寫成一本很激烈的小册子，它的題目是：「象和波蘭問題。」

據說這個小故事是波蘭大音樂家巴德魯斯基氏說出來的。

陳伯祥

丁玲

在一羣驀生的人中間，我看到他了。他又高又大，臉上全堆着密密的大顆的痳子，影響到不能辨淸他的眉目和鼻嘴是看見的，大約是比較大的原故。他坐在我對面的靠背椅子上，裸着上身，穿一條黃短褲，底下又是裸着的粗黑的腿。他似乎是在擠着也許是瞪着那一縷線似的小眼睛望我，所以我也就把他打量了一番。

原來我們還該睡在一間房子裏。

我們沒有說話，只從他手上我接了一枝香烟，又是什麼時候我也遞了一枝給他。

從他同別人說話的口音中，我聽到道地的上海話，我懂的十之八九，另外有許多口語，簡直是我從來沒有聽到過的。

「他一定有沙眼，」當我用着他的洗臉手巾的時候，我自然的這末想，因爲在早上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時候，在那不大看得見眼睛的地方，竟浮着刺目的兩團綠色的眼屎，我當然沒有什麼猶豫還是用那灰色的小毛巾洗了臉，不過他一定有沙眼的這觀念是在這時產生的。

比旁的兩個人他更不離開這房間。他似乎並不會唱戲，也不會唱什麼小調子，所以他總是靜靜的躺着。有時我疑心他睡熟了，望望他，他却在看書呢。大半的時候他都拿着那一本三十二開的有着灰色書皮的書。我故意捉住了一個機會跑到他床邊去看一看那書，因爲我也希望有一本書來遣去這長的白天，原來是「一本三民主義問答」。我問他這是一本講什麼的書，他告訴我他一點也不曉得，他簡直就不認得牠。他笑了一個很天眞却又有點意味的笑。後來幾天這書還是很少離開他的手。

常常吃着別人買來的瓜子或鐵蠶豆，連別人買來要補一補身體的魚肝油，也毫不客氣的幫着吃。

我就做了兩次小東道，打了半斤酒，買了點燒鴨，他卻又是最客氣的一個。就是平常吃飯，他也是最讓着我的，只要我一離開桌子，那比較有點肉的那樣菜，我就看到連汁都倒在他碗裏了。

總是領到了薪水過後，常常看見他們買一點襯衫，膠皮鞋，襪子，甚至香烟盒，幾種用場的小刀之類的奢侈品都買了回來，而他還是什麼都不買，穿着一件怪難看的白色西裝坎肩，和一條衛生褲，在走路的時候，便用一把大蒲扇掩着前面，擺着大八字的走了出去，或走了進來。天一稍稍有點熱那件坎肩便收藏起，背上，手膀上也佈滿了許多大麻子。

後來我們不只成天抽烟了，他拿了一付骨牌來，我們玩搶開，接頭，撲烏龜，撲蝎子，他是這裏面最能幹的一個。他又拿了麻雀牌來，我們打兩毛錢一鏇，他也是顯得最有心計，他常常提醒我告我。現在我們攪得很熟了，他時時逗大家笑，譬如他發九餅的時候，他就說：『陳伯祥來哉』，或是一抓到二索，他就更擠着小眼問大家：『像吧，嘿！』他贏的時候多，他居然拿贏的錢買一些酒菜，或者買幾十個餃子請客。

有一天他收到一封家信，他來請我替他看看，我以爲他騙我的，我不信他不認識字，我不肯唸給他聽，他再三請我，我只好唸了，又解釋給他聽，他非常快樂的樣子，顯着有濃厚趣味的笑說道：

『儂邪氣好！』

接着他就恭維我一陣，說能識字是幾多幾多好，他一定要請我教他，可是後來他又說出字是一點用場也沒有的，只有手槍才眞使他羨慕，於是他說了些一段段的故事。有一次，那還是他在上海楊樹浦的時候，他是一個汽車夫，他替他一個親戚運了幾枝這個傢伙，他悄悄拿了一枝，在曠地上，朝一隻狗射擊，砰的一下，那狗就跳了起來，汪汪汪的亂吠，叫得不知多響，牠並沒死，子彈只打進牠屁股，他卻眞樂，直到現在說起時，還不能不唏着嘴笑，而且連着說：『勿騙儂，眞寫意……』他又說，有兩次一些人抓着他去開會，他幾乎悶死，還給了他兩捲紙頭，要他去發，他就通通給了燒餅攤，他說：『眞正鴨屎臭』他常常要加這末一句的『啥人要去看，就看了有啥格用場，弄得勿好，巡捕房裏吃官司哉，打屁股，吃洋火腿，就算同儂客氣，勿值得！有浪手槍，管儂啥人，先下手爲強，拚拚總勿寃枉。我最恨最恨的就是紙頭，有本事，寫寫總歸沒用場格！』

過了幾天，他也將別人買來的現成紙筆拿來請我寫幾個字教他，我就依他寫了如下的幾個字：『陳伯祥，本事巧，臭蟲咬，睡得好。紙上兩行字，三天認不了！』他每天就把這幾句話在口頭上唸，用筆點着唸，他遠不如一個小孩，我忘記他唸了幾天，總之，不特沒有把字認進去，就從沒有唸順口。他一唸的時候，大家便笑他，他自己却從沒有笑過，我疑心他就只想逗大家笑笑。

有一天，他要上街了，我當然不會知道是什麼事。他却穿得十

分整齊，條子紡綢的短褂和長褲，還有一雙黑皮鞋。在稀稀的垂在低額上的幾根黃髮，也用了一點油梳上去了，搖擺着走出去，神氣的向我說：「晏歇會！」頗有一點大亨的樣子。大亨兩個字是他告訴我的，他常常故意同我說：『儂嗎，是大亨，阿拉是癟三。』

囘來的時候，他帶囘一把檀香木大摺扇，這扇子同他衣服等等都很配襯，所以我說很好。他快樂極了，一定要我在那白紙上寫點東西。後來我在那上面寫了一個罵人的，大約是罵做官的故事，故事很幽默，他倒很滿意的樣子，題款是「伯祥大先生囑書」

他不只這一套漂亮衣，他還有幾身，可是他在家的時候，連短黃褲都捨不得穿，他說要是在上海他老早就穿起上大世界去白相，他打野雞就從來不吃虧，漂亮，架子，老門檻，我相信他並不全是吹牛。

日子太長了，我們大家像住在一個荒島上似的，一天到晚不離那一間大廳，全無事做，我就成天逗着他們說一些他們自己的故事。這些故事都很能動我，不知給了我許多知識。他們都是飽有經驗，從生下地就不斷的在生活裏打翻滾，都過了許多奇怪的日子。伯祥也說了許多他在一二八運子彈的經過，他描繪了戰爭時的情景，他說得最好的還是他趁機會怎麼設法硬騙了這輛車去做運子彈的事，而他在這種工作裏每天可以拿四元錢，當然仍舊能夠偷得到汽油。別人的故事只有比他更多波瀾，但誰也沒有他說得坦白，他說起一些社會上所認爲不道德的事，我始終疑心他太誇張，也不明白他用意。

後來我們繡花了，他竟耐心連繡了兩個下午。我担心他眼睛，就勸他，他像興緻很深的沒有聽我的話，我知道他也是太無聊的原故。

無聊常使這幾個粗壯男人爲一點點小事生氣吵架，有時甚至幾乎動手，但這裏面有一個，從不同人衝突，也不勸架，這人便是他，他是幾乎連站在旁觀者的立場也不發表一點意見的。不過有一次不知道爲什麼，把一羣人都叫到後邊去了，說是同街上人打架，囘來時，他述說他英勇的戰蹟，那種得意，我當時有點難於了解。他身上的確中了一拳，用酒揉了半天。

後來，就有幾個人正式跟我們讀書，有一個讀英文，有一個讀中文寫字，有一個歡喜讀小說，他天天都要問許多他不懂的字。他們還買了一本法網我唸給他們聽，他們替我改句子，使句子更容易使人懂些。這時只有他，他無論如何不能跟着唸下去，有時也自嘲似的又翻出我早些日子寫的那張字條子來唸唸，於是他笑了，因爲別人已不再笑這樁事。他就買了一個蒼蠅拍，成天拍蒼蠅，又把死蒼蠅放在院子裏地上，讓成羣的螞蟻來抬，黃螞蟻和黑螞蟻又打起架來，他似乎看得很有趣，不大疲倦。

他常常替我着急，問我住得來住不來，同我講上海，又同我講

南京的山，說他這還是第一次看見山，他是向來就不知道山是個什麼樣子。我知道他是在着急他自己，他一身的筋力，就全消耗在這一間房子，同我講閒話，我倒有點替他苦。幸好有一天他就被叫走了。他是穿得很漂亮的離開的。過幾天或七八天，他也仍舊來一趟，我觀察他很得意，來的時候總還要買點東西給我們吃。來同我們瞎談一陣，慢慢就又談到女人身上來了。最後我知道他在供給另一個家。他還同我商量討兩個老婆好不好，因爲他還有一個未婚妻在楊樹浦紗廠，是他第一個老婆跑了之後剛訂下的。

我離開那裏的一個早晨，他湊巧也在那裏。天濛濛亮，他穿的駝絨袍子，這使他顯得很「大亨」的，他遠遠站着，我知道他在擠着，也許是瞪着小眼睛望我，我們沒有說一句話。也沒有互遞一枝香烟，因爲我對這事早已停止學習了。

這人輪廓在我腦子中保持很淸楚，不過恐怕仍是不能好好的立體的素描下來，將來也許有機會，還要替他寫一篇。現在可算結束了！

工夫歌

王士瑗

沒有喜笑，也沒有哼喝，
大家呼一隻解乏的歌；
春飛得多輕，多隱約？
管他沒咱的份，咱也不臉熱；
誰都不許想老婆，用心作，
下工一壺老白干，也不錯！
莫遲疑，小心誰的鎬頭起，
準，巧，一下一下穩住氣；
你抬筐來我執鏟，用力！

看高坡一條一條變溝渠。
莫想家，家鄉好比一隻花，
浮皮美，感肉麻，
嚐口冷水是冰渣；
有活作什可怕！
捎幾吊錢給兒媽。
留心南來一隻燕，倒翻身，
示家消息萬平安，
旱煙舒起一身累，飄然，
(烙絲中)回味今天等明天。

熬過一日兩角整，臢着用！
回家贖二畝好地是正經；
黃米窩頭老鹹菜，莫發瘋！
吃得多了手不伶。
那老頭兒想什麼？想什麼？
（老頭兒像是在發楞）
休想你祖家臭饃饃；
工頭可不留情面，軟傢伙！
快舉起鎬頭土上落。

一九三六，五，九日。

家

一　全福

李欣

全福丟下了鐮刀，伸直彎得麻木的脊背，吐了一口鬆快的大氣。右手摘下破草帽，扇子一般的在耳旁用力揮着，同時左手從腰裏拉出根汗膩的手巾，擦着臉和背上的汗。這是夏日中午，太陽嚴酷的烤炙着大地，偌大一片曠野上沒一點風。全福可沒想到這些。他看到金黃色發閃的麥堆，像個浪婦人一般在對他賣俏微笑，鬧得他心頭發癢，以致於遺忘了手脚的酸痛，從清早起來連一塊饃皮都沒塡下的肚子，反而他幾乎要放喉嚨唱起來。

「騷貨！」他驕傲的想着：「你躲在娘家不回來，怕我不會把莊稼弄到家裏去！咱跟爹到底是親爺們，大忙天，替我套車拉麥。這回，你，騷貨，可沒話說吧！等你回來，怕不嚇你一大跳。」

他笑了。他想到遲幾天後老婆從娘家回來的情形：進了門，第一眼瞧見院角裏的麥楷垜，再看到麥圈內的新麥，一定斜靠着鍋台，嬌聲顫氣的說：『喲！麥可打罷了，誰幫你推回來的？』

『騷貨！』他吐了口痰，又把草帽戴上，眼向那晒得冒煙的路望去。路上只有幾個拿着鐮刀回家吃飯的人，沒有一輛車子。

待了一會，他稍微有點焦急，也覺着餓的慌。向在路旁走着的矮漢子說道：

『五哥，見俺爹時給捎句話：我麥割完了，叫他套車拉拉吧。』

『好。你沒吃飯麼？』

『打清早起來割到這時候，就灌了一罐涼水，還提吃飯！×他娘，』他又想起他的老婆子，帶着快樂的神氣罵着，『麥天走娘家，浪的啥×！』

那人低低的說了句諷刺的話，笑着走開了。

全福扭過頭去，瞧瞧自己影子，長長的橫梗在麥田裏，知道太陽偏西快要夜了。他覺着頭有點暈眩，嘴裏乾渴得難熬，加上肚內抽搐的發痛，幾乎把他裸立在日光下的力量全消滅了。他想找個蔭涼地躺倒，休息一會兒，但這地裏沒一棵樹；他又捨不得離開麥堆，怕血汗換得的莊稼叫人偸去，只得勉強的忍受着。

他在麥堆旁來往的走，檢視着還散的麥穗，然而心和眼却停在路上，享受着灰土的燥熱。半晌，眼發澀了，還沒看到爹趕來的牛車影兒。失望使他感到憤怒，他想罵誰幾句。地面像火爐一般在放散白日的熱氣，烤得他脚心痛。

『這簡直是在鍋台裏面鑽着，不久就燒焦了！人又不是紅薯。鬼天氣！』

他想把自己分做兩半兒，一個守住麥堆，一個到家催爹套車。也許晌午飯耽誤了事，自己回去，爹剛吃完飯，坐在槐樹底下吸旱

煙，兄弟却正從槽上向外牽牲口。

「飯耽誤了車，全福，你先走吧，車隨後就去。」

顯然這是幻想，車並沒來，路上的人羣中也沒有爹。

不知從那裏來了一塊黑雲，把太陽光遮住。沒多大時候，天空變做一塊低壓的黑幕，風也颳起來，空氣突然變得涼爽。這時候，田野各處都忙亂了，七手八脚的收拾莊稼全福才從火爐內鑽出來，又擲入愁苦的激流，更加焦急了。先和風戰鬥，撈拾着飛散的麥子，把它們堆壓在一塊。隨後睜大眼睛，跑在道旁等待着。路上來往的人和車輛很多，但他對它們和它們對他一樣的不關心，即是熟人也因為忙着工作忘記了招呼，很快的過去。所以在他看來，它們都是些無用而在滾動着的石頭。

疑雲在他心裏慢慢凝結成絕望，眼前一片黑。

「爹哄我呀！……」

他拖着沉重痛酸的腿，走到麥堆前坐下，腦子內亂七八糟。他覺着痛苦，可莫明痛苦的來由；他恨一些人，可不能確定到底恨誰。後來，他找到一個頭緒。

大概娘還恨着我吧！……娘……常我小時候，娘待我多麼好，總怕我受什麼委屈。……娶了媳婦以後，可不同了，騷貨娘家有錢，受不住苦，娘和她過不上來，連累到我作漢子的身上。……年景不好，家裏常生氣。娘說：「把錢吞起來，預備給老婆子買衣裳穿，雷打你這無良心的人！」鬧了一頓。……唉！……娘說沒我這孩子，把我分出來過……想到這裏，他向大路上看了那麼一眼，又咬緊了牙齒，爹存心哄我，生法把我折磨死，再把地收回去。昨天晚上就告訴我：等我割完麥時候，套車幫我拉走。現在天要下雨了，他把我丟在地裏不管！……

大雨滴開始打着地面，他急壞了，突然跳起來，在地裏來回跑着，像一隻無著落的野獸。後來，他半瘋狂的竄到道旁，抓到一個向家邊跑的人。

『哥，您見俺爹沒有？』

「全福，你瘋了，丟開我，讓我走路！下這麼大雨，難道說我管着您爹麼？」

全福挨了一拳頭，聽到幾聲怪笑，讓那人跑開了。他望着那些拉着麥子向村裏去的車，心像被刀斧劈裂般的痛苦。他想向家裏跑，但脚竟不由自主，又轉到麥堆面前。

在大雨傾盆的倒下時，田野上只剩下他一個人。他站在那裏，眼睛凝視着被大雨冲洗着的麥穗，呆呆的像個木偶。這時，他沒有憤怒，沒有思索，任雨水淋濕了衣服，浸泡着他的身體。他和被悲哀征服的死去了孩子的少婦一般，凝立在墓前——這裏埋葬了一切的希望。終於飢餓疲乏的身體禁不住這種嚴重打擊，使他四肢痙攣着。

『完蛋！全完蛋了！』

雨水從草帽洞裏漏進去，滿臉流水，但却澆不滅他眼中的兇焰。開始他像被擲進烈火裏，身骨都燒成灰塵；後來似乎又被投入冰窖中，身上負着幾千斤的重載，壓得氣都出不來。他狂叫了一聲，宛如火山爆發，手伸出來亂抓鬧着，想把握到一件東西。

狂風暴雨襲擊着他。

他要和死掙扎，用出最後的力量無目的的跑起來。等活力被疲乏和痛苦消滅了時，他栽倒在一個墳頭邊。

二　全福爹

全福爹並沒忘記替大兒子拉麥這件事情，全福娘呢，上一晚，想起以前的事情，還流了一場好眼淚。

事情是這樣的：清早起來，冷星微閃時候，他派二兒子全祿推兩袋糧食送到鎮內一家陸陳店（註一）裏，預備糶出錢來抵帳。臨走，他告訴兒子：『快些趕回來，我承許你大哥，今天替我拉麥。』

但至中午吃飯時，全祿還沒回來。他想着大兒子的麥也許割完了，就牽出老牛來套車。剛用苕帚把牛身上打掃乾淨，全祿回來了，見他被鄰居禿三推回來，臉色鐵青，大聲哼叫着。作爹爹的不知出了什麼事。

『連叔，全祿中暑了！我在莊西地，見他躺在車邊，就把他送回來。』禿三沒放下車，就向連叔——全福爹報告。

連叔楞怔了一下，急忙丟開牛繮繩，一面對禿三說着：『禿三，趕快到家叫你嬸子出來，把他放到床上，我去請先生。（註二）』話不說完飛快的走了。

他在路上時，背着火團似的太陽，汗濕透了布衫。他覺得燥急，年輕時候滿不在乎的幾里路，今天在他眼裏分外的長。說也奇怪，全福爹腿，發軟，他知道並不是太乏而是害怕；至於什麼災禍會到來，他可不敢想下去。

『小病沒關係，不至於……』但他想到全祿的氣色，腿不禁往下沉，用粗糙手掌擦去臉上的汗珠，心也只是往下沉。

好容易走到鎮裏，他吐了一口氣，可是脚步並沒放鬆。到一家熟識的藥鋪門口，他陪着笑臉，向那柜台內的夥計問話：

『小哥子，先生在鋪裏吧？』

『呵！陳連，坐下歇歇。找先生嗎？不湊巧，先生早上到南鄉看病去了。』

『快會回來了吧？』

『那可難說，我不是諸葛孔明，猜不定他的來去。也許晚上住在那兒，吃甜米酒聽花鼓戲了。家裏誰有病？』

『我的老二病了，』他顯然失望了，不願意再耽擱下去，有氣無力的答着。『他中了暑。心裏煩，頭悶悶的，躺下來了。好吧，我到別

家鋪子裏瞧一下。』

『假若只受點熱，那沒關係，我給你抓幾樣藥帶回去，喝下就好了。』這夥計在說話時，很熟練的抓了幾把草藥，把牠包好了。

全福爹與其說是感謝，無寧說是惑疑的接受了藥，任那夥計在帳上隨便去寫價錢，就走到別家藥鋪裏去。誰知到處都是有藥沒人，使他極度的失望。在最後一家，他離開那裏時候，聽到一些很刺耳的話，幾乎把這老漢的眼淚引出來。

『幸而先生回家割麥去了，要不蹚見這種請先生的人，大熱天裏日頭毒毒的，也不牽匹牲口，下鄉去才夠倒霉呢！活該他家裏人有病，你瞧在這大熱天還想拉累上一個先生的命呢！先生有幾個命？』

全福爹將一把熱淚咽下肚裏去，沒言沒語的走出了藥門。不管手裏這包草木渣子是否有用，他總得急着趕回去才對。他心裏明白：假若事情往下變化，說不定自己也要到鬼門關掛個號去。白辛苦了一輩子，熬得一份窮家業。倘使天天有窩窩頭吃，又有很結實會下力的兩個孩子，倒也算個福氣。可惜老天爺是不讓窮人驕傲的，大孩子娶了媳婦有一年光景就分門另過了。（註三）只有老二……

天陰了，風在後面催逼着，全福爹因而驟增力氣。他把棼亂的念頭拋開，小跑着。但在他走近村口時，錢大的雨滴落到他身上。沒等他結束了驚疑，雨就變大，使他在趕到家裏以前，把渾身衣服全濕透了。

家裏並沒有哭聲，進去門，看見老婆子，在她臉上也找不到眼淚，他才把心放下去。

『哎呀！你這個人，雨來了也不躲躲，把衣服淋得這麼濕！趕快回屋裏換換吧。』

『全祿……』他仍然免不了遲疑。

『他好了。我找個僻方（註四）給他喝下去，打了一陣屁，瀉了一陣，豹子似的跳了。他只是半路裏喝多了髒坑水，又受點熱……』

全福爹回到屋裏，把那包草藥扔在桌上，找了件乾衣服換上。全祿從他自己屋裏出來，臉色略顯憔悴，走來坐在屋角小板凳上，吸着旱煙。

他們誰也沒說話。因爲興奮的感情過去後，就又接受了許多瑣細的念頭；生活原是沒一刻休息的。吸了兩袋旱煙後，全祿問道

『大哥的麥拉回來了吧？』

『呀！』全福爹跳了起來，把旱煙跌落到地上。『這麼大的雨，他可怎麼辦！×他娘，眞老糊塗了！走，套車去！』

全福娘在廚房灶門邊揉麵，聽見了，伸出在缸盆裏和麵的兩隻黃手，用勁舞着：『老天爺！那孩子死心眼，要是叫淋病了怎麼辦？你們趕快去……』接着她想起大媳婦來，又把話咽回去了。

依全祿的意見，先打把傘到田裏去看，也許哥早躲開了，省得車空跑一趟。但爹呆着臉，只管套車。他也就不言語。

雨漸漸小下來，雖然並沒有停的徵兆。他們把車趕到地後，略使爹慰心的是兒子並不在麥堆邊。他猜想全福一定到別處避雨去了，好在這也不必找他，把麥拉走就完事啦。

把麥向車上裝運的時候，全祿發現了他哥哥的足跡，大吃了一驚！他疑問似的向遠處看一下，回頭同爹說：

『怎麼哥哥的腳印向南去啦！那邊那有躲雨的地方？爹，我去找找看。』於是他像偵探狗一般的追下去。

不一會，爹聽到了全祿的喊聲。

『快來，爹，哥哥倒了……』

全福爹跳下車來，沒顧到把自己的腿閃了一下，失神失智的

跑到兒子們所在的墳頭。在棵小柏樹底下，全福爬在那裏，滿是泥水的衣裳貼在身上，臉色像個死人一般。

『全福，爹害……害……』要不是全祿扶住，恐怕他也要倒下去。後來他蹲下探摸着大兒子的人中，又探摸着那小子的胸部，搓着兩隻手現出一絲苦笑自言自語的說：

『還好，他心口跳咧……』

三 全福娘

全福娘在案板（註五）上切麵，把乾麵粉洒到刀上案板上，只聽見前院車響，沒顧洗手，就跑出來。等一看到大兒子的形狀，雖說以前曾因爲別個女人吵過嘴，自己也兇惡的喊過再不要這個兒子了，但潛伏着的母子天性仍然那樣強烈，使她未摸着全福的身體就哭叫起來。爹滿心的不高興，像受不住這種胡鬧聲調，很出人意外的發了脾氣。

『兒子又沒死，你嚎你娘的什麼喪！老婊子，你是怎麼的？不把他抬到屋裏去，還想……』爹看看娘驚惶無措的樣子，含了眼淚罵不下去了。

這時，自然不能再計較過去的帳，因爲全福家裏沒人侍候，娘現在痛苦的心情又決不願把他丟開，於是全福就住在沒權利住的家裏。至於各人的損失，只好留在後日來一五一十的算賬吧。

娘當天晚上行動有點失常，她把兒子未恢復知覺前的痛苦全負擔起來，覺着忍受的都是自己的罪孽。她很顯明的記得當初坐月子的情緒以及生下全福時夫婦二人所感受的快樂，後來怎樣艱辛的把他養活大了……那點過去的回憶加深了她目前的悲痛，使她失去了眼淚，眼光光的看守着病人，一夜沒有睡覺。

爹下半夜走來兩次，陰沉着臉很少說話。但最後要走開時，瘖啞着嗓子說道：『把老大家裏的（註六）從娘家叫回來吧？』

娘似浸沒在困倦中沒有開口，無神的眼光盤旋在燒得昏迷的病人面孔上。爹正要走出屋門她突然從床沿上跳下來，歇斯底里的喊着：『叫她那「養漢貨」回來要不是她全福也不會弄成這樣，這是我養的孩子，我的血肉，不能由她隨便糟塌。她不是我的媳婦，我不是她的婆子，我們姓陳家的祖墳上沒有她的地方，讓她那「養漢貨」在娘家挨吧！……享福吧！……同黑叫驢去玩吧，不管事，孩子是我的孩子，我會照看……』後來聲音都沒有了。

爹走出房門去時，嘆了一口氣，「祖宗的德行，疤瘡生在臉上」

夏天農家是很忙的，連女人小孩子兩隻手也有用處，不能在家裏閑坐着玩花玩草的，但無論如何，娘在前幾天確實把心力全耗費在病人身上，喂湯煎藥的瑣事弄得她每一條筋肉都浸透了疲乏。誠心愛護的效果見出來了，她替全福拉回一條破腐的生命，因爲他雖然慢慢清醒過來，腿肚上却潰了一個瘡，最使人討厭的是倒流膿，臭不堪聞。

日子久了，娘漸漸對這種寡味的工作厭煩起來。其原因與其說是困倦的支配，勿寧說是仇視心的更生。當她爲病人洗滌瘡口時，常聯想到她痛恨的媳婦。「唉！我是幹什麼的？爲她那個騷貨，好坐吃現成的臭蹄子……」於是她看着那被蒼蠅閧集過的瘡口邊在膿裏爬着的小蛆，不禁想嘔心。

全祿當然更失去了對哥哥的同情心，他覺着分開家的哥哥住在弟弟家內是不大要臉，大忙天，誰都風打雨吹的活受罪，又不是欽着，長日子躺在家裏歇着，還得找個人送茶遞飯的來侍候。有一天，他忍受不住了，那時正在吃飯，就說道：

『前三輩子作什麼孽，這麼髒！叫人怎麼吃飯呢？下一大力，回家來却連飯也吃不飽，眞受活洋罪。我不知道，爲什麼不把嫂子叫

回來，讓他們在他家裏隨便糊塗去。（註七）』他端起一碗飯走開了。

爹娘都不便說話，也不想說話，總之，心裏却都很不快活。

同時，全福仍然是精神錯亂，和發瘧子一樣，他安靜一陣後，跟着便要說些胡話。當然，在昏迷時，是絲毫理智都沒有的，感情衝動着被壓抑的下意識，使他儘作些下流的舉動。

當天黃昏，娘端一碗稀飯給他送去，剛走到他跟前，娘發覺他那火燒的眼睛和痙攣的身體有點異樣，心內不由發怯。但不容她退身，他猛然像野獸般撲上來，擁抱着他的母親，把稀飯碗也鬪到地上，濺了娘一身。口裏野話一堆灌進娘的耳朵，且使大勁把他的母親往床上推。

『全福，……全福，……你瘋啦！……哎呀！……救人咧！……』

她掙扎着，因爲兩隻手被兒子的鐵臂束緊，無法解脫。

病人什麼也不顧，只是作他要作的胡塗事。娘又急又恨，就用牙緊咬着那隻黃瘦却極有力的手，直咬出血來。

『救人！……』娘的聲音嘶啞，眼淚都急得弔下來。

正是這危急的時候，全祿從門外回來，一看光景不對，隨手撈了一條棍子，衝到牀邊，劈頭就打下去。幸而手一滑，棍子落在全福肩頭上，使他痛呼了一聲，倒到土地上了。娘滿口是血沫子，下了床來，「拍——拍」打了那躺在地上的全福兩耳刮子。喘着罵着：

『你這該死的畜牲，……眞不要臉！……全祿，這廝瘋了，趕快找人把他媳婦叫回來，把他扔到他家裏去。……』她這時固然很憤恨，但看到躺在那裏緊急抽搐着的孩子，路微又覺到心痛。『……病昏了，連娘也認不清麼……』就趕忙到廚房去舀水，給潑在胸口上。

這天晚上，全家都陷入極端的痛苦裏。

第二天，全福最末次的恢復知覺時，低低的說：

『娘，眞對不起你，我拖累了你半輩子……』顯然他不知如何說是好，沈默了一刻，突然奇怪的說道：『我想吃肉，想吃點肉。……』

全祿沒等娘說話，在旁搶着來了一個答覆：

『哼！吃肉！我做一年活，也嘗不到一片肉，別做夢吧！過幾年後，我發了洋財，給你來一塊禱頭。（註八）』

『兄弟，哥活不下去了。我只求你這一次，請你把我的麥賣些弄點肉我吃。……』

娘到底是兒子的母親，勸全祿到有錢的隣家去借來一片肉。這時，她在別屋裏，不知道兩個兒子正演着一幕悲喜劇：

全福看兒弟弟拿塊生肉過來，喜歡的搖揮着那無力且染着血汗的手臂，喊道：『兄弟，拿來給我喫。』

『是生的呀！』全祿驚奇的遲疑着。

『不，兄弟，給我喫，我要喫肉。』

『我可告你是生的，喫壞了肚子，不要怨我。』當兄弟的想了一會，竟把肉交給他哥哥！

（註一）陸陳店即糧店

（註二）先生即醫生

（註三）分門另過即分開家之意

（註四）僻（音背）方即鄉人經驗內所知的藥方

（註五）案板即廚房內趕麵切菜所用之板

（註六）老大家指大兒子之妻

（註七）此處糊塗作糟塌講

（註八）禱頭即祭肉